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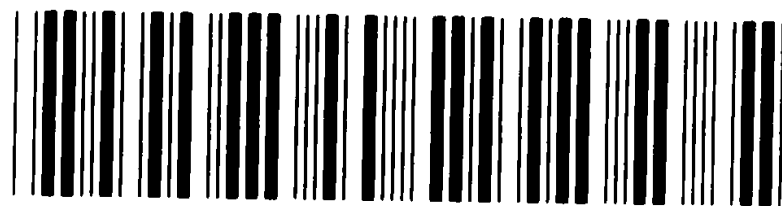
閒話上海



下集目錄

上海的大報	一
上海的遊戲場	三
遊戲場雜伎	六
跳舞場	七
小跳舞場	一一
按摩院與嚮導社	一二
旅館	一四
小客棧	一九
酒店	二〇
茶館	二二

茶會	二四
老虎灶	二五
薦頭	二七
借房子	二九
公館神秘	三一
馬路上的勾當	三四
衙堂神秘	四一
慈善事業的內幕	四四
女相士	四六
醫院的黑幕	四九



北师大图 B2350833

閒話上海 下集 目錄

車輛的情形……………五二
野雞包車……………五四
商店的內幕……………五六
滑頭事業之種種……………五九
上海的女鞋……………六六
舊貨攤……………六七
放債的種種……………六九
小總會……………七一
輪盤賭……………七三
花會……………七七
狀師……………八七
上海的黨會……………八九

青幫……………九五
紅幫……………一〇七
流氓……………一一五
倒棺材……………一一九
三張撲克牌……………一二一
上海的癩三生活……………一二二
癩三的秘密……………一二五
電車中抓手……………一二八
對買賊……………一三一
拐匪……………一三二
局騙……………一三五
男拆白神秘小史……………一四三

女拆白神秘小史	一四九
女學生神秘小史	一五二
姨太太神秘小史	一五三
花會大王神秘小史	一六〇
大賭窟神秘小史	一六二
小客棧神秘小史	一六四
薦頭店神秘小史	一六六
恐嚇黨神秘小史	一七〇
滑頭瞎子神秘小史	一七三
小菜場神秘小史	一七五
滬語淺釋	一七六
游民切口索隱	一七九

上海方言解	一八五
方言之種種	一八五
上海方言索隱	一八六

閒話上海（下集）

上海的大報

目前在上海牌子最老銷數最多的報紙。自然該算到申報和新聞報兩家了。這兩家報館都有着雄厚的資力。和鞏固的基礎。經過了幾十年的慘澹經營。才有今日之地位。現在不特執海上報界的牛耳。並且已稱雄全國。作了華文報紙的馬首。雖然規模設備。和報紙銷數等。還比不上世界列強。但在文化落後。文盲遍地的我國現狀之下。的確也可以自豪的了。

申報發刊的年代。確比新聞報還來得前些。當初發行的時候。內容。和印刷方面。爲了環境的關係。因陋就簡。當然是免不掉的。後來雖略有改善。總覺不甚滿意。直至前總理史量才先生接辦以後。經着他不斷的努力。和堅苦的奮鬥。才逐漸底於完美之境。並且除了發行報紙之外。還兼辦其他社會福利事業。如圖書館。補習學校等。史先生的這種精神和毅力。確是值得敬佩的。可是很不幸的。他在前年秋間。在滬杭公路上被刺殞命。這在申報方面。固是一大損失。就是以整個社會而言。

一旦失去了這樣一個具有魄力和地位的導師。當然也很悲痛的。

新聞報。當開始發行的那時。原是有洋商資本參加的。對於我國極其好感的美僑福爾森先生。當時就是該報的大股東。後來福先生對於新聞事業無意經營。才把股本讓渡於國人。記得該報在改組的時候。和申報當局。爲了爭購股權之故。曾經發生過裂痕。虧得雙方都以新聞事業爲重。一會兒就不靜了下來。如今該報在每晨發刊日報之外。還增發夜報。內容方面。也在不斷地改進途中。

除了上述兩報。目前在上海有了歷史和地位的大報。自要推到時事新報和時報了。時事新報主筆潘公弼先生的評論。犀利確當。是早爲一般讀者所歡迎的。而在採取新聞方面。又能刪蕪存菁。以短小精悍爲主。所以篇幅雖不如申新。但反能適合忙裏偷閒的讀者的胃口。所以他的銷數。也很可觀了。

提起時報。大概讀者們便能想到這圖畫時報來了。的確。日報的增印畫報。是以該報爲嚆矢的。而該報於體育報道。也比別家報紙來得翔實些。並且。該報於報頭上。增印紅綠色大字標題。醒目美

觀。自能引起讀者們的注意了。不過該報的篇幅。較時事新報還少。每天祇有兩大張或兩張半。在一般喜歡以報紙消遣的人看來。總以覺得不能大大的過癮為憾的。

現在稱得上後起之秀的報紙。自然是大公報了。大公報原在天津發行的。因為他於種種方面。能得廣大讀者的同情。同時為推廣營業計。才增發上海版。果然出版之後。一紙風行。甚受歡迎。而他們於編制上。確也精良得多。每週一篇胡適之先生的評論。更為許多人士所愛讀的。看來該報的前途。蒸蒸日上。正未可限量哩。

神州日報。誰都知道是一張具有革命歷史的報紙。可惜後來因為惡勢力的摧殘。竟至停版。直到去歲雙十國慶。才重行復刊。不過總因資力關係和環境的掣肘。目前未見怎樣發展。前途如何。還未可逆料。

此外。自清末以迄現在。在上海曾露頭角或有相當地位的大報。如民吁。民立。民國日報。晨報等。可惜都壽命不永。先後夭折。但在上海的報界史上。無論如何。一席之地是早已確定的了。

上海的遊戲場

上海的遊戲場。創辦最早的。要算天蟾舞台頂上的樓外樓。在二十餘年以前。那是上海的遊戲場。還不甚發達。樓外樓當時大做其獨行生意。風頭着實很健。他們起先門票是售二角小洋。後來爲競爭起見。減低一半。變成一角小洋。那時候一角小洋只兌銅元十一枚。如果買半票。只須銅元六枚。委實便宜。他們的地方。雖在不很寬暢。佈置游藝。也還差強人意。如新劇髦兒戲等。都可以過得去。可惜地位太小了。僅僅只有二個戲台。所以大世界等一設立。那樓外樓就一蹶不振。關門大吉。後來雖有人想重振旗鼓。繼續開辦。但究竟不成事實。足見辦一事業。着實不易咧。

在民國十七年的時候。上海遊戲場共有七處。競爭最烈。他們的大概情形。可以分開來談談。

大·世·界 大世界因爲面臨了上海馬路中最闊的愛多亞路。車馬來往。很是便利。他們的歷史和遊戲以及設備等等。都是他家所不及的。門票三角小洋。當時也不算貴。還有一種很好的設施。就是取締茶房。而設以公共大茶壺。投銅元一枚。即可選擇隨便什麼茶一杯。倒很得遊客稱便。

新·新·新 新新是新新公司的屋頂花園。地點在南京路。很覺便利。門票售小洋二角。演員大都是名家。不過地方沒有大世界那麼寬暢。戲報由劉恨我主編。香豔文字很多。

天樓韻。天韻樓屋頂花園。與新新公司是望衡對字的。遊客也很多。他們有一個很廣的影戲場。也是他家所不及的。各種雜耍玩藝。在各遊戲中也是數一數二的。門票也售三角。各場不另取資。他們的戲報。是王瀛洲編的。

樂園。先施公司頂上的樂園。開辦也很早。惟營業似乎清淡些。大概沒有轟人的遊藝之故。門票與天韻樓相同。在那邊玩的。以工人居多。這也許是方以類聚吧。他們有一件值得恭維的設施。就是電風扇和電燈。比別人家多。所以涼亮二字。讓還他獨步。

神仙世界。神仙世界的門票。只消一角大洋就可入內。比上面所說的幾家。便宜得多。他們的遊藝和樂園差不多。新劇却比樂園的似乎好些。可惜地方太小。合於冬天而不宜於夏季。遊客也沒有大世界那般擠。

小世界。小世界與神仙世界。同是陸錫侯開的。所以許多遊藝是相同的。門票小洋二角。走進裏面。再須花掉三個銅元買一個印花稅。不過藝員和一般老遊客。往裏邊走的。可以免掉。他們的營業。因為城裏沒有第二個遊戲場。所以也很可過去。

新·世·界。新世界的內部情形。拿神仙世界和小世界來比較。也不相上下。各種雜耍。頗有精彩。門票售價一角。遊客因地點關係。到也很多。

以上所談的七處。神仙世界早經閉息。小世界也因去年的冬天。遭了一場火災。而停辦了。後來的。尚有福安。大千世界。大新等幾處。大家標新立異。不斷地競爭。現在門票的售價。售大洋一角或二角。還有買一送一的優待呢。

上海的遊戲場。雖因着舞臺等等新興娛樂的崛起。中間曾受到一點影響。但一種娛樂有一種娛樂的顧客。小市民和下層階級的。他們逛不起舞場。看不起高價的戲。遊戲場的遊藝。又是那樣的複雜。每一個人。總能在裏面找到一莊合於胃口的遊藝。所以遊藝場的事業。在現代還是很發達。而有新興的氣象呢。

遊戲場雉伎

雉伎和淌白。無形中也分着等級。淌白的目光中。很瞧不起雉伎。雉伎的目光中。也很瞧不起淌白。

其實淌白和雉伎。同是賣淫婦。一般賺的是皮肉錢。然而在初發明淌白名詞的時候。治客目光中的淌白身份。確乎是比雉伎高。所以撈淌白可以昌言無忌憚。宿雉伎却祕不使人知了。一般的發洩獸慾。還有這一點的上下床分別。現在淌白和雉伎。是不分什麼等級了。雉伎在馬路上拉客。淌白在遊戲場裏拉客。雉伎在馬路上拉客。是馬路章程所不許的。因此雉伎在馬路上拉客時候。常常反被巡捕拉進巡捕房去。淌白在遊戲場裏拉客。第一先不犯馬路章程。第二似乎戲遊場許他們在遊戲場裏拉客。取放任主義。是不加干涉的。因此淌白在遊戲場裏拉客。決沒有在拉客的時候。被巡捕拉到巡捕房去的危險。也沒有被遊戲場的稽查拉到賬房間去的禍患。於是淌白所買的一張遊戲場門券。宛如是拉客的特許證。但是雉伎拉客。拉之在前。淌白拉客。拉之在後。雉伎和淌白便不分等級。不過是雉伎是馬路的雉伎。淌白是戲遊場裏的淌白。因為拉客的行動。是雉伎化的。可憐雉伎領不到手一張拉客特許證。祇好受馬路章程的管束。不然自由得多呢。

跳舞場

跳舞這個頑意兒。西洋各國。是極流行的。中國人向來不去注意。這種流行物。直到數年前。才傳入中國。（以前雖也有人學習。但屬少數。上海也沒中國舞場。）于是就激起了跳舞風潮。也和從前交易所風潮一般。最初只有大東等幾家。不多幾時。便風起雲湧。接着開了好幾十家。各雇了幾個舞女。通宵達旦的狂舞。那時社會上所有的舞女。幾有供不應求之勢。于是又有人投機開辦跳舞速成學校。專門教授各種跳舞。造就舞女。供給各舞場。這是舞潮最高的時期。後來舞場開得太多。了。舞客的人數。又不能和舞場作正比例的增加。生涯就不能發達。逐漸收歇。到後來已成強弩之末。雖尚有幾家。也如僅存的碩果了。

跳舞場的組織。極為簡單。惟布置方面。各盡心思。非常新奇。此外只消覓幾個青年美貌善于人交的舞女。和一班樂工。其餘侍役等都容易雇用。不生問題的。凡歡喜跳舞的人。先購買舞券。每券大約一塊法幣。就可以和合意的舞女。作五分鐘熱烈的周旋。但或者和舞女有交情。或者要博她們的歡心。跳一次給二張五張。十張八張舞券。也是常有的。若舞客帶了自己的妻子或是情人入場的。也可以作交際舞。並不須化費舞券。若是不會跳舞的人。進去看看。並不須購券。場中自有

坐位。照例要喝一杯咖啡或是檸檬茶。給大洋六角。有相熟的舞女，也可以招過來清談。那末也須給相當的舞券。和跳舞一般。不過她們却不甚歡迎。還有一班舞客。要和舞女相好。跳舞之外。再替她開幾瓶香賓。也是舞場中常見的事情。

在舞潮勃興的時候。有許多年輕女子。便去學習了各種舞術。投身到舞場中去充當舞女。在最短期間以內。上海一埠的舞女。竟達數百人之多。妍媸不一。品類不齊。雖也有幾個墮落的女學生。和美麗的人物。但如鳳毛麟角。上海人無論何事。最歡喜捧。在這時期以內。捧妓捧伶以外。又添出一種捧舞女的人。花樣來了。於是許多好事的人。你捧這個。我捧那個。你說那個是舞女皇后。我說這個是舞女明星。各捧所捧。許多舞女。見有人捧。便也自命不凡起來。到後來凡是舞女。不論精粗美惡。一概都稱為舞星。品貌藝術。甚麼都不管了。於是乎春申江上。舞星燦燦。竟奪昔時電影明星之席。每在晚上九十點鐘時候。若在各舞場門前經過。定是見小星三五。連翩入場。若身入舞場。更其是星光閃爍。令人目迷五色呢。

舞場中有一種拖車隱語。凡是舞客看上了了一個舞女。大家都投機。那舞客不入場便罷。若是入

場。便和投機的舞女對舞。再不去兜搭別一個。那末這舞客就稱爲拖車。舞女就稱爲龍頭。每到舞場中去。某人的拖車來了。或是某人的拖車。爲何今天不到。等等說話。是常常可以聽得的。但拖車也須有些資格的。或者人物漂亮。或者另有長技。或者手段闊綽。龍頭才瞧得上眼。若是沒有這種資格。要到舞場中去覓一個龍頭。那就千難萬難。拖車對龍頭所盡的義務。也不比普通舞客。跳一次多給幾張舞券。每日開幾瓶香賓。那是家常便飯。不足爲奇。此外剪衣料。購飾物。也是義不容辭的。故拖車于龍頭的報效也。和妓院中恩客對於妓女差不多。不過報效的方法各。各有不同罷了。大凡有名氣些的舞女。都有幾個漂亮拖車的。

舞女的生活。是極浪漫的。因此她們的生活上。時感到周轉不靈。若僅靠着場中的薪水。萬萬不能維持。有了拖車。還可以予取予求。在拖車身上想法。若沒有拖車。感受着經濟枯燥時。無從支配。那便如何是好呢。于是乎不能不別運靈心。另闢財源了。這條財源一闢。自有一班人爭先往赴。竟如渭隄開閘一般。舞女的收入。就源源不絕了。你道她們究竟用甚麼手段來籠絡人呢。除了呈身沙場。挑燈夜戰之外。還有甚麼別種良法。舞客們在場中欲覓漂亮龍頭。很爲困難。或者因條件不合。

遭舞星的白眼。或者所看中的舞星。另有拖車。不願再和他人結合。故願做拖車。而覓不到漂亮龍頭的也着實不少。這些失頭的拖車。于是只好降格以求其次。和那一班以肉博人歡心的舞女去廝混了。

小跳舞場

虬江路一帶。許多小跳舞場。其實是酒吧的變相。小跳舞場的廳。約莫丈餘的縱橫。跳舞場門首。站立着幾個中西合璧的女郎。跳舞場的舞女。就是門外站立的中西合璧女郎們。跳舞場的樂師。是一架小留聲機。跳舞場的舞客。大多數是西人和水兵。在夜間七時過後。便是小跳舞場開始營業了。小跳舞場的營業時間。無形中是通宵達旦的。在小跳舞場樓上。又是另外一番局面。一間一間的小房間。真的像小客棧裏一般。不過稍有不同。小客棧的房間。陳設是中國式。小跳舞場上的房間。却有些西式化。一般光顧小跳舞場的人。樓了門外站立的舞女。在小跳舞樓下舞廳中。跳舞得有些倦疲。樓上的房間。是供他們倆的休息所在。小跳舞場有一種特別規矩。凡是穿中裝的人。一

概不招待。穿西裝的人。在樓下跳舞廳中。須說外國話。洋經浜話到也可以說的。然而到了樓上小房間中。說中國話便不妨了。這是逛小跳舞場的秘訣啦。

按摩院與嚮導社

上海向被人視作含有「神祕性」的土耳其按摩浴室。自同業發生競爭。五角六套。三角五種的減價招徠以後。按摩營業却每况愈下。呈現着極度衰落的景象。論理。代價既低廉。一般小市民層的人們。袋裏只管要有些微法幣。就可登堂入室。到按摩院中去做一次闊客。但一方面正因為代價的「平民化」。惠顧者的太低級。一般真肯化錢的闊客。反而裹足不前。都轉向別の場合去設法銷金了。所以按摩營業的一落千丈。一半是因為自相火併減價招徠所致。一半是爲了外間似雨後春筍的開設了許多嚮導社。那些色敏感的人們。便競趨於欣賞嚮導女子的一途。這更給予按摩業以一個重大的打擊。按摩院的老板們。誰都垂頭喪氣。感嘆於「大勢已去」。尤其是數百名按摩女郎。彷彿秋扇之見捐。大有不堪回首之感。在這四面楚歌的狀態下。按摩業便不得不另

換營業手法。起來和嚮導社作一種針鋒相對的抗爭。來被救目身的利益。於是而有「出門按摩」的辦法。

講到按摩女子的「出門按摩」。倒並不是因為有了嚮導社而纔發明的。是一向有這種例規的。不過以前所定的出門按摩辦法。不像現在這樣的簡單和廉價。每小時的代價竟高至十二元或八元六元不等。而且按摩女子的出門。照例要雙擋的。也就是必須要二個人同時出發。這種出門生意。每家按摩院中每年難得二三次接到。按摩女子在按摩院中供職。好幾年。要是問起她做過幾次出門生意。她竟會如數家珍般的說了出來。足見按摩院的出門按摩。確是難得達到的。這當然因為取價太貴。除了「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兼具一股「洋勁」的闊老板之外。是誰也不會去嘗試的。同時在事實上。要欣賞按摩女子。還是到按摩院中去比較舒適些。

自從按摩院遭了嚮導社的重大打擊。便很聰明地把出門按摩的辦法經過了一番重訂。最近按摩院的廣告中。已多半是「出門按摩。每時二元」。比較嚮導社取價雖然還貴上一倍。不過這高價的理由。也許因為按摩院的營業性質。是要給人實施按摩手術的。所以在取價方面。便較嚮導

社高一些了。同時她們又把雙擋出門的例規打破。和嚮導女子一樣的可以「單槍匹馬」出發。不論是旅館、酒樓、住宅、公寓……她們都可以光臨。所謂「出門按摩」，其實是和嚮導女子「異途同歸」。可以伴舞可以侑酒，也可以談情。況且出門到酒樓之中，根本未可實施按摩手術的。嚮導女子服務嚮導是幌子。按摩女子出門按摩又何嘗不是幌子呢。

「出門按摩，每時二元」的新策略。我們在按摩院的廣告上發現，也有好久了。可是這一個新的策略，竟也未收效果。難與嚮導社爭競。因為按摩和嚮導名稱上雖不同，事實上却如同一轍的。可是出門按摩，每時竟需二元。由於取價的不同，玩意的一樣。人們自然都捨按摩女子而就嚮導女子了。而且按摩已是陳舊的玩意，嚮導却比較新奇些。厭舊戀新。又是喜歡玩的人慣性。按摩院「出門按摩」的計劃失敗。就是上述的幾個原因。

總之。在這個市況不振的狀態之下。甚麼事業都有失敗的危險。就是嚮導社。在不久之前也曾呈着蓬勃的氣象。可是現在也已經有些像土耳其按摩浴室一樣的沒落下來了。

旅館

上海商賈雲集。五方雜處。故旅館之多。真是觸目都是。大家爲了推廣營業起見。除了刊登廣告之外。凡是車站輪埠。每一家總派幾個館中執事。按時前往接客。以便外來旅客。省却奔走的麻煩。這是向來有的。但因時常有匪人混迹其中。反使旅客遺失物件。故接客的效力。竟日漸減少。營業上自不免受些影響。自從上海各大公司商店。以及遊戲場所。雇用女子職員以後。生意驟然興旺。這可見女子的魔力。確比男子不同。於是一班旅館的老闆。見了這種情形。便也利用女子。來做推廣營業利器。去顧了幾個貧家女子。打扮得齊整了。叫她們到碼頭上去接客。果然有些效力。但每人每月總須一二十元。加上飯食等費。又覺耗費太鉅。就有人想出一個特別法子來。改用一班流妓去充任。原來那中下等旅館中。大概每一家總有幾個流妓住着。只消供給她們房飯。叫她們日間到碼頭去接客。好在她們日間是無事可做的。日間到碼頭上接了客回來。夜間仍舊可在房間接客。這非但與旅館營業有關。就是她們的皮肉生涯。也未始不可因此興旺起來。真是兩利之道呢。況且拉攏客人的手段。原是他們做妓女的專門學。比了貧家女子。自然格外來得活潑伶俐。因此旅客就大大的增加。這們一來。大家羣起效尤。到現在中下等旅館。家家都利用這種方法。只消

到十六鋪一帶地方輪埠去走一遭。包管可以瞧見這種流妓接客的怪狀。拉拉扯扯。和夜間寧波路等處的野鷄拉客。一般無二。令人可發一笑呢。

旅館中的茶房。每人的工資。極為微薄。有些還是單靠着小賬收入的。你想叫他們如何能敷衍過去。在這米珠薪桂的時候。莫說一家五口養不活。就是自顧自身。也還恐怕不夠。於是乎就不得不另尋生路了。他們所視為入款的大宗。只在烟賭娼三樣上着想。若是規規矩矩的客人。不吸烟不賭錢不嫖娼。他們就視屈死不來奉承你。若是三樣全來的。才合着他們的胃口。旅館中雅片烟的價格。自然比了外邊賣得格外貴。但有烟癮的旅客。發作起來。便也不在乎此。總得吸幾口過癮。這一種生意。在茶房看來。還是末等。若是旅客人多。或是湊得上朋友。碰起和來。一場總抽得一二塊錢頭罐給他們。在茶房並不須犯半個本錢。安於收入。這算是二等生意。至於那上等生意。不消說是嫖娼了。茶房們逢到了青年孤客。使不免用些風話引他動興。或竟說是某處有個住家。十分美麗。可要叫來看看。青年孤身出外。不免感到寂寞。幹起那嫖妓的勾當。你若要時。他們便到三馬路大新街一帶。揀亮漂些的野鷄。給你叫一個來。如其不合。重去掉換。務使你要了才止。野鷄的價格。

平常不過四五元。可是一入了旅館。却止少也須十元。因為茶房和她們。是對半拆賬的。叫一個野鷄。他們就可安安穩穩的收四五至十來的漁翁之利。故視爲上等生意。除了最上等的旅館之外。我們只要走到中等旅館中去。不是烟霧騰騰。就是牌聲拍拍。這是日也可以視聽到的。若是深夜一句鐘以後。那尤雲滯雨。嬌喘輕嘸的聲音。也時常有得聽見的。

江湖上的事情。最爲神密不測。有一種算命先生。竟能未卜先知。把你已往的事情。批得詳詳細細。絲毫不爽。這是何等神祕的事情啊。非但如此。據他們自述。還是上一天晚推算定的。明天應有幾個人來算命。來算命的姓甚名誰。四柱八字。都預先算定了。然後先一天便批就了。擱在抽屜之內。第二天只消誰來算命。便揀他的命書出來給他。不作與有絲毫錯誤。因此就稱做隔夜數。這一類算命先生。大部在中下等的旅館中。開了一間小小房間。設硯營業。去算命的人。坐定之後。便須將生日時辰。以及年歲。先行告訴了他。他便將你四柱八字。行運時間。對你說了。然後再問你姓名職業。以及父母全不全。姊妹兄弟多少。以前的遭遇如何。甚至瑣屑的小事。也問明了。然後又自言自語的將告訴他的話。倒上一兩遍。重複問你是不是如此情形。你說是了。他便在抽屜中取出一張

命書來。上面端端正正的算着你的名守。所批的字句。果然與剛才所說的話。完全吻合。在講話的時候。他端坐不動。沒見動過筆。那命書又是明明看着他在抽屜中取出的。不由你不信。就是絕頂聰明的人。雖然認他是活擣鬼。然而一時猜不透他們的作用。愚昧的人。自不免要佩服他們未卜先知的神技呢。然而理論上却不能成立。總然科學萬能。未卜先知。終竟是沒有的事。古人不過借這四個字來。比喻人家善于推測未來的事情罷了。難道這種走江湖的算命先生。竟得了異人傳授。而有此未卜先知的神技麼。這也是沒有的事。不過他們却有一種方法。裝得神奇莫測罷了。算隔夜數的人。所批的命書。既然能將人家過去之事。說得絲毫不爽。那末他所說後來之事。也自然準確的了。這却又未必。十個人之中。到有九個是一些兒靈應也沒有的。等到曉得他不靈。起碼也要隔幾個年頭。此時那算隔夜數的。已不知向何處去了。終不成找他^毋去交涉。他們的招子。寫得非常切實。總是些不準不要錢的話頭。價格也比平常算命的。要貴上兩倍。但是他們究竟憑着甚麼法力。才能知道人家過去之事呢。這種祕密。在未拆穿的時候。都以為萬分神祕的。若一經拆穿了。直是一些兒沒有價值的。原來這個勾當。也是兩個人合幹的。那出面的人。須懂得排八字行運流

年等訣。另外一個藏在幕內的人。只消筆底粗通。寫字飛快。就可以應用了。算命的房間隔室。也是他們租定的。好像人家的套房一般。他們二人。就分處二室。那相連的板壁上。預先開了一個小小洞口。抽屜的另一端。也是空的。湊合在洞口上。因此一來。兩室已是通連的了。因此外室算命的人。將過去的事情。告訴算命先生時。裏邊的人。就聽一句寫一句。那算命先生。又恐怕他來不及寫。故又將前話倒上兩三遍。待到過去的事寫完了。然後任意加上些未來之事。寫好了。便從洞口放入抽屜。故所批過天之事。絲毫不爽。以後的事。就百無一驗了。故他們必定要來人先說經過。就是這個道理。

小客棧

上海的小客棧。確是上海特別的一種營業。小小一間房子。裏面有六七十間的房間。但是每夜宣告客滿。其實小客棧的營業。不是靠在客棧二字。客棧二字。不過是那一塊掛在門外的幌子。其實的營業。和日本人所設的待合所。正是相同。投宿小客棧的人。都是滿着一腔慾念。到小客棧中去

發洩獸慾。據一個開小客棧的老板說。小客棧的樓上樓下。却分出二個世界來。樓上的世界。實是人肉市場。是供給下等人們。發洩獸慾。也是傷風敗俗的原始地。樓下的世界。的確是地獄彷彿相同。棺材式的床鋪。共分有三層。最下的一層。是床鋪中的最下等鋪位。另外定個帳館的名目。鋪價也貴。最上的一層。售價最便宜。這個叫做高鋪。當中的一層。價分乎高鋪帳鋪間。叫做中鋪。睡帳鋪中鋪高鋪。也無形中分着等級。睡在高鋪的人。羨慕睡中鋪的人。睡在中鋪的人。羨慕睡帳鋪的人。睡在帳鋪的人。却是羨慕睡在樓上發洩獸慾的人。睡在樓上發洩獸慾的人。自然是睥睨自豪。在小客棧老板的眼光中。把睡在樓上發洩獸慾的人。視作上客。睡帳鋪。中鋪。高鋪。這一班人。在小客棧老板目光中。不過是聊備一格的生意。借他們做小客棧的幌子。上海的小客棧內幕。既是如此。於是小客棧越開越多了。

酒店

本篇所說的酒店。是專賣酒的酒店。雖也有下酒的酒菜。然而還是專靠所賣的酒好。藉招徠主

顧。從前四馬路的豫豐泰。頗有盛名。夜市散得極遲，往往一二點鐘時候。還有許多酒客。紛紛光顧。章東明的牌號。在這種酒店中。算第一塊老牌。凡是歡喜喝酒的。都歡喜喝章東明的酒。四馬路。大馬路。公館馬路。南市。無處不有章東明酒店。究竟那一家是真正的老牌子東明。却非是喝酒的內行人。分辨不出。王寶和酒店。在上海這類中的酒店隊裏。也算是一家好酒店。王裕和酒店。與王寶和相差一字。據說是和王寶和特地做魚目混珠的。高長興酒店。也有許多的喝酒人。歡喜喝他們的酒。言茂源在四馬路。生涯的擠攤。不下於豫豐泰。但是常常打債務官司而關閉。可算是酒店中多事的酒店。余孝貞在小東門大街。從前小東門花煙間盛時。余孝貞的酒。極盛行於花煙間中。因此有余孝貞花酒的雅號。自小東門的花煙間。被禁遷移。余孝貞花酒的雅號。便漸漸的湮沒不彰了。章同源。章同茂。都和章東明相差一個字。自然不言可知。抱着冒牌的用意了。老同順酒店。據說他店裏的酒。也可以一喝。陳賢良的酒。歡喜喝的人很多。同三美酒店裏喝酒的人。堂子的烏師最多。在烏師幫中。同三美的酒。很有些佳譽。方壺酒店。是後開一家酒店。據他們自己說。他家的酒。確實從紹興運來。在上海酒店中。算是第一家好酒。方壺地在香粉弄中。酒色香粉氣。到是絕妙。

的好詞呢。大概喝酒的酒人。差不多都是酒店中喝的。上列諸家酒店。便是喝酒人所稱道的。有許多糟坊。也有兼賣熱酒的。但是糟坊所兼賣的熱酒。不及酒店的酒多多。喝酒的人。情願喝酒店的酒。不願喝糟坊的酒。糟坊的酒祇可用在菜中調味。不能供人過酒癮。飯店菜館中的酒。須看他們隣近。有否有好酒店開着。若是隣近有好酒店開着。他們也有好酒賣了。酒店中常把水和在酒中。尤其是一般小酒店。和兼賣熱酒的糟坊。還有一家同寶泰。所賣的酒。也是上品。這同寶泰不特在上海有名。在天津也很有名。天津三不管後面。有同寶泰分店。天津人逢有大應酬時候。所喝的酒。一定要在同寶泰買的。王裕和在天津也開着一家。但是終不及同寶泰的生涯好啦。

茶館

上海的茶館。不過是供人聚集的所在。談不到品茗二字。因為沖茶的水。是用自來水的。比起什麼的山水。井水。澗水。風味早差得許多。茶葉雖有什麼雨前。龍井。但是也沒有十分好貨。大半是上海人的喝茶。不在茶葉和水面注意。因此上海的茶館。不過是供人聚集的所在了。談不到品茗二字。

上去。從前上海最上等的茶館。推南京路的一樂天和全羽春二家。這二家初開市的時候。晚上是雉伎聚集之所。夜間八點鐘至十點鐘。那南京路上一帶所住的雉伎。都在那二家茶館中。拉客招徠。後來經補房嚴禁。如今便沒有了。福州路有三家大茶館。一家是四海昇平樓。一家是長樂。一家是青蓮閣。三家茶館中。尤其是青蓮閣。遠近聞名。譽馳海內。凡是初到上海的人。必到青蓮閣。賞光一次。其實青蓮閣也沒有什麼特殊的。却是福州路一帶的雉伎大本營。到青蓮閣喝茶的人。除了上午。是有幾幫商人的茶會。下午起到夜間停市時止。差不多都是雉伎盤踞在上。凡是上流社會和束身自好的人。平日無事。萬不肯踏進青蓮閣。負那嫖雉伎的惡名。四海昇平樓從前和青蓮閣一般。也有雉伎的市面。跑青蓮閣的雉伎。是揚州幫的雉伎。跑四海昇平樓的雉伎。是蘇州幫的雉伎。長樂雖在一條馬路上。却沒有雉伎上樓。長樂附設書場。每夜聽書的人。到也不少。一樂天和全羽春。另有雅座。取價甚昂。先施公司也曾開過茶館。名喚先施茶樓。五龍日昇樓。是上海有名的茶館。雖是舊茶館。却是知道的人很多。五雲明泉樓。舊時和日昇樓望衡相對。現在早變做永安公司了。還有幾家茶館。如樂園。其名與先施公司屋頂花園樂園相同。城內的得意樓。在新年中。尤其生

涯熱鬧。湖心亭四面環水。風景特佳。臨江的茶館。十年前有一家第一樓。在南市外馬路。後來被火焚毀。現在改造了大達輪步公司的貨棧。虹口一帶。有幾家廣東茶館。六馬路的龍園。新開路的近水台。虹口的萬陽樓。十六鋪外馬路的中華樓。法大馬路的羣樂居。新北門口民國路的新新樓。這幾家都有特別的茶會。很能使人注意。其實正的羣魔聚居的窟呢。

茶會

茶會有二種。一種是商人茶會。每日早晨。凡是同業的商人。約定在茶樓中聚會。互相探聽貨價的漲落。便可訂定貨物的交易。風雨不更。每晨必到。這是合法的商人茶會。後來又叫公會。到現在也還有許多的商人茶會。滿佈在各處茶樓。這種商人茶會。在下午聚會的也有。然而是在早晨的多。一種是偵探茶會。凡是偵探的探夥。閑着無事。大都在出入相近便利的地方。揀一個茶樓。即在茶樓中相聚。以便有事的時候。可以一呼立集。上海人喚做包打聽茶會。包打聽茶會在上海。有很厚的潛勢力。偵探辦理案件。大多數是在茶會上解決的。因為凡是偵探。各人有各人的茶會。各茶會

皆是互通聲氣。無形中連絡甚固。偵探捉了盜賊。除了確實是正身不誤。便先送往官廳。若不是正身。或認不真確。是否爲正身。便先帶到茶會上來。召集各處茶會。派人前來查看。就在此一舉。便可查出他的原根底子。所以小竊輩三流氓盜賊。最怕是上茶會。因上了茶會。容易被人家查出原根底子。却抵賴不得。在官廳中。因一時上難查出原根底子。有時還可抵賴不認。包打廳的茶會上。往往有一間密室。凡盜賊上了茶會。查出原根底子。贖人認明。再也不肯招供。便捉入密室中。密室中各種刑物。俱皆齊備。把盜賊用刑拷打。務要招認了方才罷休。包打廳捉盜賊。大都俱是這般辦法。先在茶會上問明了招供。然後再送入官廳。使一鞠而服。所以官廳明知包打廳往往在茶會上。非刑取供。但是因審判的手續時間。却也便利簡省。也裝做不知了。其實這種茶會。是不合法的茶會。有時那般品行不端的探夥。因了細微的事。把人家硬軋到茶會。藉端威嚇。強行索詐。便是上海俗語說的拆梢。人家因怕茶會的潛勢力。也祇好委受曲敲。所以包打廳的茶會。確乎是害多利少的。

老虎灶

上海的老虎灶，是專賣熱水的水爐子。從前一文錢一木杓的熱水。現在已漲到十文錢一木杓了。但是華界和不甚熱鬧的地方。却是五文錢一木杓。老虎灶除了賣熱水之外。還有一種額外的特別生涯。第一項是賣茶。許多老虎灶都是兼理小茶館的。可是喝茶的茶客。大都是下流社會中人。不然便是流氓拆梢。大多數的流氓。都是盤踞在老虎灶。泡一碗茶。便終日價坐着。老虎灶宛如他們大本營一般。第二種是畢三的旅館。畢三在老虎灶中。往往宿夜的。每夜約取錢二三十文。却是沒有舖的。祇隨便的在檯上或橈。睡這麼的一夜。但是這畢三旅館生意。宜冬不宜夏。冬天時候。畢三受不住外面寒冷。都來老虎灶中過夜。夏天熱。馬路上便是畢三安身的所在。所以老虎灶在夏天時候。又兼着浴堂了。每浴大約五六十文左右。浴客大都是幾個稍有餘資的勞工們。生涯可着實不惡。第三項是收買賊贓。流氓畢三。扒手偷兒。小竊。都是老虎灶的主顧。那些來歷不明的物件。也時在老虎灶中存藏。老虎灶的老板便能乘機收買。這收買賊贓的利息。本來很厚。所以開老虎灶的老板。都是發了不少的財。然而開老虎灶也很不容易。雖是下流下等的生意。沒有潛勢力的人。休想開設。滿座茶客。都是流氓。不是有面子的人。再也壓不住他們。拆梢是犯法的。從來祇聽

見拆梢的人吃官司。沒聽見容流氓明目張胆在那裏拆梢的老虎灶吃官司。畢三在老虎灶裏宿夜。不敢偷老虎灶東西。收買賊贓。探警們都是作不聞不問。這幾件事不是有潛勢的人。如何辦的到。開虎灶的。江北。揚州。青口。三幫人的居多。其餘蘇粵甬諸幫的人。實在是不屑做這種賣買。老虎灶是列入飲食店類中的。租界中對於飲食店類的店舖。非常注意衛生。獨對於老虎灶的齷齪。和衛生正是大相反對的。却沒有一些兒指正。這算得是租界中的一件奇事。上海特別市的衛生局。正在計劃茶館的改良。不知對於根深蒂固的老虎灶。又是社會上第一個鬼窟。不知是怎樣的辦法。如何的去改良他。其實也是公衆衛生的一個大問題哩。

薦頭

上海有一種薦頭店。是專門薦那僕婦和傭人的生意。這一行的生意。在從前時候。叫做薦頭店。現在新名詞。喚作傭僕介紹所。其實是名稱雖異。其性質則同。薦頭店每薦出一個人。在那人每月所得薪水中。須提若干酬勞費。他們名謂薦頭錢。薦頭店所薦的傭僕。是娘姨。車夫。廚子。大姐。奶孀孀。

娘姨有粗做細做之分。粗做的娘姨，祇管掃地。買另物。洗衣服。細做的娘姨，却要管理房中一切的瑣事。娘姨與大姐分別，大概三十歲以上的，便喚娘姨。三十以下，便喚大姐。大姐的薪水，比娘姨來得多。因為大姐的面貌，差不多比娘姨生得好。薦頭店薦出去的傭僕，由薦頭店負保人的職責。若所薦的傭僕有不規則行為，主人可以惟薦頭店是問。薦頭店因負着這個職責，凡是要薦頭店代薦出去的人，薦頭店也須要有確實可靠的保人。方肯代薦出去。薦頭店的所靠主顧，大都是一班公館幫中。上海所謂分館的，俱有薦頭店老板出入其間。然而薦頭店有時也串通了所薦的傭僕，做那不法和不規則的事。因此薦頭店漸漸的不為人家信任。許多人家竟不敢用薦頭店薦來的人。薦頭店荐的人，三日試用日期。在三日試期內，照例不給工錢。試用合意，便可和薦頭店講薪工的多少。薦頭店完全代表所薦的人說話。講定之後，主人家須給薦頭店的鞋襪錢。但是也有一種弊病。在三日試用期內，那試用的傭僕，固然是十分勤勞。等到試用合意，講定薪工，慢慢的變更了態度。這是牢不可破的弊病。也是薦頭店唯一祕訣。薦頭薦人出去時候，必再三叮囑所薦出去的人，在試用期尤須要勤勞過人。因為薦頭店薦一次有一次的鞋襪錢。況且第一月的工錢。

薦頭店所取的薦頭錢也最多。惟利是圖。談不到怎麼道德上去。開薦頭的。每每寫着姑蘇某某老薦頭。或許蘇州專門是出產薦頭店的。有人說薦頭就是古時候的媒婆賣婆之類。三姑六婆中。有他的一位坐位。薦頭店的不可靠。的確像是三姑六婆的一流人物。所以正經的人家。家規中有一條。不用薦頭店中薦來的傭僕。不許薦頭店中人上門。這也是可取的好家法。上海堂子的粗做娘姨。大半也由薦頭薦去的。開薦頭店的人。非有大潛勢力。或和一般的流氓相識。萬不能有力。可開薦頭店。在商業中論起來。那薦頭店是不合法。不入流。下等的營業啦。

借房子

淞濱一隅。近數年來。人口日見衆多。鴿籠式之房屋。滿坑滿谷。到處皆告人滿。故凡作海上寓公者。靡不有上海居大不易之嘆。顧其中最感困難者。當以異鄉孤客餬口海上者爲尤甚。借寓客邸。則不但價昂。且喧嚷達旦。難以交睫。金錢精神。兩受損失。故勢必租寓人家餘屋。較爲合算。然隻身借舍。不方便處綦夥。乃就管所見及。分錄如下。

凡隻身光漢。際此匪風日熾之時。穿弄越里。東張西望。叩扉閱屋者。勢必饗受閉門羹。或詢有無眷屬。倘答以無。則彼等必瞋目答曰。光棍不借。試思化錢貸人房屋。而反受人白眼。飽受烏氣。豈不冤哉。故凡初謀食滬上之青年。必曾受上述之困難。然欲解此厄。宜託親友或行中同事。在鄰近代爲租賃。則搬入後。並可得二房東之照顧。切勿魯莽從事。自往找尋。蓋編者有友王君。曾供職郵局。一日至閘北某里。詢問餘屋。詎足甫入門。忽見客堂後躍出警探四五人。將王挾住。械而拘往警所。指爲匪黨。蓋此屋甫於上午破獲綁匪機關。特留驚探候擒餘匪耳。後經友人多方援救。始得保釋。然已飽嘗二晝夜之鐵窗風味矣。

隻身租賃房屋者。器具不必多。約購一牀一桌已足。多則不但耗費。且遇遷移時。反多不便。上述器具。可向民國路或靜安寺路等處舊木器店購取。爲價頗廉。然最困難者。卽大小便器具。二物雖爲價無幾。顧欲加以洗淨。豈不大感棘手。幸而二房東雇有傭婦。尙可略給以錢。令彼代濯。倘遇經濟節儉之家。不雇傭婦。欲親自出馬。可得乎。因此問題。聯帶憶及友人金某。曾發生一趣事。蓋彼於六七年前。曾供職於時報營業部。與友合租一亭子樓。於北浙江路某里。室中除牀桌外。別無他物。二

人每晚歸寓。必各攜報紙一份。至次日凌晨。將報展開於地上。卽蹲身泥於其上。迨畢。便將此熱氣沸騰之排洩物。摺就小包。啓窗擲於樓口。初行時。清道夫恆誤爲里人遺物。迨拆而視之。則又大呼倒霉。小便則洩於一巨口藥瓶內。滿則傾陰溝內。據云清潔遠勝普通使壺。以上所述。雖跡近滑稽。然亦可知作海上寓公之不易矣。租居之屋。其二房東倘非親友素識。則於月杪時宜注意。二房東是否按月清償其租金於屋主。倘察知二月未曾繳付者。宜速卽另覓他屋。蓋滬上習例。三月未付租金。則房主必報捕封門。屋內物件。不論誰屬。悉行拍賣。以償其值。編者嘗有數友。日間供職商行。迨公畢返寓。則雙扉已交貼封條。欲找尋二房東。已杳如黃鶴。不得已祇可投宿逆旅。後雖經行中經理。要求捕房或屋主發還。則已小受損失矣。

公館神祕

公館這兩個字意。是表示富商達官住宅的。富商達官的家中。規規矩矩的有甚麼神祕可言。不料公館也有假冒的。這一類假冒的公館。也居然高房大廈。壯麗非常。門口也高挂着某公館字樣的

牌子。外人從表面上看去。誰也辨不出真假。若要究其內容。總說一句。不過是藏垢納污的所在罷了。其中也有賭窟。也有烟窟。也有藏着婦女。裝成大家宅眷。專做翻戲的機關。裏面往來的人物。大概是衣服華麗。舉止闊綽的一流。他們的職司。專一在外邊尋覓有家私的人。先設法和他們相識。相識之後。便各各投其所好。那人好賭的。便把公館改做賭窟。引你去賭。然後使出手段來攫取金錢。如其那人是歡喜吸烟的。便請了幾個吸烟的朋友。奉陪你到公館的精舍去吸烟。然後慢慢地計算你。若是那人是愛女色的。便將公館中預備的婦女。裝着大家宅眷。使出美人計來。使人深信不疑。蹈他們的活絡跳板。人家以為這種大公館中。決不會出甚麼花樣的。自然安着心。不去想甚麼旁的念頭。非到上了當之後。不能明白。你到了發覺時。欲待去找他們說話。却一個也不見了。公館的牌子也換掉了。無從下手。原來他們設計狡獪。不待你追尋。早就遠走高飛了。以上所述的是翻戲黨假冒着公館的牌子。做那詐騙勾當的。至于真正的公館裏。却也有幾種神密在着。公館之中。男女僕役多了。也會發生神祕不可思議的事情。那娘姨和車夫實行戀愛。做些無恥勾當。固然是家常便飯。不足為奇。其餘如通同了匪類。劃綫頭行劫等事。也是常有的事。真令人防不

勝防。這正合着家賊難防狗不咬的一句俗語。還有男女僕役。和主人戀愛。如黃慧如等案。也着實不少。不過房幃暗昧之事。並不顯揚于外罷了。其間最可恨可殺的。便是一班娘姨。專門引誘公館中的姨太太小姐等幹那無恥之事。她們却從中取利。曾記前回有一家公館之中。有兩位姨太太。一位小姐。本來是規規矩矩的。後來用了一個蘇州娘姨之後。她平常沒有事的時候。便和姨太太們談天說地。家人因她口齒伶俐。很為有趣。都歡喜和她談話。她起初不過是講些蘇州的風俗民情。到後來漸漸的說到風情上去。這一來可就將兩位姨太太說得心動起來了。因為她們的丈夫。年紀固然不小了。并且時常到平津一路去走動。一年之中。到是在外的日子多。在家的日子少。兩位姨太太。年方少艾。花前月下。不免感覺孤獨之苦。只因被禮教兩字束縛着。並沒有做那蕩檢踰嫺之事。不過自怨自艾罷了。後來被那蘇州娘姨打動了心。便再也壓制不來。不過幾時。便和一個姓馮的相識了。有一回却無意之中。被那小姐闖破。便也拖牛下水。打在一起。到臨了兒。那位小姑。竟和姓馮的捲逃了。又隔了幾時。那娘姨便也解願回去。原來那個娘姨。是姓馮的寡姊。因為那姓馮的看上了這家的小姐。才託姊姊假扮了娘姨。混入公館。設法搆通了兩位姨太太。再想那小姐的念頭。得手之

後便自逃了。這種類似的事。公館中很多的。還有些娘姨。是專做這項生意。受了人家重金囑託。替兩下作撮合山的。公館之中。門戶謹嚴。尙不免有這些神秘事情發生。其餘是更不必說了。

馬路上的勾當

抽雙擋 上海一埠。繁盛甲于全國。可是作奸使偽的事情。也比較任何地方來得厲害。初到上海的人。見聞未廣。鑒別的能力薄弱。只要一不留意。往往受欺。我們在清早時候。若在西藏路一帶經過。必然有許多神秘的事情看見。新世界的左右。差不多是他們的大本營。那些測字相面等就地設攤的。我且不必細說。單有一種人。最容易使鄉愚受欺。這種人稱做抽雙擋。就是兩個人約定了。一個挑着兩個空竹筐。扮做收買爛東西的模樣。在人行道上進一步退兩步的閒走。另外一個人。故意做成賊頭賊腦的神情。此人往往都用十來歲的童子充任。手中拿着一隻戒指外筐黃澄澄的好像金子。中間也嵌着一顆綠色的礬料。這種果西。遠看了也還過得去。其實就是從前登報賣一元一百件中的貨物。自己成本。大約不到三四分大洋。他們兩個人。故意打棚。那童子必定說

這是母親或姊姊的東西。因為沒錢化用。才偷了出來。想變賣了弄些錢使用。說到這裏。那收買爛東西的人。自然湊上去問他要賣多少錢。他却獅子大開口的不是三元。就是五元。一邊只說不值。故將價格壓低。還他二三毫錢。兩下裏就大用其生意經。增減價格。賣的人逐漸退讓。買的逐漸增加。加到一元數角時。童子還不肯賣。那時收買爛東西的人。假裝惱怒的樣子道。你這小孩子。怎麼恁地不識好歹。這種東西。能值多少。況且你是偷來的。自然格外要便宜些。如今再加你一角錢。賣就賣給我。若不賣時。我便去報告巡捕。拖到行裏去當你賊辦。那時看你還能將這東西換錢不能。說到這裏。那童子就裝出懼怕驚異的樣子。向他哀告道。這可使不得。告訴了巡捕。非但戒指不能換錢。準要坐幾個西牢呢。如今我就賣給你便了。於是這一筆交易。就算成功。錢物兩交。童子便一溜煙的走了。但他們做這種拙雙擋勾當的時候。旁邊一定有幾個鄉愚在着。故意做給他們看。等到那童子去遠了。那收買爛東西的人。便將指戒拿在手中。細細觀看。口中還自言自語的說道。這種不長進的小鬼頭。連這種東西也偷出來賣。又丁冬不識。照這樣一顆戒指。雖說是九成金的。值不到許多。單是中間一粒翡翠。算來也值二三元呢。今天這便宜貨。可被我搗着了。即刻賣去。

止少也可以賺他個對本對利。說到這裏。便向鄉愚們兜徠道。這個九成金鑲寶戒指。若到店中去兌時。起碼要十一二塊錢。我如今拿一塊多錢買了。若有人要時。多也不希望。只消個對本對利。諸位可要買了回去。須知這種機會。是千年難遇的。大凡鄉下人最喜歡搨小便宜。他們做這勾當。也是利用着鄉人貪小利的心理。引他上當。當時鄉人看了。不免心動。說不定向他取過戒指來看。或竟和他論價。只消這們一來。可就入其彀中。再也不放你過去。你增我減。弄到後來。終于比了他買入時的原價。超出數角成交。在他們搨雙檔的人。何嘗是甚麼收買爛東西的。那孩子又何嘗是甚麼偷東西的。都是串戲罷了。至于那鄉下人。買了這個戒指。還以為便宜的了不得呢。非經識貨的人向他說明。永遠也不會得知。你想這幾分錢的一顆戒指。賣到兩三塊錢。這是何等利息。他們每天做了一兩個生意。一家數口。就可敷衍過去。故我要勸初到上海。以及鑑別力薄弱的人。切勿貪圖小便宜。反至于吃虧。

上邊所記的一節。大概上當的人還少。更有一種。比較容易吸引顧客。就是賣假皮箱。這種賣皮箱的。也是搨着雙檔來騙人。他們大約拿大新街石路四馬路一帶旅館林立的地方。做營業地盤。是

利用外來旅客的心理。做營業的目標。因爲手提箱這件東西。最合旅客之用。我們如在上述的地點經過。就可以看見一個衣衫襤褸的人。站在人行道上。面前放着一只廣漆的手提箱。箱上插着一根稻草的標兒。旁邊貼着一張標明價碼的紙條兒。遇着神情比較嫩一點的人走過。就向他兜徠。在外表看起來。那手提箱也還過得去。所標的價格。也很便宜。況且多少還可以減低些呢。若欲貪便宜。和他論價。他一方面用出生意經來敷衍你。總是說。照這種皮箱。本身不要去講。講就這一付銅絞練和一次廣漆而論。也值了一元多。那本身莫說是皮的。就是木板製成。工料也得一元多。現在只賣得兩元數角。不過一個照本出售。還算不得便宜麼。在這論價的時候。旁邊就有一個衣衫整潔的人。過來和你爭買。有如拍賣行中一般。譬如他討價二元六角。你只還了他一元六角。那人便加上兩角。變成一元八角。你見有人增加搶買。決不疑心那箱子是假的。與二人串局的事。一定以爲既然有人肯增加價格。那箱子確是真的。如要買他。止少在加上一二角。到此他就賣給你了。就是先前搶買的人。到此也不再和你爭購了。因爲那賣皮箱的。和爭買的人。是預先約定。用這種方法來堅人信用的。至于那一只廣漆手提箱。何嘗是甚麼皮的。不過是用幾層厚紙。將膠水裱

糊。做成箱子。外面却揩上一層薄薄的漆。加上一個翻砂的絞鏈。和紙紮的提手罷了。這種東西。你想成本能有幾文。用起來時。至多不過一次。若一個不得法。或中間東西放得太多了。說不定馬上就會現出原形來。壞得無可收拾。到此方知上當。可是懊悔也來不及了。

以上兩種。雖然是騙人財物。但還有一點東西給人家。也算犯本賺利。不過太覺貴些罷了。還有一種。雙檔的。竟自赤手空拳的騙人財物。那更是殺不可恕了。逢到陰雨天氣。有專做這門勾當的人。假扮了膏髀鈍或賣油豆腐細紛的小販挑着一付担子。担子上放着破紋如織的碗。一只砂鍋兒。鍋中也居然放着他所賣的東西。不過數量很少。如同落花水面一般。盪在湯中。在熱鬧街市上走着。走到店家和行人多些的地方。便假意脚下一滑。把担子掀翻了。此時所賣的東西也傾了。碗子也略有幾個碎了。他便一邊收拾。一邊號淘大哭起來。聲音來得非常之高。以便引動人家。店家的人。聞聲不免出來瞧看。行路的人。也不免因而駐足。到看的人多了。中間必定有一個人出來。向他問話。小販就苦苦的哭訴。那人便攢眉蹙額的說道。這真可鄰極了。做這種小生意。本來一天能賺得幾文。這會子連碗盞也碎壞了。叫他明天如何再做生意。就是今天也不免要挨餓呢。說罷。便

撈出幾角錢給小販。以時旁邊觀看的人。被那人如此一來。動了慈悲之心。也就各撈幾文給他。集少成多。一次也可以得到一二元光景。他才收拾東西。謝了衆人。揚長而去。其實那首先給錢的人。就是他的同黨。他得了錢以後。挑到別的地方去。再串演這一齣拿手好戲。一天之中。說不定串三五次。收入比了真的做小生意。要加上幾十倍呢。有時晴天也有得遇見。那就假說蹠了香蕉皮等滑溜的東西。以致傾跌的了。

金·錶·賤·賣· 近來因連年戰征。殘兵不免流落各處。于是就有一班無賴。乘機而起。大做其投機生意。先去覓到了一身破舊軍服。如驢蒙虎一般穿在身上。然後便到滑頭鐘店中去費一兩塊錢。買了一只最下等的假金錶。這一種錶。新的時候。就外表看上去。似乎很好。但隔不了幾天。外面一層黃色退去。就現出它紫銅的原質來。走時的準與不準。尤其是不必去說他。他們拿了這種假金錶。便到茶坊酒肆裏面去兜售。實現他們魚目混珠的計劃。他們兜售的方法。只有訴苦一法。總是說是某處人氏。因隨征某處。被槍彈打傷了。方退了伍。想回家去謀生。路過此間。缺了盤費。將所有的東西都賣了。如今只剩下這一隻金錶。欲變賣了。做回家的川資。從前是十幾塊買的。現在只消賣

半價。在先生們費幾塊錢買一只金錶。非但便宜。並且還是行好事的。在我可以得錢回家。也生生世世的感德不盡。有些外路客人。不知底蘊。往往信以為真。就出四五元買了他。落一個後悔不及。其實他們依舊住在上海。天天做這個勾當。他那裏是甚麼軍人。你若將軍中之事。或他所說隨征之處的民情風俗問他。包管一句也不能回答你。或許竟因此掉頭不顧而去呢。

奉送香煙 叫賣貨的香煙。馬路上是時常有的。他們的辦法。是先將散頭香煙。分送各人。總說是先嘗滋味後還錢。吃得好烟一包回去。吃得不好。儘管不買。在行路的人。不接受他的香煙。自然沒事。若已經吃下他的香煙。便也不好意思白吃他的。便費七八個銅元買一包。就是你以為香煙太劣。不願意買。他們也會強扭給你。至少應酬他一包方止。這種買賣。已帶幾分強硬手段。不是規矩的勾當了。然而還不是白拿人家錢財的。還有一種。竟是攔路劫奪。與盜匪無異。他們大概冷僻的地方。夜深時候。也用一個竹籬。放着幾包香煙。手中拿了燃着的大紙包。一手拿着幾枝香煙。看見衣服體面些的人走過。便迎面攔住。一手遞過一枝香煙。一手將紙吹迎一幌。直送過來。那握紙吹的手中。不是藏着一把明幌的鋼刀。便是一枝小小的手鎗。行人遇見此等人時。漂亮些將身旁

銀錢給他。便放你過去。要不然。他們便老實不客氣自行動手。他手中拿着利器。誰也不敢和他抵抗。只好聽其所爲。如其不知高低。倔強一下。他們也竟會使最後的手段來。先把你擄上幾刀。然後劫奪東西。故夜深時候。在冷僻的地方行走。最爲危險。

衙堂神祕

垃圾桶中。我們在傍晚的時候。若在四馬路一帶奔過。必定可以看見賣私貨的人物。他們所賣的東西。不外乎兩種。一種是裸體照片。以及那不堪入目的春畫。一種就是那些穢褻荒唐的小本子。因爲這兩種東西。是有干禁例。不能堂皇發賣。他們就利用這種機爲。在馬路密祕兜售。爲糊口之計。這一類賣私貨的人。多半是用一張厚紙。釘着多種婦女照片。像電影明星。跳舞明星之類。掛在牆上。這類照片。並不犯禁。故他們拿來裝門面做幌子。其實他們的營業目標。却並不在於這種照片。而在于私貨。賣私貨的人。所有春畫淫書之類。藏放得非常周密。非但攤子上不放。並且連衣袋中也放得不多幾張。他們雖在馬路中間兜徠生意。却並不在馬路中做交易。而另有妥密的地

方。大概兜徠到了主顧之後。便將主顧引領到衙堂裏面。然後將所有的春畫或者淫書。取出來給主顧選擇。論價交易。大約總是獅子大開口。一張之價。最少也要討到四五角。逢到西洋人所攝的春片。說不定要討到一塊兩塊錢呢。遇見老上海。出他一角兩角。也就賣了。若遇見不熟悉情形的人。準要受愚。吃他敲一下小小的竹槓。這種交易。以幽邃冷僻的衙堂裏最多。他們做交易。既然在衙堂裏面。他們藏放的地方。自然不消說也是在衙堂裏面了。一條衙堂之中。來往的人既多。欲藏放這種私貨。很不容易。但做這些生意的人。却異想天開。會找到那不可思議的地方藏放着。大凡每條弄堂裏面。垃圾桶總是有。放字紙的木箱。雖不見得條條弄堂中都有。大概也是有的多。賣私貨的人。却看這兩件東西。好像寶庫一般。將所有的私貨。用油紙一層層的密裹了。放在垃圾桶或字紙箱裏面。在弄堂中的這種私貨。有時竟會發生意外的危險。因為賣這東西的弄堂。既然是極幽邃極冷僻的。買這東西的時候。又是在下午六七點鐘起。直到半夜為止。若是身邊銀錢多。露了他們之眼。就不免要生剗奪之心。來往的人多。不便下手。也就沒事。若是來往的人少。他們却就覷便下手。將你所有。剗奪而去。他們在這種弄堂之中。有悠久的歷史。自然熟悉非常。得手之後。便

東奔西躡。轉眼之間，就給你個無影無蹤。溜之大吉。受此損失的人，也只好徒呼負負罷了。還有時遇着陰雨之後，幾天沒有做到生意。黑白二癮，都無法應付。于是不能不尋些外快生意。那時節他們却在衣服華麗的青年身上做功夫。用種種的手段來引誘。務使入其彀中。得到了主顧以外。不消說先將你引入冷僻的弄堂之中。一面敷衍着。一面便向預先約定的同黨。打着暗號。只要四顧無人。便大家下手。實行劫奪工作。你如身邊銀錢多。就傾囊取去。萬一遇見的人。衣裝雖然很華麗。身邊却沒有多少銀錢。那麼他們不得不降格而求其次。衣帽物件。甚麼都要。就演出那剝豬糞的把戲。所以他們事前在衣服華麗的身上着眼。也就是這個緣故。因為縱然那人身邊沒有銀錢。剝了他的衣服。也可以多少值幾文。過過黑白二癮。若是衣服樸實。身旁又沒有銀錢。那就白費手脚。故不願意幹。並且他們對於穿西裝的人。絕對不表同情。因為西裝衣服。在做的時候。雖然要五七十元。若拿到長生庫中去典質。值不到三五塊錢。所以不甚歡迎。以上所述的情形。遇見過的人很多。竟是弄堂常有發生的。

混淘砂子。這是流氓的一句切口。凡是拐小孩。稱為淘砂子。這種混淘砂子。與尋常的拐法。却是

不同。他們先用了一二個小孩子。終日混在弄堂裏面。和人家的的小兒。一同頑耍。人家見小孩子親暱。決不會疑心到別處去。總以為孩童是沒有機心的。誰知孩子們廝混熟了。起初還在弄堂裏遊玩。後來漸漸的到馬路上。愈走愈遠。終被他們拐去。等到家中尋找時。就有流氓來兜徠。願替你去尋。不消一两天就尋到了。失孩的人家。少不得重重的謝他。還當他們是好人呢。誰也想不到他們是借此詐你一筆銀錢。而且並不犯法。他們的設計。也周密極了。

慈善事業的內幕

募捐內幕 慈善事業。是拯濟貧民的善舉。譬如遭到了天災兵禍。該處的人民。流離失所。若沒有人去設法救濟。老弱的轉輾溝壑。少壯的不免挺而走險。那末非但受災之處。弄得赤地千里。就是附近沒有被災的地方。也得大受影響。欲救濟災民。自然全憑着慈善機關設法安插。上海一埠。熱心的人最多。故慈善機關。也不在少數。每逢到別省災荒。諸大善士奔走呼號。為災民請命。這真是熱忱可敬。但其中容或有不肖匿迹其中。上下其手。也是難免的。募捐時候。有些迷信的人。以為不

出名才是真行善。故捐冊上的無名氏。見者很多。這無名氏上面。他們就可以弄狡猾了。譬如共一二十個寫無名氏的。他便將捐數相同的併在一起。大約一二十個。寫了兩三個就夠了。其餘的上腰。竟可將人家蒙了過去。

開設市肆。他們除了上述的方法以外。還集了些資本。開設市肆。營業物品。大約都是賑濟用得着的。如米麵舊衣之類。逢着有地方受災。募集了款項之後。就往自己店中去購買貨物。運往災地發放。這雖是他們抱河水不入外流主義。將本求利。然而所收的價格。總比平常要貴上倍把。在他們錢是賺得十足。所以很有幾個人。從前是孑然一身的。做了幾年慈善家。竟面團團做起富家翁來。旁人還以為是天富善人呢。在慈善機關中。銀錢總是募捐得來的。只要了賑濟物品。運往災地發放。就算功德圓滿。那價賤價貴。也就無心過問了。至於就實際方面說起來。可就不然。賑濟物品。不同平常。價錢賤些。就可以多買些。物品多些。所救的人也自多些。這種情形。慈善家却不知何故想不到。

發給冬衣。慈善機關中。每到了冬令嚴寒的時候。列有發給冬衣的一回事。照理這種冬衣。應當

發給一班確實窮苦無衣的人。使他們免了寒冷之苦。但事實上却又不盡然。凡是小流氓癩三等。也得去取。到還罷了。就是那些公館中的娘姨人等。只要裏邊有了熟人。便也可以取。并且揀好的拿。以上兩種人。平白將真正貧民的衣服。分去不少。已屬可恨。還有依此爲業的流氓。到了期頭上。拿到了一件不算。一連走上幾趟。到可以走一次拿一件。倘有一個人拿到四五件的。他們拿了去。自己並不穿。却都作價轉賣給人家。如此一來。真正貧民拿到這種冬衣的。十人之中。到不上一二人。反被流氓和娘姨等占了多量的成分去。也只好徒呼凍餒罷了。在他們發的人心思裏。總以爲飽暖的人。決不來取這種東西穿。凡來取的。都是貧民。那裏管得其餘的事。這不過例行公事。只消把所有應發的東西發完了。就算公事完畢。到此時門外雖有無數真正貧民。號寒啼飢。他們也只做不知。給你一個不瞅不睬。在慈善家行善的意思。本是很可欽佩的。不過像這種行善的辦法。似乎太不周密。太沒規定。却也有使人不敢恭維之處。非圖改善不可。以上所述。不過是慈善機關中的不肖所爲。至若公正的慈善機關。想來決不至于有如此現象的。

女相士

女相士的創始者。上海一埠。本來是五方雜處的所在。九流三教。應有盡有。那某某星相家。某某命理家。種種奇怪的招牌。到處可以看見。各旅館中尤其差不多家家都有。有的也印了廉價的傳單。雇用癩三。在各處熱鬧的馬路上。逢人便發。也是招攬生意的一法。凡到過上海的人。大概都見過的。但這些某某相家。某某命家。多屬于男性。從來沒有女性躡雜其間的。上海發現女相士。大約已經有十餘年。創始者却是菱清女士。和蓬萊女士兩位美人。（所以稱美人之故。詳見下文女相的招攬法中的廣告）當時一班人以為事屬創舉。不免動了好奇之心。化費一兩元。前去作一度的問津。故起初二人的生意。却非常興旺。比了一班某某居十。某某山人等男相士。超出數倍。這也是開創風氣者所應得的優先權。非後來者所可侵奪的。

女相士的應徵例。女相既然自菱清蓬萊兩位女士創始。她們也照例定下潤格。那麼潤格就稱為潤格是了。為何定要花樣翻新。稱為應徵例呢。這其中却另有一個原故在着。因為這兩位女士。除了相面的人。登門求相之外。還肯移樽就教。應徵出外。無論居家旅館。只消指定地點。她們便應召而來的。至于她們的潤格。上門生意。大約推命一圓。相面兩圓。出門生意。因一往一來。時間較長。

故須照門潤加倍計算。她們館址。菱清女士是在三馬路。從前和鍾雪琴的兔窟貼鄰。蓬萊女士却在南京路中段的某里。她們所居的地方。雖不十分寬大。但佈置得宜。收拾得非常清潔。真有一塵不染的妙處。宜乎入其中者。要故意問長問短。多挨一刻好一刻了。若是孤客們在旅館中覺得岑寂無興。便可命茶房前去相邀。馬上就到。談相推命。任從客意。既可安慰客中的寂寞。又可得知己的幸運禍福。真是一舉兩得的方法。故女相士除了門相以外。旅館生意。却也很好。

女相士的招攬法。女相士的生意。雖然非常發達。但她們却不肯固步自封。對於推廣營業的計劃。憚心竭慮的去推求。以廣招攬。這也可見她們的慧心獨運了。女相士的招攬法。起初却專在報紙廣告上着想。利用報紙的宣傳。發展生意。廣告中主要詞句。大概都拿一個美字來做標準。和最近按摩院的廣告相彷彿。不是說現有如花如玉女相士。便是說現有青年美貌。風流漂亮女相士某某。下便就標明住址潤例。我想相士是用術字來博取酬勞的。爲何廣告上不說藝術高明。反着眼在色字上。斤斤于色的美不美。却也有些不可思議。或者是女相士別有作用吧。報紙宣傳以外。還用一種很精緻的傳單。上邊印着女相士本人的照片。下邊也刊着和廣告上相彷彿的詞句。雇了娘

姨。到各大旅館中去分發。但收効却不見得十分宏大。于是又鉤心鬥角。異想天開。她們想娘姨們相貌不能討人歡喜。便改用十二三歲的小姑娘。又鑒于許多大人物財翁闊老。都喜歡嫖堂子。于是每晚到了華燈初上的時候。就有許多小姑娘。拿了上項傳單。往各處長三堂子中去分發。還呢噥着兜攬生意。大家都稱這類小姑娘爲女相士的跑街先生。又有人說。這種小姑娘。是從女相士學藝的。那末不消數年之後。上海的女相士。一定滿坑滿谷了。究竟嫖堂子的人。不在乎此的多。傳單的効力。就比旅館中要加上幾倍。由此看來。女相士的招攬手腕。真是令人六體投地了。

醫院的黑幕

花柳醫院。大凡一件事業。做的人多了。其間就難免有魚目混珠的事業弄出來了。上海一埠。醫院林立。大約總有一百以外。其間聲譽卓著。實在能嘉惠病家的。確是不少。但是一知半解的一班滑頭醫生。借着醫院的幌子。專圖漁利。貽誤病人的。也是很多。這種人專門做投機事業。他們見上海人患花柳病的多。故專醫花柳病的醫院。也應時而增加了。我雖不肯說專醫花柳病的醫院。完

全是借醫漁利。但其中至少也有幾成是靠不住的。那種醫生也一般的挂着法醫士德醫士等銜牌。在病家求醫心切。也不見得去詳細調查他們的出身來歷。這種滑頭醫院。設備極為簡陋。因為患這種病的人多。又憑着各項廣告的宣傳。自然不怕沒有生意。病房雖沒有幾間。也願用着很漂亮的女看護。如其逢到經濟充裕的人。就設法使他住院醫治。尋常的人。出了應付的診金。他就替你打上一兩針血清。假說是六零六九一四等上品藥水。內服的藥。也不過是些提斂澀質的東西。至于那些住院的人。既可免往來就診之勞。又有漂亮的女看護作伴。縱然是多住些時日。多費些金錢。也是甘心情願。至於所用藥品的好壞。醫生手術的精粗。叫他們也無從辨別。那醫院中拿賤價藥品當重價賣。而且一切費用。也格外來得大些。自然利益優厚非常了。若是不熟悉上海情形的人。患了花柳病。盲信了他們廣告的宣傳。誤投這種醫院。最輕的也得多費金錢。多受痛苦。萬一遇着手術不精的滑頭醫生。說不定連性命都保不住。若患花柳病的人。欲投醫院診治時。最好先向熟悉上海情形的人探明了去。方保無虞。

戒煙醫院 自從當局嚴厲禁煙之後。一般癮君子。就大受其累。非但不能在社會上謀事。並且不

免被人家舉發。受個刑事處分。於是有些人便蓄志戒煙。戒煙醫院。也就此平地一聲雷的湧現出來。戒煙本來是保全人格的事。替人戒煙。也是一件功德。再好也沒有。如此說來。戒煙醫院。簡直黑籍中的燈塔了。然而照實際上說起來。到也未必如此。這又是甚麼道理呢。原來那些專門替人戒煙的醫生中間。到有一半沒有醫學經驗的。除了幾個有資望有學識的以外。流品至爲龐雜。江湖郎中也有。賣草頭方的也有。甚而至於毫無醫學常識的人。也皇然設着戒煙院。他們所用來戒煙的藥品。雖不知道是些甚東西配合的。服了之後。煙是可以不吃。但那種藥品。却缺他不得。由此也可以想見那種戒烟藥的成分了。就價格而論。却也和鴉片差不多。也許反而貴些。老實說。這藥品和鴉片。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還有一種人。老實不客氣。就用從前林文忠公戒烟丸原方配合的。這種雖然不能使吸煙的人立刻斷癮。總可算是有利無弊。不過價格比較大些罷了。其中最害人的一種。就是用紅丸替人戒煙。這種紅丸。中間所含的成分。大概都是嗎啡等毒質。性子猛烈。比了鴉片。更來得厲害。害人也更甚。故吃了這種紅丸。再吸鴉片。便覺得無味。據說吃了這東西。不消多時。精神就一厥不振。若吃了一一年之後。全身癱瘓。骨軟筋酥。再也不能轉動。再進一層。便毒發而死。

這種戒煙醫院。何嘗是替人戒煙。簡直用毒藥害人罷了。自從他大吹大擂的用廣告宣傳之後。受害的已經不知凡幾。欲想戒煙的人們。還是投著名的醫院。去請專家戒除爲妥。

車輛的情形

汽車。汽車除了人家自備的。和車行出租的兩種以外。還有一種野鷄汽車。做這打野鷄生意的汽車。大約在旅館左右。以及車站船埠附近。車身破舊。坐牠很覺危險。那班汽車夫。差不多又都是流字號的人物。每逢舟車到埠。旅客紛紛走出的時候。他們就上前去兜徠生意。討價很是便宜。行李多些的旅客。叫黃包車也不上算。便不免去嘗試一下。他們也並不和你爭論價格。便將你送到目的地。那時譬如講明兩塊錢的。他却要三塊錢。還說是剛才講定的。不能短少。你若和他爭論罷。還是他的理由長。你又沒有和他打定合同。口說一句話。找不出講定兩元的證據來。終於多出一元。他們還是悻悻然不大願意呢。若是孤客在夜間坐他們的車子。更是危險。他們若看你行李價值些。竟會將你車到荒野裏。做出那劫奪的勾當。只消將孤客從車上攆了下來。撥動機輪。如飛而

去。任你如何。也奈何他們不得。故坐車子第一須牢記照會上的號碼。那末出事以後。還可以設法追究。但終以不坐這種野鷄汽車爲妙。要坐汽車。還是到車行中去叫。

馬車。馬車和汽車差不多。不過另有一種馬車夫。專和小旅館的茶房等講妥條件。然後由他們到船埠等處接客。如有人坐他們的車子。指定要到甚麼地方旅館中。他們口中總是唯唯答應。但並不當真依你到指定的地方。七旋八轉。便將你車到他們串通的旅館中。你若說是不對。他便聲勢汹汹的和你爭論。你若將就住下。車錢也得比尋常大上一兩倍。你若一定要他轉車送到指定的旅館。他們就要大大的敲上一下竹槓。你若不給錢。他們竟會將行李車跑了。若是走到半路。見了所走的路徑不對。就要關照他們。如能指示如何走法。他們知道你是老上海。便不敢再車到別處去。可是到了之後。終不免要敲一下竹槓罷了。

黃包車。黃包車夫的敲詐手段。與汽車夫馬車夫。就大不相同了。第一種便是和你兜圈子。初到上海的人。不認得路徑。明明相隔不遠了。他却不知。叫起黃包車來。於是那車夫便一角二角的討價。拖了你故意在別處兜上一個大圈子。車到所指之處。第二種便是掉包。譬如講定了兩角錢。到

了目的地。便如數付給他。若匆匆便走。給他的小銀元。竟會馬上變成鉛質。和你掉換。但你當時給他的。明明是銀的。如何一會兒就變了呢。這是他們身旁。常帶着幾枚鉛角。只要乘人不便。就換了出來。坐車的人。又怎好不換給他呢。故付給車資時候。銅元是不生問題的。若是銀角。必須看他釘了。問他好不好。待他答話之後。然後再走。那末他就使不出掉包的手段了。第三種便是合伙劫奪。黃包車夫。也須學習。學慣的方法極爲簡單。就是跟着一個熟悉路徑的車夫。到處亂跑。以便熟識路徑。故常見一拉一推的黃包車。但其中也有合着夥算計旅客的。遇見單身的人。或有箱子等件。他們便來兜徠價錢格外遷就。車了一程。借端歇下。後面那個人。便揀你值價的東西搶了一樣便走。你如去追。車中的東西又放不下。你如眼睜睜憑他搶去。心中又不情願。只要這們一躊躕。搶東西的已去遠了。却又不好和車夫交涉。只好徒呼奈何罷了。這種事情。荒僻的地方常有的。

野鷄包車

上海人平居不肯輕勞貴步。出入都僱乘車輛。闊綽的富家翁。因時代的進步。從馬車更換到汽車。

中等社會的人。夠不上像闊綽富家翁般的坐汽車。又不願勞動自己雙足。坐黃包車和電車。似乎關係自己的面子。折中辦法。便是自用包車。包車雖比不上乘汽車的闊綽。但是招搖過市。比起黃包車來。自然要體面了許多。於是在講究面子的上海社會中。人人心理想坐汽車。然限於種種的關係。不能實行他坐汽車主義。退一步便想坐包車。雖然是一輛包車。一個月沒有百餘元進項的人。却也休想自己用包車。那末再退一步。就弄出這野鷄包車名目來。野鷄包車名有幾項分別。一項是專管接送的野鷄包車。這項野鷄包車。在洋行中執業的人。最歡喜包用。那一般在洋行中當寫字的。每天辦事。有固定的時間。在固定的時間時候。不論有事無事。定要呆坐着看前面的桌子。每天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二時至四時。上午到洋行去。午間回到家裏吃飯。吃完飯再到洋行去。下午過了四時回來。會講究面子的人。便包了野鷄包車。於來去的時候。由野鷄包車來接送。一般的招搖過市。搭足空心架子。星期六和星期日。要出去時候。也可以乘坐。然而拉野鷄包車的車夫。除了在固定時間。拉他的野鷄主人之外。自然還要大做野鷄生意。這野鷄生意。是野鷄主人無權可以干涉的。那便歸入第二項的野鷄包車了。第二項的野鷄包車。也是半公開的祕密式。因為

巡捕房的規則。私家的車輛不可和公用的車輛在營業上有所混亂。所以不能不半公開的祕密了。這項野雞包車。從前城內小世界門口。南市中華路老太平弄口。這二處地方。一處是常常有的。遊客從小世界出來。有人在耳畔輕輕問道。「阿要包車。」這便是半公開祕密式招徠口號。一處是終日常停在那裏。有時也有極時式漂亮的車輛。和真正的包車。不相上下。野雞包車車價。和黃包車不相上下。跑起來却比黃包車快。老門檻的人。有野雞包車來抖攪時候。儘可不必和他說價。搭足架子般的坐上去。祇要和車夫說聲到什麼地方。那末他知道是老坐野雞包車的。到了目的地。酌乎其中給他車錢。向他手中一塞。或者放在車廂那裏。決不敢和你來爭論多少。尤其是其在熱鬧的地方。倘若要和他先講論車價。這是犯了他們半公開祕密式的諱。便知道你不是不精此道的。說出的車價。定是非常昂貴。但是現在因為生活程度一天高一天。野雞包車的車價。起碼須給他二角。在路近的。還是不坐的好。路稍遠些。却還覺得是比黃包車便宜。總之須得酌度情形。

商店的內幕

近來商店。對於推廣營業的方法。日新月異。遠非從前閉關自守時代可比。無論何業。若不設法推廣。非但生意不能望有發展。也許竟一蹶不振呢。他們推廣的方法。除了廣告宣傳之外。惟一的吸引法。便是舉行廉價和贈品。通常的店家。每年舉行兩三次。每次十天半月。因吸收現金的關係。貨品確乎比較平時來得便宜。大約總有個九折好打。但是有許多滑頭商店。却又不然。不過借着廉價和贈品的大幌子。來吸引顧客。在表面上看來。他們的貨品。確乎是照碼打了若干折扣。在實際上却並不比了他家便宜。這是甚麼緣故呢。原來他們所定的價碼。比原價先提高幾個成色。然後再折扣。算來和原價相等。譬如原價一元的東西。先標定一元四角的價碼。廉價七折計算。合着九角八分。比原價只便宜了二分大洋。若是八折計算。合成一元一角二分。到反多賣一角二分呢。換一句話說。就是折扣先合在原價裏面。顧客耳聽廉價。不察實際。往往要上當。

至于贈品呢。花頭兒更來得多了。有的規定買多少東西。贈送甚麼。有的抽籤摸彩。有的開標對號。種種不一。誠實的店家。規定的贈品比較少些。顧客方面。到來得實惠。其中最靠不住的。便是摸彩。廣告的宣傳。總是說頭彩有幾千元幾百元的希望。而且顧客縱然得不到大彩。小彩是人人有的。

其實頭二三大彩。或是竟其虛設。或雖是千萬號數中。放一兩個。也如大海撈針一般。很不容易得到。并且無論有沒有大彩。那一筆贈品費。總是先加入物品的原價中合算。仍舊在顧客身上。真合着羊毛出在羊身上的一句古語。也許加入原價的數目。比了贈品所費去的數目。來得大些呢。還有那買一送一等辦法。也是如此。總而言之。那贈品不多。拿來作廣告用的。到有多數是真的相送。其餘獅子大開口的贈品辦法。或竟是完全滑頭。就算是有。那筆費仍是顧客負擔的。但是經了大吹大播的廣告宣傳之後。却也很有效力。無論如何。生意總比了平日要加上幾倍。因為有這麼一來。有幾家滑頭商店。門前竟終年到頭的懸掛着廉價贈品的旗幟。黏貼着很觸目的戶外廉價廣告。好在上海過路的人多。一時也拆不穿他們的內幕。儘管終年廉價。仍是生涯鼎盛。若常在上海的人。見了他們終年在那裏幹這一套把戲。怕就不見得去上當了。

以上的兩件事。是上海市上。日常可見的。不足為奇。還有一種。利用關店的名義。來號召顧客的。在廣告上聲稱關店。將所有存貨。賤價拍賣。故那些關店在即。掃清底貨的廣告。也時常有得寓目的。他們也無非利用常人的心理。以為關店貨總比較了來得格外便宜。別的可以作假。惟有這關店

兩個字。爲商人所大忌。好好一家商店。決不肯自說要關的。因此凡關店拍賣的商店。他們的生意。也比較尋常大廉價來得格外興旺。但是這一班商人。並不迷信。只要能夠推廣生意。莫說是關店二字。甚麼都肯說出來。好在口中雖說關店。實際上却並沒有關就是了。并且他們的存貨。一面銷去。一面加進去。永遠也掃不清賣不完的。故終年在那裏說關店。却依舊終年在那裏營業。還有關店拍賣了幾時。將陳年過時貨銷完之後。陳列些應時貨品出來。馬上舉行新張廉價的。這種情形。雖說是商人推廣營業的策略。但我終嫌他們太不誠實。

滑頭事業之種種

學。校。學界的神聖。誰都知道的。這種神聖的教育事業。誰都不信會有滑頭的。但人心不古。尤其是上海社會。無所不有。故竟有滑頭的學校。這種滑頭學校。大概是利用函授的辦法。（上海函授學校很多。也僅有幾家靠得住的。不過滑頭的。似乎也不在少數。）先在報紙上登着老大的廣告。說得天花亂墜。收費既然很廉。學期又定得極短。而且卒業之後。他又能介紹職業。外埠的青年。見

了有如此的便宜。自然踴躍爭赴了。報名繳費。開學授課。在最初時候。還郵寄些不倫不類的講義給你。到了後來。上當的來得多了。所收的費。也夠混數月了。便從此溜往別處。片紙隻字也沒有給學生了。那外埠的人。寄信去問。信也沒人收受。退回來了。到此才知道上當。可是懊悔也來不及。非但所希望的職業。沒有得到。反平白地貼去了六七元的學費。換了幾張不倫不類的廢紙。這種函授學校。上海是很多的。但到了現在。外埠的人。當也上得夠了。任你如何大吹法螺。上釣的魚兒。不似從前來得多了。故他們不得不另想方法。來騙人財物。

洋行。洋行這兩個字。是多麼動人的名詞啊。尤其是內地的人。對於洋行。信仰得十分厲害。于是上海的一班滑頭碼子。便利用內地人這一種心理。開設起洋行來了。講到這一等洋行。內容的卑陋。簡直是不值一笑。有的在小客棧中租了一間房間。有的在小弄堂中租了一間廂房。老闆行員的飲食起居。及門市函購各部。都在這一間方丈的斗室中。他們貿易品。並沒有一定。有的賣孩童玩具。有的賣化粧品。有的賣藥品。種種不一。在報紙上登着驚人的廣告。大吹大擂的宣傳。若是照了廣告上的東西。像美金約指啊。寶素項串啊。確是便宜萬分。于是一班貪小利的朋友。不免去嘗

試。但一見了東西之後。沒有不悔恨交加的。原來美金是黃銅。珍珠是礬料。都是些攢在馬路上沒人。要拾的東西。以上雖不過是指專賣手飾的滑頭洋行而言。其餘的也可類推了。總而言之。這類滑頭洋行。都是拿價值幾分錢的東西。去賣人家幾塊錢的。他們的營業計劃。都是從外埠人身上着想。因為門市上人家見了這些不值一笑的東西。誰都不願意去購買的。若是外埠函購錢已到。了他們之手。任你如何。貓兒口中。再挖不出齧來。故很有幾家門市儘管一文不做。却可以支持。就是這個緣故。至于外埠的人。震矜着洋行二字。上當的人。真不知有多少呢。及至覺得上當。也只好自認悔氣。終不成爲了一二元的小事。去尋滑頭洋行老闆起交涉。

醫生。醫生的看病。是關於病人生命的。自然要有真才實學。方可做得。否則誤人生命。豈是頑耍的事情。但上海儘多絲毫沒有醫學智識。而皇然替人家看病的醫生。并且狂吹法螺。大登廣告。說甚麼包醫包好。不好不要錢等話。拿來堅病家的信用。病家不知底蘊。震矜着廣告的魔力。就去上他們的大當。這種滑頭醫生。大概花柳門中多些。但並非花柳科都是滑頭。因為花柳病的種類。大。不了是淋症。梅毒。橫痃。幾種。治這種病的藥物。也是一定的。故易于着手。這類滑頭醫生。除了廣告

宣傳之外。還利用人工宣傳。他雖然並沒有生意。診室中也必定擠着許多人。等着候診。若是沒有真的病人上門。他發誓也不出來診視。就是有了二三號。他也故意挨延。擺出么二架子。直到挨不過了。才出來先看那假診病的。必問服了前天的藥以後。覺得如何。他這種答案。十個到有十一個。說是服藥之後。靈應異常。如今痛也止了。濁也少了。他便胡亂開方子給那些假病的人。然後再看真病的人。診脈以後。故意說出許多危詞。便問病者是單看還是包醫。病者見有許多人說這位先生的靈驗。信仰心自然增加。以爲包醫總可好得快些。便和他講定價格。一二十元起。到七八十元不等。這是因人而施的。當時須先付一半。如其醫不好。他願如數償還。其實那裏有這麼一會事。錢入他們手中。如泥鰍入了貓口一般。誰也挖他不出。付價之後。他就開一張方案。不外銀花連翹丹。皮草梢之類。另外又給你幾服連仙人都認識的丸散。算是祕製的靈藥。就完事了。若是病不好。和他去說話。包醫不包醫。又沒有訂立合同的。他便否認一切。病家也是無可如何。若價錢出得多些的。他便說病犯得太重了。非用某藥不可。但價錢太貴。包費不夠。請添上一二十元。他使用些好藥來治你。病人痛苦在身。雖多費幾個錢。也是情願。那滑頭醫生。便可坐獲巨金了。

藥房。我們俗諺有說真方賣假藥的一句話。不料近來做這一等生意的人。多得不可勝數。滑頭藥房。不知共有多小。他們所賣的藥。不外乎兩大類。一種是醫治花柳病的藥物。一種是避孕與陽的藥物。這也是他們迎合社會心理的投機營業。因為近來花柳病。在社會上日見增加。和別種病比較起來。總要超出幾倍。患這種病的人既然多了。醫治這種病的藥物。也自然成爲一種需要之品。他們便利用了這種心理。去合製了些價值低廉的藥品。開設滑頭藥房。混稱甚麼德國貨法國貨。來騙人財物。每瓶或每匣的價值。總在二元以上。患病的人。或者不能公開。或者因醫治的費用太大。就去購買嘗試。非但沒有効力。有時也許反因循自誤。弄出生命危險。在賣藥的人。仗着宣傳的効力。只要患這種病的人。有十分之一去嘗試。他們已可面團團作富家翁了。至于病者的生死存亡。與他們有甚麼關係。那裏管得許多呢。近來的社會。可稱爲淫靡極了。桑間濮上的行爲。司空見慣。不足爲奇。但懷孕一件事。是于性慾上有極端阻礙的。也是淫蕩婦人最不願意因之而減少性趣的。或者還有一班未出嫁的青年女子。和情人暗渡陰平。求性慾上的滿足。對于懷孕這件事。極關重要。尤其不願有這種事實發現。在男子方面。每有增加性慾程度和時間願望。事實上却

又辦不到。不得已而借重藥力。因此市面發售避孕壯陽等藥品的人家。風起雲湧。生涯鼎盛。但所賣的藥。是否真的可以避孕和壯陽。這個問題。我們也不必去研究。也沒有研究的必要。不過這種藥品之中。多少含有幾成毒質在裏面。那是可以斷言的。你想毒質的藥品。能有益于身體麼。故往往有因服了這種避孕。墮胎。壯陽的毒質藥品。連性命都送掉的。服此的人。真無異于飲鴆止渴了。至于要想在這毒質藥品底下求効驗。縱然靈應如神。也是引刃自殺。這類滑頭藥房。真不知害死多少青年男女呢。

鐘錶。鐘和錶兩件東西。是人家日用之品。價格雖大小不等。但看貨物的好歹而定。最次的是至少須三五塊錢。好些的幾十塊幾百塊都有。有一班人利用人們貪便宜的心理。便在報上登着奉送金錶。只取運費三元或是五元。並且將精美的金錶的圖樣。製成銅版。刊在廣告裏面。大家以為這種便宜貨。是千載一時的機會。如何肯平白錯過。就爭先恐後的去購買。起初看看。和十幾塊錢一只的。倒也沒有甚麼分別。但不到十天半月。非但金色完全退去。連裏邊的機關。也漸漸的不靈。終而至于完全沒用。洗了三塊五塊錢。不過買了一個錶的形式罷了。還有一種登着費洋一元。可

得金錶一只的廣告。更是來得頭滑。你寄一塊錢給他。並沒有甚麼錢寄給你。但寄一本小冊子。冊中六張或八張贈券。叫你分送給朋友。要這六位或八位朋友。都各寄一塊錢去購買小冊之後。他才寄一只錶給你。若六張券六位朋友各出一元。連自己購券一元。共是七元。若其中有一人不去購券。那就白白地丟掉。那種錶不消說是沒有好貨。就是朋友費了一元。購買一本贈券冊。又有何用。除非也依法轉送。轉讓購券。方可得到一只錶的模形。若見過了他那所謂十四開金錶。再也不願意去累朋友破費。自認悔氣撇掉一塊錢罷了。這們一來。擺行裏的收入。還可以用尋常比例去算麼。還有一種。門面上擺着幾隻擺樣的錶。使門市的主顧望而裹足。登着廣告。專做外埠生意。大約每只金錶。只收二三元。待外埠購買的來得踴躍。捲了一票錢。搬往別處。另換牌子。再做本行。隔了些時。再搬一個地方。再換一個牌子。如此一連搬幾處。到很可以大弄銀錢。因為他收了銀錢。安心上袋。連錶影子也不寄給人家。及至人家屢催不應。托在滬的友人去查訪時。他已搬了。不在原處了。任你如何調查。也找不到他的所在。外埠在這個上上當的。不知共有多少。却也無法可以懲創他們。這種情形。在前幾年。來得最爲厲害。現在外埠的人。上過當的多了。互相傳說。漸漸的將他

們西洋鏡拆穿。故報紙上這一類的騙錢廣告。已難得看見。不似從前般的觸目皆是了。

上海的女鞋

上海女子的鞋。近年來大見變化。從小小的弓鞋。直變高跟的皮鞋。從婦女自己製的鞋。直變到數十元買一雙女鞋。從布鞋直變到緞鞋。從前上海鞋店。是專賣男鞋。婦女的鞋子。也沒有向鞋店中去買的。現在的鞋店。却有專買女鞋的。在英租界浙江路一帶。俗稱小花園。許多鞋店。俱是專賣女鞋。櫥窗中陳列的女鞋。真是五顏六色。光怪奇離。足稱近代的女鞋大觀。女鞋的價目。自一元數角起。可到數十元止。不想上海女子的一雙鞋子。最貴的可抵到鄉下人一年的糧食。奢侈成風。實在令人有些咋舌。那女鞋店的顧客。大半是靠堂子中的妓女。一般自居為上海名妓的妓女。每日至少須換二三雙鞋子。一雙鞋祇穿了一穿。便不願意再穿。女鞋店越開越多。都是妓女換鞋換出來的。自舞場興起。舞女的舞鞋。差不多也是每天換一雙。因此女鞋店的生意。格外好了許多。但是開女鞋店的。對於女鞋的存貨。不敢十分多存。上海人的心理歡喜花樣翻新。往往上月的女鞋。到了

下一月。便成了過時的樣子。一年十二月中。都有新花樣翻出來。上海女鞋店的招牌。也奇怪得很。如皇后鞋店。如皇太后鞋店。這般新奇的店肆招牌。也是自女鞋店興起。的女鞋店過時式樣的女鞋。在上海是沒有人來買。女鞋店便批給外埠的女鞋店出賣。漢口。天津。南京。這三處是上海過時女鞋的最大銷場所在。上海有個靠女鞋吃飯的奇人。就是名震全上海的吃素人。吃素人買女鞋。專賣給那堂子中的妓女。堂子中的妓女。沒有不認識吃素人的。吃素人初賣女鞋的時候。像捐客一般。在女鞋店中。拿了女鞋。再轉賣給堂子中的妓女。後來因此積下許多的錢。後來是自己開了女鞋店。吃素人在堂子放出去女鞋賬。據說每節約在萬金開外。有許多的堂子妓女。所穿的鞋子。須要向吃素人買來的。方才覺得穿了舒服。吃素人不知他姓名。祇知道他是吃素的。大家都喚他吃素人。久而久之。吃素人名字。却變成了他的姓名。提起吃素人。知道的人很多。這真是上海奇人了。

舊貨攤

舊貨攤是專門販買各種舊貨的攤了。他門就是在那裏圖一些微利。不過因為他們既沒有什麼生財（傢俱）又不需要大量的資本。只要在空地上鋪上一塊布頭或木板。便可以開始營業了。在上海的租界中舊貨攤還少見。最多的却還是在市區就是俗稱中國地界的一帶。而其中尤以閘北為最多。其次城內小西門一帶亦復不少。（法租界的茄勒路一帶。那邊更有着一個舊貨市場。）閘北自從「一二八」以後。拾荒者活躍了起來。舊貨攤的開設。亦正好像雨後春筍。現在走到閘北恆通路後面一帶去一看。舊貨攤真是多似鱗次櫛比。各種攤頭都有。他們專門販買的東西。有的是專門買舊衣裳的。有的是專門買舊無線電的。有的是專門購舊書籍的。有的是專門買舊傢俱的……各種各樣的。種類真是多極了。但是其中大多數還是賣買各種雜舊貨的居多。真是好像是買這舊貨的百貨商店。在這些地攤的你能夠尋到你所要買的東西。因為那面大大小小的各種舊的物品。都有陳列着。連吃雅片的烟槍也都有得陳列。在這些舊貨攤中買東西。價錢倒的確要比買新的便宜好幾倍。假使市面上一枝價值五元的自來水筆。到那面去買同牌子同貨色。只稍舊些的自來水筆。那面只要一二元錢就可以買到了。同

樣的一件價值十元的衣服。到那面去揀。只要二三塊錢。就不難買到手的。

放債的種種

放債的種類。放債借債。本來是社會上的普通習慣。放債的將本求息。借債的借本償利。本來沒有甚麼可言。並且是法律所許的。但我現所記的借債。却和普通的放債不同。是一種重利盤剝。有干法紀的放債。普通放債。期限雖然長短無定。利率最高也不過按月二分。普通或是分二或是分半。這種特殊的放債。非但利率大得駭人聽聞。並且條件的苛刻。手段的狠辣。實在出人意料之外。每有借本銀數十元。經過了兩三個月。本利合算數百元的。他們的如意算盤是如何打的。簡直使外人莫明其妙。故無論何人。非到萬不得已的時候。也決不去向這一班人去借貸。做這項生意的人。大概是亂人居多數。他們稱爲放印子錢。這種放印子錢。也可以分爲三級。(一)放出的債。每戶自十元至五六十元。(二)放出的債。每戶自一元至十元。(三)放出的債。每戶自一百文至一千文。大概借用印子錢的。要算一班小販和小本經紀的人占多數。

印錢的利率。放印子錢。既有上述的三個等級。利率也就因之不同。如第一類借洋五十元。照例只付九成。共四十五元。其餘五元先扣作利。以後每隔五天。付還五元。兩個月方算付清。共計要付六十元。連了前扣去的五元。共是六十五元。你想借五十元。兩個月倒要打十五元利息。這是甚麼利率。第二等條件更苛。如借洋五元。也只付四元五角。每隔三天付還六角。一月為期。共須付洋六元。連了前扣的五角。合成六元五角。但期限却比第一類短少一個月。那第三類更是暗無天日。如借錢一千文。先扣去七十文。以後每天還七十文。付滿一月為止。共計要付錢二千一百文。你想借本只有一千。為時不過一月。利錢却反較本錢要多一百文。這又是甚麼利率。

放債的機關。印子錢的利率。既如上述的暗無天日。他們黨羽的衆多。也很足驚人。辦事機關。大約都設在老虎灶上。他們所以肯借錢給不相識的人。也是靠爪牙衆多的緣故。每逢收債的日期。便派跑街四出收取。若是債戶拖欠不還。他們就將你軋到老虎灶上。先將你囊中所有。一概充公。然後逼令清償。沒有錢時。只好典質了所有的東西。應付債款。萬一一時湊不上手。便訂定短期間責令償還。如到期再不得清償。他們就要使出最後手段。將欠戶軋上茶會。用吊打的一法來對付。

你。甚有將人打得嘔血身亡的。因此債戶誰都不敢拖欠他們一文半文。外債的難借。以上放印子錢的一回事。諸君讀了。必以狠毒慘酷。暗無天日。已可算極點了。又誰知還有一種外債。比印子錢更要來得厲害呢。這種放外債的。都是手頭有幾個錢的印度人。專做這一項生意。辦法和放印子錢差不多。但是有一樁。比了亂人更爲很毒。凡借債的人。必須給他一張紙據。這張紙據。很爲特別。他却並不要你寫上本銀利率時期等等。但須借債人在白紙上印一個指模便算了。在表面上看來。沒字契據。當得甚麼證物。誰知他們却別有用意。如遇債戶拖欠不還。他立刻請人在蓋有指模的白紙上填寫本銀利率等。請求公堂追償。利率却不甚大。但是本銀一項。整千整百。憑他們寫。好在紙上印有指模。再不怕會敗訴的。往往有向他們借了三五十元。到開追時變爲三五百元的。到了堂上。任你如何。也有口難分。你想這種沒字契據作用。比了亂人的吊打。豈不是還要狠毒幾倍麼。明白了這種作用。才知道外債的難借呢。

小總會

小總會是賭台的變相。開小總會的人。白相人和流氓居多。開小總會甚是容易。一般白相人和流氓。往往手頭有了幾十元錢。仗着自己外面有些交情。便開小總會。借一間亭子間。或是小客堂樓面。買一張木桌子。幾張木椅子。一把茶壺。幾隻茶杯。一只面盆。一條面巾。一副雀牌。一副花牌。一副撲克紙牌。幾粒骰子。一副牌九牌。小總會的生財。俱已全備。就可開張。招徠賭客。小總會是私設的。不必向巡捕房領取捐照。小總會中光顧的賭客。也多那流氓和白相人。開小總會的人。若是認識流氓和白相人多。那末每日抽得的頭錢。也可以抽得五六元錢。這無本而重利的生意。無論什麼的正當買賣。都趕不上的。小總會最怕的是巡捕和包探。所以有那班不守規矩的巡捕和包探。知道小總會所住。往往借着捉賭的名義。闖到小總會中。索取陋費。因此開小總會的人。對於巡捕和包探。都有規定的陋費。每月或是每節。雙手奉上。不敢短少分文。小總會中的賭。大小不一。雖三百文產產的馬將。也可以去賭。但是不論賭的大小。抽頭却是一例要抽的。賭小則抽小頭錢。賭大則抽大頭錢。因小總會沒有限制賭的大小。因此小總會中的賭法。比大總會多。在流氓和白相人的目光中。開小總會的算是他們的正當營業。上海切口中。小總會叫小檯子。因賭番攤的賭台。叫大

檯子。小總會只好叫小檯子了。

輪盤賭

輪盤賭的賭具。輪盤賭創自外洋。流入中國。由粵而滬。有時幾乎要奪搖寶牌九。詩謎而獨冠了。輪盤賭具。是用鉛質製成的活動圓盤。周圍分作三十六門。南北兩端。是單雙圈。南邊是一個圓圈兒。北邊是兩個圓圈兒。都用白漆塗抹。其餘三十六門。相間用紅黑漆塗抹。有的逢單爲黑色。逢雙爲紅色。有的不分單雙。勻分段落塗敷的。輸贏憑一顆小彈子。旋轉落定在那一門。便是贏門。有一個人專司其事。先將輪機撥動。好像風車似的旋轉不已。一邊將那顆小彈子用力一彈。便沿着盤邊旋轉。賭客陸續下注。押法種種不同。配法却是門門三十六。什麼叫做門門三十六呢。就是單押一門。彈子却巧在該門上落定。便是一配三十五倍。連本合成三十六的數合。就是變更押法。花樣衆多。配法也是折合三十六倍計算的。這西式盤輪賭具。平放在桌上。前面另有一隻劃就各種下注門道的大木盤。賭客瞧見彈子跟着輪盤旋轉。於是認定門道。陸續下注。並可任意搬動。等到彈

子愈轉愈慢。司機人揷動叫人鐘。那時賭客須一律住手。不能再將下注搬移。這是一種規定的賭律。賭客應該遵守。違例搬移的雖贏不配。還有一種輪盤賭具。好像轉糖盤似的。也有旋機。分門也是三十六。配法也是一樣。不過不用彈子。憑着一枚針的指定。針頭落定。便分輸贏。但針頭輕微。容易活動。不及用彈子的來得確定不移。

輪盤賭的押法。輪盤賭法。花樣很多。最簡單的是下孤注。單押一門。却巧彈子在該門上落定。就可贏得三十五倍。其次押十二門。法分大十二。中十二。小十二。什麼叫做大十二呢。就是一到十二。例如拿一塊錢押在大十二門上。彈子只要落在一到十二以內的任何一門上。皆作中彩論。一配兩倍。連本三倍。拿三個十二折算。不是三十六麼。中十二就是十三到廿四。小十二就是廿五到三十六。押法配法都和大十二一律的。只怕彈子落在南北兩端的圓圈線上。那末押在大中小十二門上的注碼。一律輸去。除了押十二門之外。還有十八門的注子。如押在紅線門上。只要彈子落定的是紅綫。均作中彩論。一配一。連本兩倍。兩個十八折算。也合得三十六。押黑線的。一切均與紅線相同。遇到紅黑線混合的。另多一種單雙押法。例如下注押雙子。只要彈子落在雙數線上。皆作中

彩論也是一配一。還有一種押法叫做遊六門。下法押六門。例如一到六。七到十二。共分六門。一配五計算。連本六倍。合得六六三十六之數。這種押法。下注的最多。分明三十六門。縮成了六門。容易中的。有幾個輪盤賭精。夜夜在賭窟中廝混。認清了司機人的手法。等到撒鈴的當兒。然後下注押六門。倒有幾分把握。

賭窟中的佈置。輪盤賭的輸贏。既然動輒巨萬。賭窟中的設備。自然也和普通小賭窟不同。這種場所。從前不下數十處。我也不必去指明他的所在地。不過都是很高大的洋房。不知道的人。只當是富家公館。外邊也有管門的人。絲毫看不出是賭窟。至于裏面。都有套房密至。以防不虞。最精緻的。竟裝有巧妙機關。萬一有甚麼意外之事發生。撥動機關。房屋就會旋轉。立刻把賭場隱過。誰也找不出破綻。窟中除了輪盤賭以外。各色的賭博。如牌九搖攤等類。也件件皆有。任客自擇。因為賭客不一定都歡喜輪盤賭。若是單設一種。那愛牌九搖攤的。就要走往別處了。故兼籌並顧。不使人失望。用心也周密極了。賭場中裝有警燈或警鈴。萬一外邊有人來捕捉。管門的只消將機關一掀。場中的警燈警鈴。馬上向賭客發聲告令。賭客可以從容躲入複室。或由間道出外。萬無一失。因此

可以終夜放心狂賭。不愁破獲。賭窟的生涯。也就蒸蒸日上。

賭窟中的情形。場中除了各色賭博。應有盡有（指武局而言）外。還有娛樂賭客的種種玩意。因為賭客除了嗜賭以外。或是歡喜女色。或是歡喜吃鴉片。或是歡喜吃酒。種種不一。賭場主人。本着他兼籌並顧的精神。處處想得周到。故場中備有不少精美的房間。雇了許多青年美貌的女子。來充侍役。這種侍役。非但伺應烟酒茶水。只要賭客有意。甚麼事都肯奉承的。那一班好色的客人。在休戰期內。就去找他們打諢。至于老槍賭客。烟癮發作起來。可以到房間中喚侍役取烟抽吸。而且都是老土清膏。儘你過癮。其餘大菜中餐。東西點膳。各色美酒。也是要甚麼有甚麼。賭客餓時。或是喜歡杯中物的人。儘可隨時叫來吃喝。而且都是場中廚房預備。不消外求。各色取價。也並不昂貴。場中既然有了美色烟酒等等消遣。賭客自然樂而忘返。趨之若鶩了。我却不能不佩服賭場老闆的設想新奇。善于籠絡了。

入門時的標記。場中的佈置。既然極其周密。萬無一失。在理可以安心從事他們的不正常營業。有備無患了。但他們處心積慮。還恐怕被人家混入場中。猝不及備的破壞大局。故又想出一種方

法來防止此弊。那方法就是用一種標記。這標記的式樣。固然各各不同，而且有効的時期極短。有時三天一換。有時五天一換。在緊急的時候。竟每天換一種形式。有幾個著名的公子少爺們。與場中的上下以及管門的都熟識。到時即沒有標識。也一樣能夠入內。其餘普通賭客。却非此不辦。他們規定了今天用甚麼標記之後。便派人往各公館各熟客處分送。多則三枚。少則一枚。是沒有一定的。大概是拿熟客的朋友多寡和手面來做標準的。多送幾枚。是預備熟客轉送朋友之用。賭客到了晚間。就憑此標記去取得賭徒的資格。等到一種標記失了時効之後。自有場中人另送新標記給。這也是他們攀主顧的手段。場中除以上種種外。還備有好幾輛汽車和包車。專為接送沒有自備車輛的賭客之用。也略分等級。手面闊些的打電話給他們。馬上用汽車來接。若是手面少闊些的。他們就用包車來接。但是只消一聲關照。無論如何。總有車輛來接你。從來不作與失候的。場主營業策略。實在令人佩服。現在有回力球跑狗等等新賭法。輪盤賭也走上末路了。

花會

花會的內容。花會創自甯波流行上海。至今已數十年。一班愚夫愚婦沉溺其中。廢時失業。傾家蕩產。甚而至於自殺。已數見不鮮。中花會迷的。往往盜取骷髏。藏在被窩中。希得夢兆。或者輸得走頭無路。夜間趕到荒塚上。睡在棺傍。妄想花鬼有靈托夢。總筒中每天開筒兩次。押客要下注五元。方得入內看開筒。以外下注幾毛錢。幾百文。或是一二元的。只能到聽筒上去聽信。總筒就是開設花會的大本營。地址時常更換。個中自大享以至僕役。約摸有一二百。每天開銷要七八百金。汽車包車。停得門口滿滿的。遇到大主顧到場下注看開筒。服伺得非常周到。

下注的名目。花會名目。計共三十七名。各冠一人名。并附一精怪。及兩種莫明其妙的名詞。欲知個中的神祕。先要看清三十七種花會名目。

觀音會	解合海	鯉魚精	林天平	解元貴	飛龍精	林良玉	解火官	胡蝶精
同必得		天申	同光明	三隊一		同元貴	三隊二	
陳吉品	解九官	綿羊精	陳攀桂	解茂林	螺雞精	陳逢春	解光明	喜鵲精
同伏桑		一隊一	同正順	一隊二		同青元	一隊三	
陳人生	解萬金	白鵝精	陳日山	解天龍	鴨精	陳安士	解元吉	狐狸精
同坤山		一隊四	同志高	一隊五		同上超	一隊六	

閒話 上海 下集

張元吉	解安士	鹿精	二隊一	張三槐	解井利	白猴精	二隊四	張九官	解吉品	犬精	二隊二
張火官	解良玉	火雞精	二隊三	張萬金	解人生	蛇精	二隊五	張合海	解音會	蝦蟆精	二隊六
李漢雲	解青元	牛精	三隊三	李日寶	解明珠	龜精	三隊四	李明珠	解日寶	蛤蜊精	三隊五
鄭天龍	解日山	石精	三隊六	鄭必得	解伏桑	鼠精	四隊一	蘇青元	解漢雲	鰲魚精	四隊二
周青雲	解坤山	鶴精	四隊三	吳占魁	解志高	白鰲精	四隊四	馬上超	解合同	飛燕精	四隊五
羅只得	解有利	磁犬精	四隊六	趙天申	解江祠	金貓精	五隊一	方茂林	解攀桂	蜂犬精	五隊一
田伏桑	解必得	花犬精	五隊三	雙合同	解上超	白鴿精	六隊四	龍江祠	解天申	蜈蚣精	六隊四
宋正順	解天申	豬精	六隊一	朱光明	解逢春	馬精	五隊六	王志高	解冲斗	蚯蚓精	五隊四
黃坤山	解青雲	虎精	五隊五	劉井利	解三槐	鼈精	四隊四	翁有利	解只得	象精	六隊三

徐元貴 解太平 蝦精
同良玉 六隊六

花會的押法。一班老押花會的主顧。男女皆有。甯波人居多數。時常趕到總筒上去下孤注。看開筒。賭規很屬嚴正。那個寶官藏在祕室中。每屆開筒時間。早晚兩次。他將一種花會名目藏在匣中。授出。另有接授人啓匣觀看。於是大聲疾呼某某名目。一人執粉筆書寫在黑板上。於是將各押客用紙包裹的注碼啓視。每人不是單押一門。總是三四門。多至十數門。將所押的各門。附注在名目紙上。如果所押名目。與開出的名目相同。便爲中獎。一配三十四倍。馬上取款。很爲公道。所以一般酷嗜此道的。趨之若鶩。不過搖寶四門。尙且難以中的。這個共有三十七門。更屬難以押中。但老于此道的人。却有幾分把握。因識得他們的種種避忌。然後下注。的確時常會中的。

花會的避忌。每日有兩門避忌不開。隨時而定。所以押客必須到場觀看。方能一目了然。(一)

是每日六十甲子相沖的名目。例如甲子日沖九官。乙丑日沖良玉。丙寅日沖江祠。丁卯日沖火官。戊辰己巳日沖吉品。庚午日沖攀桂。辛未日沖光明。壬申日沖元吉。癸酉日沖青元。甲戌日沖三槐。

乙亥日冲青雲。丙子日冲人生。丁丑日冲坤山。戊寅日冲漢雲。己卯日冲元吉。庚辰日冲逢春。辛巳日冲日山。壬午日冲良玉。癸未日冲合海。甲申日冲青元。乙酉日冲正順。丙戌日冲漢雲。丁亥日冲三槐。戊子日冲明珠。己丑日冲伏桑。庚寅日冲志高。辛卯日冲音會。壬辰日冲良玉。癸巳日冲人生。甲午日冲有利。乙未日冲良玉。丙申日冲攀桂。丁酉日冲天申。戊戌日冲三槐。己亥日冲正順。庚子日冲井利。辛丑日冲漢雲。壬寅日冲合同。癸卯日冲元吉。甲辰日冲太平。乙巳日冲安士。丙午日冲光明。丁未日冲茂林。戊申日冲良玉。己酉日冲漢雲。庚戌日冲合同。辛亥日冲只得。壬子日冲占魁。癸丑日冲九官。甲寅日冲光明。乙卯日冲青雲。丙辰日冲日寶。丁巳日冲萬金。戊午日冲天龍。乙未日冲元貴。庚申日冲安士。辛酉日冲只得。壬戌日冲伏桑。癸亥日冲攀桂。(二)是三十七門字面相冲的名目。例如音會冲吉品。(早筒開音會。晚筒若然誤開吉品。主場中不利。故爾絕對避免。下列各門作一例看。)太平冲逢春。良玉冲攀桂。人生冲元吉。日山冲安士。三槐冲火官。九官冲天龍。萬金冲必得。合海冲日寶。漢雲冲合同。明珠冲三槐。青元冲正順。青雲冲光明。占魁冲伏桑。上超冲井利。只得冲天申。茂林冲江祠。志高冲元貴。坤山冲有利。每日除却兩門死門不開外。分明只有三

十五門。這三十五門中。還有種種臨時避忌不開的名目。每月初一初五不出火官。誤出了場中大。小不安。

開筒的預測。每逢九月初四日。十一月初五日。叫做水消日。常出天龍天申。每逢九月初九日。十一月十三日。叫做火消日。多出青元。每逢九月廿七日。十月十七日。叫做羅候日。多出元貴。以取吉利。所差者只在早筒晚筒的分別。每月初旬。常出井利火官。中旬末旬中常出曰寶井利。每逢兩至兩分等節氣前後三日。常出九官火官。有利曰寶。必得。江祠。每逢節日朔望。常出吉利名目。如太平。井利。必得。正順。吉品。有利。元吉。等字。如遇總筒連日大敗。或被官廳禁止而搬移後。常出量賊鬼怪等安壇字面。每日初一常出五虎將安壇。(五虎將即光明。坤山。占魁。志高。必得。)凡出觀音會以後。常出坤山。日山。青雲。漢雲。出林太平以後。常出江良。祠玉。逢春。坤山。出吉品以後。常出上超。曰寶。伏桑。青雲。出攀桂以後。常出曰寶。明珠。天龍。伏桑。出逢春以後。常出吉品。青元。安士。出人生以後。常出曰寶。上超。青元。出日山以後。常出必得。出安士以後。常出攀桂。日山。漢雲。曰寶。出安士以後。常有五虎將相隨而出。出元吉以後。常出九官。火官。逢春。光明。上超。合同。出三槐以後。常出正順。必得。志

高出九官以後。常出火官。茂林。坤山。若已開過。常出合同。占魁。上超。出火官以後。三日內常出日山。江祠。天龍。天申。合海。光明。坤山。出萬金以後。當出兩天。兩合。兩利。兩官。兩得。光明。出合海以後。常出元吉。元貴。青元。良玉。江祠。出漢雲以後。常出合同。合海。三槐。必得出日寶以後。常出漢雲。合海。天龍。天申。六吉。元貴。出明珠以後。常出人生。逢春。太平。元吉。出天龍以後。常出攀桂。茂林。人生。天申。出必得以後。常出日寶。并利。有利。出青元以後。常出九官。良玉。吉品。出青雲以後。常出正順。江祠。并利。有利。出占魁以後。常出太平。合海。良玉。合同。出上超以後。常出并利。有利。青元。青雲。出只得以後。常出攀桂。茂林。人生。漢雲。出天申以後。常出安士。三槐。几遇初次開筒安壇。或逢水神牙祭等日。大概天申最有希望。出茂林以後。常出日山。坤山。日寶。萬金。出伏桑以後。常出漢雲。青雲。光明。九官。火官。必得。只得出合同以後。常出九官。火官。并利。有利。江祠。天龍。只得。江出祠以後。常出坤山。青雲。必得。光明。出正順以後。常出日寶。坤山。安士。三槐。出光明以後。三日內常出良玉。萬安。金士。天申。元吉。（要知朱光明爲該會軍師。每月必出一次。）出志高以後。常出兩官。（卽九官火官）三和尚。（卽天龍。伏桑。茂林）五道士。（卽并利。吉品。天申。元吉。青雲）六女。（卽音會。良玉。安士。明珠。上超。合同。

（出坤山以後。四日內常出安士。江祠。出井利以後。三日內常出合海。茂林。青元。志高。出有利以後。常出坤山。日山。天龍。天申。合同。出元貴以後。常出元吉。安士。茂林。青元。正順。人生。以上都是三十七門出字生尅的祕訣。速則三日。遲到五日必見。這是花會老祖師傅下來開筒的不二法則。若不遵守。非但不利。並有飛災橫禍。故爾職司開筒的。必先牢牢記着。依次開出。可保平安獲利。

下注的祕訣。打花會的人。若是預先把這幾種祕訣讀熟。走得總筒裏去看開筒。瞧見早筒開的是某某字。於是依着他們的祕訣。擇定那幾個相生的字面下注。一次不着。再押二次三次。遲早可以押中的。不過下注要機警。不能夠被監筒人看出破綻來。爲什麼呢。就爲這個開筒主權。由監筒人執掌。若然預先被他看出了破綻。他就叮囑藏在密室中的執事。避免某某幾門不要開。使下注的人白費心。究屬這種祕訣。全屬迷信。那裏敵得過拜金主義。若執而不化。開出重門。豈不要賠巨金麼。況且花會的大老板何等乖覺。開筒時候。回回在旁監視來客下注。如有人燒冷門。他就要關照管筒人。除却冷門不開。所以打花會。一須記憶力強固。幾次開過某某等名目。一目了然。二須手段活潑。下注時絕無破綻透露。那末纔能獲利。本來一個花會總筒。每月要幾萬金開銷。靠此生活

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你要到虎口中去奪食吃。憑你參透個中神祕。究屬除掉死門。還有三十五門。一射中的。簡直比登天還難。一班花會迷。意存僥倖。踴躍下注。迷而不悟。真是可嘆極了。

花會的聽筒。打花會能夠到總筒上去的人。都是老資格。而且是做慣大輸贏的。普通賭客。若是沒有熟人引導。大有不得其門而入的感慨。這也是他們防備有人去捕捉的意思。不過普通賭客。既然不能上總筒。要得開筒的消息。又從何處去探聽呢。於是聽筒在花會中成了重要的機關了。每一處花會總筒。定有十來個分出的機關。專一傳遞總筒上開筒消息的。這便叫做聽筒。普通打花會的人。雖不能到總筒上去。到了開筒的時候。儘可到就近的聽筒上去探聽消息。聽筒中人也。是竭誠招待。開出之後。不消數分鐘。就可以得到真實消息。非常便捷。這們辦法。一來可以免押客的向隅。二來又可以避官廳的耳目。他們的用心。也可算得周密了。

花會的航船。除了上述的聽筒以外。還有一種航船。這航船並不是載貨乘客。來往城市的航船。却是押花會代理人的尊稱。有許多大家閨秀。或是因時間的關係。或是因家庭的關係。雖歡喜打花會。却又不能分身到總筒上去下注。于是就不得利用航船。代為下注了。總筒上的設立航船。

也是專爲此輩着想。每日清晨或是午後。做航船的人。就到各處老主顧家中。兜攬生意。如他們指名打何門。共押多少錢。航船就登記在小冊子上。（如某某里某小姐銀一元必得）等到開出以後。航船也立刻去報信。如其打中了。他就將應配的銀錢送去。這麼一來。可以安坐家中打花會。很爲便捷。還有一種航船。他並非總筒上雇用的。收到若干押注以後。藏在袋中。專等總筒開出。中了他自己撈腰包配給押客。如其不中。他就將押注沒收。與總筒上絕不關涉。這一類的航船。往往有時被人家打中巨注。配不出錢。逃遁他方的。那末押主也不能向總筒上交涉。此類航船。實係吃空心飯性質。是很不可靠的。

花會的扛筒。打花會的這一件事。本來是迷信的。往往有盜骷髏祈夢。露宿荒坟上祈夢等怪事發現。甚而至于婦女不顧廉恥。裸臥求兆。這種迷信。實在害人不淺。不料這迷信花會中。還有更深的迷信在着呢。這種迷信中的迷信。就是扛筒。歡喜打花會的人。有時連日打不中。輸得走頭無路。露宿祈夢。也屬無效。于是走末着。不得不用扛筒的一法。扛筒這件事。和內地病家請私娘看香差不多。也有專司其業的人。先把扛筒的人請到家中。正中設立了香案。燃着清香明燭。扛筒的人。正

中坐定。面前放定一杯清水。他先唸動咒語。把一道黃紙的符。焚在水杯之中。舉杯喝了一口水。伸了一個懶腰。就算神將附在他身上了。于是打着不三不四的官腔。自報姓名。不是說金龍四大王。就說是都天大總管。此時請扛筒的人。虔誠在下面磕頭禱告。他一派胡言之後。就向下問道。今天請我到來。有何事故。下邊自然將連日敗北的情形。詳細上稟。請他示知下筒所開何門。扛筒的人。也必定諄諄申斥他不該賭博。求之再四。方始允許到總筒上去查看。到此那人竟如木偶一般。連眼珠子都不動。隔了數分點。算是查筒回來。重又開言。叮囑此次打中之後。以後不能再打等話。然後留下幾句似通非通的偈語。下邊就焚化長錠送神。扛筒的也伸個懶腰。回復他的本來面目。至于那幾句偈語。和籤訣上差不多。縱然仙人。也一時參他不透。這種迷信的怪劇。真無稽之極了。做扛筒這行業的人。大概都是寧波人居多數。

狀師

狀師是我們中國固有的國粹。當編者垂髫年紀時。往往聽得那些尊長們。講述從前狀師訟師的

故事。總是說那些狀訟師。刀筆利害。能夠控制人的生命於他腕掌之中。尤其是寫狀的狀師。手段更爲毒辣。有時他們寫狀起稿。竟爲著一字的斟酌。而煅煉至數日以上。就此而論。也可知狀師過去在中國法律界中。所處地位是如何的重要了。

狀師在吾國。本已具著悠遠繚邈的歷史。但是自從歐風東漸以來。律師的制度。傳入吾國。暨而國人多數察覺狀師的弊竇與罪惡。因之民國成立伊始。政府當局。即頒佈命令禁止狀師的私底營業。規定祇許正式律師懸牌應徵。但是狀師的演出。却始終沒有絕跡。即以上海一邑而言。那些靠託充當狀師以生活的。仍舊比比皆是咧。

現在雖然各司法機關。在表面上。嚴厲禁過狀師的活動。但是那些狀師們在上海。還不啻如影之隨形。湊著幾個法院和其他律法團體的四週。紛紛從事活躍。依目前狀態而說。有法院的所在。就有小茶館的蹤跡。這些狀師們。幾乎全部都在那裏駐足的。因爲中國法院。對於時間問題。向來都是呀呀乎的。所以一般訴訟當事人等。因爲要守候法院的時間關繫。必要在法院鄰近的茶館中。泡了一壺茶來等候着。於是多數狀師們。就似蠅之附膻。麇集在那裏。以作業務上的競爭哩。

在上海那些喫狀師飯的。還都帶營著「包攬詞訟」的正經。故而他們對於各界人物。如古時那幾個巡檢。典司。吏目之類乎的。都具有相當的交誼。他們鎮日價在茶館中泡著一壺「拋錨茶」。以期待顧客的惠臨。一紙訴訟狀。最少半元錢。保狀四毛。聲請狀半元。倘然對方似乎是外行。便派一下「砍斧頭」。那時代價就不容易說哩。

做狀師的。必須要具着靈敏的口材。必定要死的能說它活來。才算合格。不是如是。便不能社引當事人上手。在他們口內。只要一經他寫狀起訴。那是訟案沒有一樁不包贏的了。至於官司到底打得跑與否。在他們當狀師的。只要寫狀費掣到手以後。便一切不負責任咧。

上海的黨會

三十六個黨。三十六個黨。和跑底子的匪徒差不多。但他們都用強硬手段。詐人財物。十六鋪一帶的碼頭。是他們的根據地。大約在從前組織的時候。共有三十六人。故就叫做三十六個黨。現在算起來。各碼頭都有他們的踪跡。人數恐怕要增加幾倍了。他們散布在各碼頭。逢着輪船到埠。

乘客紛紛登岸的時候。便擠在旁邊。尋他們的目的地。普通沒有行李。或是帶着一件兩件。自己提攜的。他們却不來光顧。若是孤身客人。行李帶得多些。黨人就可以着手了。先來替你搬運上岸。乘客若是老子行旅的。自然可以對付得他們。若是初出門的人。見他們都似脚夫模樣。自己又拿不盡許多。任他們搬運上岸之後。這一筆運費。那就講不清了。不論行李多少。皆作一件計算。每件搬費。開口總說是一元半元。憑你如何減削。至少也得三四毛。若是不如數給他們。他們却將貴重的取了一件。撇下其餘笨重的。拿着就走。你若追上去。其餘的不免也要被旁人取去。若是不追。眼見貴重的物品。平白被人家拿去。如何捨得。那末左右爲難。還是依着他們的條件給價。他也就送還你東西。若是你起初一口就答應。他們便假意替你雇車子。將你的行李搬運上車。說明到某處。其實車夫也是同黨。並不送到你指定的地方。却將你送到一家和他們有關係的旅館。那筆車錢。也一樣的大敲竹槓。十塊八塊。你若聲明並非此處。他們却一味起賴勁。爭吵到時候。旅館中的茶房賬房等。出來做和事老。把車夫斥責一番。然後勸客人多出幾文了事。大約比普通車資。總要增出十來倍。車夫還憤憤而去。茶房等暗中却也有拆頭。故肯如此出力。這不過是中下等的旅館。才有

這種花樣。若上等旅館。便不肯壞此牌面。

斧頭黨。這種黨人。小工居多數。各有利斧一柄。因此人家就稱他們叫做斧頭黨。這班人多是不怕死的天然星。到了爭鬥的時。抽出利斧。逢人便砍。每逢械鬥的事情發生。斧頭黨一定挨到一分。他們除了自己和過不去的人動手以外。一般的受人家雇用。譬如甲受了乙的欺侮。自揣力量敵不他。便去求斧頭黨幫忙。許下了酬勞。他們就替你出場。將對方折服。使他服禮賠罪。拉幾張檯面。掙還一個大大的面子。若是對方也有牌頭可毆。不肯屈伏。講不開了。一言不合。就動起武來。誰勝誰負。固然不可預定。但他們却不肯伏輸。如對方敗了。砍傷了幾個人。自有凶手挺身而出。如自己受了傷。也自去醫治。斧頭黨在上海社會。人數極多。糾衆械鬥。也視為家常便飯。毫無希罕。這也可見斧頭黨的殘暴了。

磨鏡黨。所說的磨鏡。並非是徐孺子的磨鏡生活。說來很可以令人驚奇。就是女子與女子的事。這種行動祕密的磨鏡黨。發源在廣東的尼庵中。尼姑的生活。本來像寡婦一般。性情上絲毫得不到安慰。所處的地方。又是紅魚潛磬。寂靜異常。在枯燥的環境之下。不免動了思凡的意念。但清規

很嚴。若去勾引男子。便失却了衣食之所。于是乎就有人想出這磨鏡的玩意兒來。有一班姨太奶奶小姐們。最歡喜燒香念佛。和尼姑親近。那許多磨鏡的尼姑。使用種種方法去勾引良家婦女。使他們也墮入這魔道。故沒有多少時候。這磨鏡的風。竟愈演愈烈。起初大家還見不及此。以爲同是女性。決不會發生意外的。後來因爲他們的形跡太顯著了。才被細心人察出破綻。暗中留心察訪。結果終被弄一個水落石出。便密報了當局。將尼姑捕獲懲處。她們在廣東既然失了立足點。便不得不遷地爲良了。上海繁華。在中國可稱獨一無二。她們于是都到上海。有心結了一個黨。稱爲磨鏡黨。又變更了她們向時滿足快樂的宗旨。改爲營業主意。廣招了青年女子。傳授磨鏡的各種方法。經營她們的同性營業。她們營業底目的。却並不拿身體去供人家快樂。但實地試驗。供人家參觀罷了。起初在租界僻靜之處。設立機關。可是知道的人既不多。就是存心問津的人。沒有引路的線子。也是不得其門而入。這是她們怕被官中人得知。破壞營業。才如此防範。因爲了這一個緣故。生涯却極冷淡。大有不能維持的情勢。後來她們異想天開。便將各種運動方式。攝成許多照片。分送給各大旅館的侍役。託他們代爲吹噓介紹。並且論定一定的回扣。各旅館的侍役。見有利可圖。

自然樂爲介紹。凡遇客人喜歡白相的。便乘機而入。說此中的許多有趣。並將照片給他們觀看。從旁慫恿。旅客見有這種新花樣的頑意兒。打動了好奇之心。嘗試的自然不少。

男拆白黨。男拆白黨創自前清末葉。最先發起人是陳景保。他本無組黨的思想。只爲他生就是個小白臉。裝束時髦。生性好色。專在婦女面上做功夫。和他發生戀愛關係的婦女。不下三四十人。一般亂人。（滬諺流氓之代名詞。又稱白相人。）見而生羨。都與景保誠意結交。奉承恐後。直到民國元年。集會結社。成爲一種最時髦的風氣。遂有亂人四阿哥廣東老大等極力慫恿景保組黨。初名拆擺黨。拆作拆梢解釋。擺作擺單老解。（流氓切口。擺單老卽滬諺所稱拆爛污。）嗣後一般受害人都稱他們拆白黨。雖係拆白轉音。實則指摘他們是拆白人家的惡魔。久後。陳等也公然自認爲拆白黨。初時同黨只有三十一人。約爲兄弟。患難相扶。禍福與共。設立茶會和總機關。這班亂人。鎮日價研究吊膀的訣門。練習應酬婦女的功夫。講究自身衣服的改良。面貌的修飾。先用吸動婦女視線爲入手。然後施展種種誘惑手段。使婦女人迷失足。等到巨額金錢到手。遂避匿不見面。原來若輩黨綱所定。只貪金錢。不貪女色。不能夠永久作面首而不騙取金錢的。黨魁就是陳景保。黨

中大權。由他一人執掌。定有入黨資格及黨綱。不過隔不多時就解散。現在的拆白黨。都是無統屬的了。在民國二三年間。是該黨最盛時代。黨員多至二三百。被害的婦女。不知道有多少。可是沒有犯法的確實證據。當道未便拿捉。那知官禁不如私禁。該黨因蛇吃蛇自殘同類。不久就自行解散。機關茶會。一律取消。可是黨中人依舊三三兩兩。盤踞各遊戲場。幹他們的拆白工作。直到現在。潛勢力依然存在。人數比較以前有增無減。不過良莠不齊。拆白手段高下不等。甚至偷竊拐騙。無所不爲了。

女拆白黨。海上自有男拆白黨以來。一般滑頭女子。心想異性能用男色誘惑女子。究不若我們拿女色誘惑男子。來得容易入彀。於是十里洋場中。遂有女拆白黨發現。份子複雜。組織完密。也有黨魁主持其事。也有機關聚集黨員。他們所幹的事業。不外仙人跳。放白鴿。翻戲。捲逃等四種。她們的流毒社會。遺害青年。使人破家喪生的。時有所聞。論她們的罪惡。比了男拆白黨更爲厲害。女拆白黨。由長脚老五創設後。相率效尤的。愈趨愈衆。有名蘇州老大的也是黨魁。她們妙齡時代。出落得妖豔非常。喜歡妍譚汽車夫。白相人等。臨時夫婿約有十幾人。常常在外吃大菜。開棧房。和一班

面首胡帝胡天的廝混。滿足她的肉慾。無如私蓄有限。一般臨時夫婿。見她博愛不專。都不願意拿金錢來補助。她纔異想天開。發起組織女拆白黨。一面廣交有勢力的男子。概用肉身體佈施的方法與他們結納。一面接近女界。特設機關。招收黨員。只爲她是目不識丁的。所以不會訂立黨綱。凡遇有女性入黨。不限年歲。不拘資格。只要有熟人介紹。經她面試及格。查得根脚清白。(有住址家屬的。將來不會脫逃。叫做根脚清白。)即收爲門徒。練習應酬及誘惑功夫。年歲雖說無限制。但是在三十歲左右的婦女。必須生得妖豔絕倫。徐娘雖老。我見猶憐。纔肯收用。分派黨員出去工作。却是量才爲用。年輕的扮作富家閨秀。花信年華的。扮作姨太太。徐娘半老的。扮作巨室寡孀。一切修飾衣服及臨時費用。都由她發給。引誘男子入彀。

青幫

青幫之創始者。青幫在現在江湖上。很占有大部的勢力。中國境內。差不多到處有他們的踪跡。但考察他們創始的歷史中間。却有一段神話在着。雖然事屬無稽。他們幫中人既然如此說。我也

姑妄如此記述。讀者也可以不必去考究其事的有無。但拿來作茶餘酒後的談資罷了。前清乾隆時候。苗蠻作亂。其時正在兵革初止以後。將士正待休養。況且苗蠻地僻山多。簡直沒有法子去征服他們。雖然屢次用兵。清人也佔不到一些便宜。當時清廷便張掛皇榜。招覓能人去平蠻。皇榜一出。就有僧人羅祖。揭了榜文。親往蠻地。憑着他無邊佛法。和廣長妙舌。一番勸化。竟憑空把苗人說退。收兵各守疆土。永不內犯。這真如生公說法。頑石點頭了。那羅祖因不願受朝廷封號。仍舊就邊陲枯廟中卓錫。過他不生不滅無垢無淨的生活。朝野上下。都佩服他確是一位高僧。那時有翁錢潘三人。他們本是結義弟兄。聞得羅祖大名。便到邊疆去拜見。請他收為弟子。糾纏不休。羅祖弄得沒法。使悄悄的避往江南。三人直追到杭州武陵門外的一座山前。方才見他側身走入一個山洞裏去。三人要想跟踪而入。可是那山洞狹小異常。不容入內。羅祖如何走入。三人也弄得莫明其妙。但大家相約廝守在洞外跪拜求禱。忽有一個童子出來傳話道。你們既是求道而來。今奉羅祖法諭。爾等須能跪到紅雪齊腰。茅根入膝。方有師徒之分。三人聽了明知是決絕話。但並不灰心。依然長跪在洞門之外。一連好幾天不飲不食。也不以為苦。好得正在寒冬時候。果然下起大雪來了。一

衣之間。雪深二尺。三人跪在雪中。只有乳部以上露在外面。但是銀光耀目，却沒有一片紅雪。三人跪的時候過久了。下面的茅柴根和石子。漸漸的嵌入膝蓋中去。越嵌越深。血流不止。不多時竟將身旁的雪。染得紅了。大家欣喜非常。以爲紅雪齊腰的一句話已應了。這麼一歡喜。膝蓋骨上。反覺得有些疼痛起來。用手去摸時。那二三尺不等的茅柴根。刺入腿膝的。不知多少。竟和刺蝟相彷彿。到此茅根入膝的一句話。也應驗了。到此羅祖也從內出來受他們參拜。留在山中學道。數月之後。羅祖便吩咐三人進京去求取功名。三人到得京都。一算時日。不覺已過了三十多年。這正是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佛法奧妙。竟參他不透。那時各省運糧。大概都由陸地。很爲不便。正欲改從運河中輸送。貼了黃榜。招聘運糧的人。他們便去揭了榜文。承辦下來。並且准許他們各招徒弟一千三百二十六人。共帶糧船一千九百九十隻半糧船。故他們的收徒弟。簡直是奉了欽命的。當下就立下總幫。稱爲江淮四幫。又因爲他們是蓄幫助清人。就稱清幫。現在依訛傳訛。稱爲青幫了。以上是青幫起始時的一段小小掌故。但太覺無稽。獨是青幫中人。對以下數點。都認爲信史。真可發噱了。青幫中的戒約。自翁潘錢三人運糧有功之後。非但堂堂開堂收徒。而且也照軍功之例。得授武

聯。三人就公立一堂。名叫潘安堂。各自招收徒弟。因此就分爲三房。翁是大房。潘是二房。錢是三房。入幫的人拜姓翁的。就算大房子孫。拜姓潘的就是二房子孫。拜姓錢的就是三房子孫。界限非常的分明。絲毫不能相混。他們又奉羅祖爲祖師。並且訂定了三堂六部二十四字輩。十六幫等等。用來管理全幫事務。到也秩序井然。有條不紊。三堂就是翁佑堂。潘安堂。錢保堂。六部是引見部。傳道部。掌布部。用印部。司禮部。監察部。二十四字輩是圓明心理。大通悟覺。普門開放。萬象依歸。羅祖真傳。佛法玄妙。二十四字。每一輩用一字。和人家的族譜相仿。據說清廷因他們漣糧有功。特許他們立譜傳代的。現在圓明心理四字輩。已無人了。就是身背二十一代的大字輩。也沒有多人。(圓字輩以前。還有十六字輩。今已失傳。合計挨到大字是二十一代。)傳到覺字爲止。普字輩還少有入門。至於他們的十大幫規是(一)不准欺師滅祖。(二)不准擾亂幫規。(三)不准藐視前人。(四)不准江湖亂道。(就是洩漏秘密)。(五)不准扒灰放籠。(六)不准引水帶線。(七)不准奸盜邪淫。(八)須要有福同享。(九)須要有難同當。(十)須仁義禮智信。幫中人如有犯這十大規律的。立斬不貸。無論何人。概不容情。這雖然是沒有系統的規律。但幫中人數衆

多。不是如此。也不能逼服徒弟。

青幫的開香堂。青幫中人收徒。必須大開香堂。這是他們惟一的隆重典禮。徒弟中又有關山門。關山門的分別。開山門徒弟。就是第一次開香堂時所收的徒弟。關山門徒弟。就是末一次開香堂時所收的最後一人。這兩個人和普通徒弟不同。可以代替老頭子執行各種事務。權力很大。至于入幫的程序。凡空子要想進門檻。必須先行覓得幫人中帶領。開明履歷。經引見師認爲可以入幫之後。再備了正式拜師帖子去拜師。帖面上寫信守二字。裏面寫敬拜某某老師門下（老師的名字要抬頭寫）下面寫自心願字樣。師父名字的旁邊。寫男女三代姓氏。末後署名某字輩門生某某謹具。旁邊寫引見師某某押。傳道師某某押。這三項好像田契紙上的賣主和中保的具名一般。這種帖。也可算鄭重其事了。開香堂的地點。大約都在僻靜的廟宇中。第一次開香堂收徒。先須稟明老頭子得他允許了。方才可以實行。決不能瞞過他。單獨舉行的。開香堂的時候。正中供定翁潘錢三位主爺（幫中稱師祖叫主爺）的神位。在上面掛起羅祖神像。各點香燭一付。桌子下邊。又點五枝香。兩頭都用紅紙封住。叫做包頭香。廟門之外。又設陳四主爺神位。也點一付香燭。據

說姓陳的是第一個進門檻的人。因爲不務正業。逐出山門。後人因念他是最初入幫。故開香堂時順便點付香燭。又因他曾被逐。已非幫內之人。故神位設在山門之外。他們遇到開香堂大典時候。凡老頭子的前人和一班同參兄弟。都要到堂幫場面。叫做趕香堂。趕香堂的人越多。老頭子的面子越大。若是開香堂時沒人趕香堂。那個老頭子。就要被人家瞧不起。以後連徒弟們站出去也不硬錚。等到香堂中預備停妥。使命候補的人。挨次進門之後。便傳令緊閉山門。老頭子居中坐定。趕香堂的人。分立兩旁。然後由引見師引領各空子到羅祖和翁潘錢三主爺神案前。各磕三個頭。才到老頭子面前。也磕三個頭。再向六部各師父前同樣磕頭。就是趕香堂的各前人也須磕頭。總而言之。是逢人便磕頭罷了。遇着老頭子面子大的。趕香堂的人。千百成羣。竟有磕二三千個頭的。磕頭之後。引見師就命各空子一字排在簷下。司香的執事。就將桌下的包頭香劃開。分給各人執着。贊禮的人高呼下跪。大家就須跪伏在地。另有執事拿清水一盆。叫每人呷一口。名叫淨口。到此由老頭子詢問幾句。大概是問些自願入幫。還是有人教你入幫。入幫並無好處。須守十大幫規等話。各空子都同聲答應自心情願。甘受約束。誓守幫規等話。老頭又諄諄的訓誨一番。臨了定說。如違

犯幫規。定須家法從事。各徒弟也一一答應。他們的家法。就是糧船上的舵柄。和從前的軍棍差不多。打人極爲厲害。訓誨之後。便由傳道師各給一個小摺子。上面寫着三幫九代的名稱。和各種海底的盤答方法。這是他們幫中最緊要的東西。須祕密珍藏。不能給空子閱看。然後重向祖爺老頭子。各磕三個頭。分班侍立兩旁。老頭子到此使命安排盛席。和趕香堂的各前人各弟兄。歡呼暢飲。趕香堂的人。也要向老頭子道喜。然後入席。所有費用。概由新進門檻的徒弟分攤。經此一番手續以後。空子便成爲幫中人了。

盤·海·底·的·一·班。海底就是青幫中的切口。幫中人必謹記爛熟。因爲他們在本碼頭。同門中人大概熟悉。固然用不着海底。若是開碼頭到外邊去。欲得自家人的幫助。盤海底就是第一步的手續。若是問答有了錯誤。非但得不到幫助。他們反疑你是空子假冒門檻的。准教你吃三刀六洞。有這們大的關係。自然必須熟讀了。凡幫中人到外碼頭去。並不知道佔馬頭的是誰。又不便到處打聽。使用掛牌的方法。只消招牌掛出。被自家人看見。他就來招呼。這掛招牌的方法。在茶館裏。只消將碗揭下。馱在碗的左面。蓋頂向外。盤底向內。如在酒店中。只消將筷子橫放在酒杯的外面。其餘也

並沒有甚麼特別的神祕。至于盤海底的初步。如在茶坊酒肆中。見有人掛招牌。便問道。老大（他們尊人的通稱）你可有門檻。他必謹謹起立。躬身回答道。不敢。是佔祖爺的光靈。再問貴前人是那一位。貴幫是什麼幫。他必答稱在家子不敢言父。出外徒不敢言師。敝家姓陳名上江下山。是江淮四幫。再問老大頂那個字。答語應說頭頂第幾世。身背第幾世。脚踏第幾世。（如係大字輩應說頭頂二十世。身背二十一世。脚踏二十二世。餘可類推）問到這裏。已知是自家人了。可以大家歸坐。再問貴前人佔那一碼頭。現在那一碼頭。便照直說明。然後再將三幫九代報出。三幫是江淮四。嘉海衛。新五六。九代是自身前人和引見師傅道師的三代。到此就須替掛招牌的人會鈔。還須管待食宿。給他零用川資。不過只限三天。第四天就不招待。至于掛招牌的人還問人家。那就不能依樣葫蘆。須略為更變。因賓主地位不同的緣故。如問人家字輩。不能說老大領那做字。定須說請教老大燒那路香。答語也不說第幾世。須說頭頂幾路香。脚踏幾路香。手燒幾路香。這也是一種定例。還有一等尋釁的盤海底。譬如甲乙兩個人。同是青幫門檻。心中過不去。欲待尋仇覓恨。又沒有下手的機會。到相遇的時候。便借盤海底來做一個開場引子。甲欲尋乙的事。在茶坊酒肆中相遇了。

甲便上去問道。敢問老大。貴幫有多少船。乙聽了。明知是借端生事。如不肯屈服。便答道。一千九百九十支。甲到此也知道他不領教。再問貴幫船是甚麼旗號。應當答進京百脚旗。出京杏黃旗。初一十五龍鳳旗。船首四方大纛旗。船尾八面威風旗。再問船有多少板。有多少釘。答稱板有七十二。謹按地煞數。釘有三十六。謹按天罡數。再問有釘無眼是甚麼板。有眼無釘是甚麼板。答稱有釘無眼是跳板。有眼無釘是縴板。又問天上多少星。答稱三萬六千星。又問身有一條筋。答稱剝去皮膚尋。又問一刀幾個洞。乙到此必然大怒道。一刀兩個洞。你有幾顆心。借來下酒吞。拳頭上來領。到此雙方必演一夠打出手。如其乙目揣力量夠不上甲。抱定大丈夫不吃眼前虧主意。甘暫時屈服。那末也可以求情討饒。用言語將甲說退的。如甲句句緊逼。乙便起身口稱不敢。兄弟初到貴地。一切全靠諸老大包容。兄弟或有脫節之處。請老大訴知敝家師。朝廷有法。江湖有禮。光棍不作虧心事。天下難藏十尺身。該責便責。該打便打。你我都是自家人。請老大息怒。直可以截。短可以接。兄弟初來漫到。老弟先買一碗來。敬老大。說到這裏。便叫堂倌泡上一碗鑲紅茶。雙手遞過去說。待兄弟去請敝前人來下老哥的氣。這種說法。名叫打招呼。若是甲還要苦苦相逼。在旁的幫中人。就要不

答應。以上不過是盤海底的大略情形。至于全部的海底。多的了不得。我非幫中人。也記不盡許多。故只好從略了。

青幫徒的職業。青幫之中。男女都收。至于他們的生活。各各不同。要而言之。跳不出軟硬兩相的範圍。但軟相之中。又分爲架相吃相兩種。凡做軟相的人。就是失了風跌纜牢。也沒有死罪。故又叫做文差使。架相就是引誘一班富紳巨賈的兒子。使他入幫。然後帶這班有錢的子弟。到各處碼頭去和自家人相會。這個名叫捧場面。更用種種手段去誘惑他們。總要弄得他們見了首領面子。大起了羨慕之心。便乘機勸他們開堂收徒。使他們傾家蕩產而無怨。架相的人。就可以大大撈一筆金銀了。這是架相中的一種。其餘和販石子。走沙子。開條子。賭軟把。開碼頭等。也都包括在架相裏面的。販石子是拐賣小孩。走沙子是販私鹽。開條子是販賣婦女。賭軟把便是王六賭。至于那開碼頭。却並非做强盜。因爲青幫到處碼頭上都有。並且有招待同幫的規矩。故幫中人到了不得已的時候。便到各處頭碼去走動。每到一處。非但食宿不消破費。臨行時候。還有一筆盤川可以到手。如此連走許多碼頭。不是可以淨多幾百塊錢麼。這就叫做開碼頭吃相一門。最普通的。便是開門口

開香堂兩種。凡拐買了婦女。開設野雞堂子。或是花烟間。這就叫做開門口。開香堂我上文已經說過。不必囉嗦。每次開香堂。收徒至少也有百十來人。每人拜師金算他十元。百人也有一千元收入。這筆款子。是老頭子卜腰的。其餘還有堂費。每人大約也須五六元。這筆款子是開堂時飲食及一應用費。其餘如收陋規。包討債等。也總算爲吃相。以上幾種。都是軟相。若講硬相。却不敲詐竊盜。擄人勒贖等筆花頭。青幫中人。雖然也開武差使做硬相的。但爲數極少。不像紅幫來得厲害。幫中的女子。也不甘自居人後。也到處找生意做。她們的手腕。較男子更來得靈妙。以色爲餌。是她們惟一的宗旨。這也是她們參透了色不迷人。人人自迷的心理。才乘機而入。大約可分拆梢。放白鴿。帶綫行。劫幾種。拆梢的方法。雖然各各不同。但跳不出倒脫靴。仙人跳等方法。放白鴿就是先和富人私下結識。進而相從。到後來席捲所有。逃之夭夭。其中惟帶綫行劫一事最不容易看破。她們先探聽了富家的所在地。便投到荐頭店去。遇着人家雇傭。她們就可以乘機而入。若雇傭的並非富室。她們就推辭不去。到了富戶人家。先看清出入要路。然後調查珍藏的所在。知道之後。便去告訴那預約的男子。名叫獻地圖。男子得了真消息。便可約了同伴去行劫。故熟門熟路。如探囊取物一般。這種

帶線行劫。實是出人意料之外。無從防止的。

青幫的團結力。青幫相傳已有數百年之久。查到現在。依然有存在的可能。並且變本加厲。其中也有一個原因。就是團結力的鞏固。至于他們所以能有如此強大的團結力。並且歷久不衰。這却不能不歸功于組織的精密了。青幫中人最重的便是義氣二字。都個個將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兩句話。奉爲金科玉律。各處碼頭。又都有自家人佔碼頭。招待外來的徒衆。供給食宿盤川。幫中人儘管腰無半文。到處可以不愁凍餒。這一點非常便利。若遇了甚麼爲難之事。不能解決。也可以請老頭子。或是各前人出面。叫開或是吃開。便安然了事。這一點也是便宜之處。總而言之。青幫所以能團結之故。只有拿義的假面具來籠絡一切。使人家甘心受他的束縛。故他幫規說要仁義禮智信。不過照着他們的所作所爲看來。義字固然得了。對前人同輩等種種規矩。也很嚴厲。可以當得一個禮字。至于殺人劫物的事。他們常常在那裏做。仁字自然是沒有。就是智信二字。也無處可見。有的或者是小智小信吧。我記青幫的秘密。已有萬言了。到此告一段落。不過臨了兒要聲明一句。就是編者固然不是青幫中人。所記的各種事情。或者有錯誤遺漏的地方。幫中人看了。自然付之

一笑。幫外人讀了。也不可據爲口舌。更不可以得了一知半解。去冒他們的門檻。惹出意外的橫禍。如拿來做茶餘酒後的談資。那却無傷干事。

紅幫

紅幫之創始者。紅幫在今日之下。差不多到處皆是。人類不齊。規律也沒有青幫那般嚴厲。但在創始的時候。也很爲周密。紅幫的創始者。是曾國藩的部將林管帶。他因在江淮一帶。和髮軍戰敗。陷城失地。曾國藩要將他正法。他才引着一十八個弟兄。棄官逃遁。走了一夜光景。疲乏不堪。就找了一座破廟休息。不料這一天附近村民。忽見有一道紅光。從天上直射到廟中去。無知之徒。便造作謠言。說是火龍下降。廟中一定有貴人在着。大家前去探視。却原來是一十八位畏罪私逃的官軍。鄉人都以爲其中一定有大人物在着。很爲敬禮。並且將火龍下降的事。告訴他們。姓林的便問明村鎮縣名。不覺大驚。原來該處離出逃的地方。已有六百多里。一夜趕奔得到。都說是有神力相助。合着火龍下降的話頭。誰都以爲是神靈默佑。姓林的便率衆在神前再拜許願。從此十八人就

占着附近的雙龍山。落草爲盜。隔了數月。四方小匪。都來歸附。約有六七百人。姓林的恐怕自己人少。吃他們不住。便一面將火龍下降。神靈默佑的神話去收各人的心。一面就同十八位弟兄商議設幫的計劃。

設幫時之程序。林某等既有設幫的意思。第一須先定一祖師。如青幫中拜羅祖相。彷彿始可懾服人心。大家都以爲前次破廟中所供的是鴻鈞老祖。一夜奔走六百里。定然是老祖佑護。應當就奉鴻鈞老祖爲祖師。況且俗語有先有鴻鈞後有天的。一句話頭。奉爲幫中開天闢地的祖師。是再貼切也沒有。大家議定之後。使用鴻字做幫名。稱做鴻幫。如今以訛傳訛。稱爲紅幫。大約是在青幫的青字上着想而來的。然後將全山的人。編成一大部。稱爲雙龍山。訂定了十大幫規。四大誓約。幫中人須一律遵守。不可違犯。如其違犯了。定按幫規懲治。十大幫規是：（一）不准洩漏幫務。（二）不准同幫相殘。（三）不准私自開差。（即搶劫）（四）不准違犯幫規。（五）不准引進匪人。（六）不准戲同幫婦女。（七）不准扒灰倒籠。（八）不准吞沒水頭。（即贓物）（九）不准違抗調遣。（十）進幫不准出幫。四大誓約是：（一）嚴守祕密。（二）謹守幫規。（三）患

難相共。(四)與幫同休。定了幫規誓約以後。又分派五執事。老大專司軍機要事。統領全幫。旗用杏黃色。故稱爲黃旗老大。老二專司錢糧倉庫。掌管全山財政兼理文書。旗用藍色。故稱爲藍旗老。二。老三專司出馬開差等事務。旗用白色。故稱爲白旗老三。老四執掌票布符號。總督上下勤惰。兼管防山放哨等事情。旗用黑色。故稱爲黑旗老四。老五專管全幫功過。該賞該殺。統由他一人做主。旗用紅色。故稱爲紅旗老五。以上五執事。雖然各有各的職司。其中權力最大。要算黃旗老大和紅旗老五兩個。因爲老大是總管全幫。老五是掌生死權。誰都不敢違抗他們。當下林某編制就緒以後。又在山上起造一座大堂。稱爲忠義堂。索性廣發票布。大收徒衆。不多時竟聚了三千多人。票布上的怪語。紅幫既然集了三千多人。勢力自然逐漸擴大。不過他們不似青幫中人。分字輩。論尊卑。凡係有票布的人。不論是舊入幫新入幫。一概用兄弟相稱。並不分甚麼尊卑高下。至于他們的票布。是用長方的黃布做成。長四寸。闊二寸半。上面橫寫着忠義堂三個大字。義字下面。便是一顆龍珠。龍珠下面。正中豎寫雙龍山三字。兩旁便畫着兩條五爪金龍。首向上成爲戲珠的形狀。龍身的外旁。上首寫着五湖四海水。下首寫着龍鳳如意香兩行。好像一副對聯。上首龍尾的下面

寫着內口號三字橫列成一行。下面再寫安邦二字。也橫列一行。下首龍尾的下面寫着外口號定國。也成兩橫列與上首一般筆法。正中間蓋定雙龍山忠義堂的硃色方印。這種票布。是幫中最重要的東西，發誓也不肯給空子（就是幫外人）瞧見。若是同幫相遇。人家當你冒充。便將票布上的內外口號相問。譬如人家問個安字。你就該用邦字相答。如問個定字。就該用國字相答。如此一來。彼此都知道是同門檻中人了。如其答的不對。定是假冒。他們却不答應。一定用激烈手段對付。重些連性命也保不住。輕些也至少吃他們三刀六洞。這也是幫中防止空子偷秘密的一法。

紅幫亦曾立功。紅幫聲勢。既然一天天的興盛起來。也一樣的訓練士卒。墾植荒地。和小說中的梁山泊相似的。在姓林的本來想仿效宋江的所為。不過那紅旗老五和執事弟兄。都不贊成。還想覓個機會。立些功勞。重行歸正。林某也拗他們不過。只得依議。那時髮軍猖獗異常。竟逼近雙龍山附近的李家堡。林某恐防他們來侵犯山寨。便在夜間分撥弟兄。四路下山。趁他們勞軍遠涉的時候。四路夾攻。殺了一個下馬威。髮軍措手不及。只好後退。可是已喪失了六七成人馬。心中怎肯干休。林某究竟是行伍出身。知道他們敗了一仗之後。有了接應。一定捲土重來。便預先將弟兄分撥

四下埋伏。自引數百人到處接應。隔了數天。髮軍果然重整旗鼓殺來。却又中了他們埋伏計。非但未曾得手。竟弄得全軍覆沒。從此以後。再不敢正視雙龍山。雙龍山的威名。也從此遠震了。這消息傳到彭玉麟軍中。立刻派人招撫雙龍山。編成官軍。克溧陽。下金壇。也屢建奇功。林某竟授職提督。也可算青雲直上了。但他的軍隊。作戰雖然勇猛。軍紀却是不堪設想。奸淫擄掠。無所不爲。彭玉麟治軍極嚴。紀律嚴肅。如何容得下他。因念他們功勞很大。但將姓林的革職。手下軍隊。完全解散。這一班人不消說仍回雙龍山。做他們的紅幫工作。後來時局稍定。彭玉麟派軍兜剿。雙龍山忠義堂上一班紅幫兄弟。不能抵抗。從此土崩瓦解。逃散江湖了。

紅幫的中興者。雙龍山自被彭玉麟剿滅之後。紅幫就此無形消滅。到後來有一個竹行小主人保三。合着他的朋友盛春山蔡標三人。又重起爐灶。援紅幫舊制。略爲更改。開春保山香堂江淮間一班青皮光蛋。遊手好閑的人。都來拜在門下。當時也有一二千人。可是他們的幫規雖定得很凶。所作所爲。更不如雙龍山忠義堂來得規矩了。他們所定的賞罰款目各有八條。(一)洩漏幫中祕密者斬。(二)抗令不遵者斬。(三)臨陣脫逃者斬。(四)私通奸細者斬。(五)引水帶線

者斬。六）吞沒水頭者斬。七）欺侮同幫者斬。八）調戲同幫婦女者斬。賞條八條是：（一）忠于幫務者賞。二）拒敵官兵者賞。三）出馬最多者賞。四）擴張幫務者賞。五）刺探敵情者賞。六）領人最多者賞。七）奮勇爭先者賞。八）同心協力者賞。至于他們的編制除原有五等執事以外。又添出內八堂大爺。外八堂大爺。八堂之中。又添出當家大爺。聖賢大爺。龍頭大爺。坐堂大爺。名義大爺。心腹大爺。通訊大爺。等等名色。以外還有當家老三。巡風老六。剪口老九等等名色。這也是紅幫遞嬗時的一種重大變化。至于他們的票布。和從前雙龍山所發的差不多。物質式樣。完全相同。不過詞句之間。略有不同罷了。將雙龍山改為春保山。忠義堂改為正義堂。兩旁的五爪龍照樣。旁邊的對句改為五湖四海三江水。萬年千載長壽香。內口號是掃清。外口號是復明。下面橫列右給口（或內或外）八堂大爺某某收執。這一行字。要看其人歸入何堂而定。普通的票布。都是姜黃粗布做成。惟有山主和老五兩個。所用的票布。都是黃綢做的。這也是表明他的職位最高的意思。

紅幫生財之道。紅幫中人數既多。又大都是無業遊民。縱然說是山主供給。又何來這筆巨款。他

們的生活。究竟如何維持呢。原來他們也有他們的生財之道。紅幫中生財之道。不外乎販私鹽。開差使。佔碼頭。包做人。幾種花樣。販私鹽雖然不是正當生意。總算還是犯本博利的。開差使的一樁事。簡直是無本營生。老實說。就是做强盜。去幹那殺人劫貨。擄人勒贖等等勾當。開差使不過是他們一句切口罷了。佔碼頭就是帶了許多弟兄。去佔住一個地盤。專做那開場聚賭。販賣婦女等事。至于包做人。就是替人家暗殺。如甲和乙有仇。甲自己的力量夠不上乙。便去請他們包做。論定價格。指認明白之後。他們就去下手。萬一被官中捕獲。他們自甘承罪。決不吐實。不過包做一個人。價格是很大的。大約看請託人的身家。和被害的資望而定。他們有了這麼白手生財的大道。經濟方面。自然不虞拮据了。他們無論做那一種勾當。得來的金錢。除了日用開銷之外。一概不准放入私囊。定須涓滴歸公。但幹事的人。例有二成賞銀可提。若是不交公賬。被堂中覺察之後。定要按吞沒水頭的規條處治。重罪處斬。輕些也須吃三刀六洞的刑罰。

紅幫中的切口。江湖上的九流三教。都有隱語。惟紅幫中的切口。最為繁複。現在揀通行的略寫幾種在下邊。(撲風)強盜 (兄弟家)賊 (得丟)龜奴 (採荷)銃手 (爬)搶物 (尋)偷物

(堆)打 (走砂子)販私鹽 (開條子)販婦女 (搬石子)販小孩 (武差使)大隊行劫
(文差使)串騙 (劈堂)(放人)殺人 (亮壳子)燈籠 (三五)未嫁的女子 (地牌)已嫁的
女子 (天牌)男子 (圈子)縣城 (南墳)村莊 (威武審)衙門 (古子)官 (水蛤蜊)水
兵 (啞吧審子)廟宇 (馬子)差役 (客審子)客店 (槽子)典當 (困槽)質物 (匣子)
箱籠 (百結)鋪蓋 (蓬索)衣飾 (底子)船 (洋底子)輪船 (漢審子)浴室 (跳審)妓
院 (傘審子)飯店 (受傘)吃飯 (開花)分贓 (升堂)槍斃 (白米)槍彈 (得風)逃脫
(失風)被捕 (跌饑牢)入獄 (風頭)捕盜的人 (頂貢)帽子 (拖風)棉被 (蝴蝶)馬
掛 (大蓬)長衫 (穿心子)馬甲 (叉兒)褲子 (踢脚子)鞋子 (霍血)短衫 (八狗子)
棉襖 (土筒)奎褲 (簍衣蝴蝶)皮馬褂 (簍衣大篷)皮袍子 (簍衣穿心)皮背心 (拷
子)鐺頭 (蛤子)珠子 (玲壠子)錶 (上雲頭)開花面 (扇子)門 (跑底子)專做船上
差使的人 (放台子)聚賭 (噴筒)大槍 (地鼠)金子 (地龍)銀子 (地蛇)錢 (麗清)
下雨 (審子)家中 (勒子)車子 (傢伙)軍器 (大片子)單刀 (小片子)插子 (受黃

連子)吃茶 (受玉子)喝酒 (受傘頭子)吃飯 (受燻)吃烟 (燻桿子)烟槍 (烏里傘頭子)晚飯 (養鵝生蛋)擄人勒贖 (快審子)監牢 (細仙繩)鐵練 杓頭)手拷 (步線)脚鐐 (旱煙筒)杵嘴棍 (豆腐乾)枷 拍豆腐)打屁股 (望城圈)(望野景)都是梟首號令 (盱陣)看脚路 (地圖)出入門徑 (赴蟠桃)赴人家宴會 (小噴筒)手槍 (棗子)眼珠 (叫開)講和 (放倒)打死

流氓

上海的流氓。滬諺叫做亂人。各戴一黨魁。各據一地段。遇到有新開店鋪。必向該地段的流氓打招呼講開銷。數目隨店鋪的大小酌定多寡。否則他們就要來吵擾不休。然而新開店是難得有的。一班流氓。朝茶會。午飯館。晚酒店。夜旅館。有的還要打野雞。軋餅頭。每人每日。何來許多銀錢來生活呢。都是靠着下列各種神祕方法。詐錢度日的。

拆梢。流氓的惟一行業。叫做拆梢。又稱講斤頭。方法雖然種種不一。最普通最易令人上當的。當

推紮火圍。流氓都是年力精壯的小夥子。大都有姊妹老婆或姘婦的。就擇略有幾分姿色的。叫她修飾得妖妖嬈嬈。每當太陽西向的時候。或兀立街口。或彳亍街頭。或游逛屋頂花園。遇見初出道的忠厚少年。故意引誘。和他周旋。在青年遇見妙齡女郎做眉眼。施媚惑。誰不因此想吃天鵝肉。那知流氓瞧見你已墜入魔道。叫女郎誘你到家。流氓即率同黨。闖然入室。聲勢洶洶。說你姦污他的妻室。扣住毆打。聲稱把老婆交賣給你。同黨既做私娘。又做鬼。勸你出錢息事。隨身值錢東西。一律充公。甚至勒寫借據。由同黨跟你到親友處借錢了結。

硬詐 有一班光桿流氓。沒有姊妹老婆可以利用。拆不着梢。只好硬詐。又名裝準頭。和拆梢的手續。絕然不同。拆梢雖不限定是老婆姊妹。總之要有嫌隙可尋。方能乘隙而入。硬詐都是平地起風波。例如在街上閒逛。遇見有錢的鄉愚。一交跌到你身上。就此扭作一團。或在茶坊酒肆中。兩個流氓詐相打。你去相勸。就會尋着你的。故名硬詐。

硬借 稍有身家的人。切不可與流氓爲友。因爲他們時常闖禍。看吃官司這件事。如同家常便飯。等到出事以後。便向熟人告借銀錢。作爲逃遁的川資。你若直言拒絕。將來到公堂就要誣攀你是

主動。若說慨然解囊相助。便當你好戶頭。一借再借。或者你在外面有了私情祕密。亦然要迭借不已。故爾欲免擺丹老。（即硬借的別稱）惟有避之若浼使他們不認得你。叫不出姓名。

硬爬。流氓弄到水窮山盡。上列三法。無可設施。飢寒交迫。不得已挺而走險。於晚間守在冷僻地方。搶首飾。剝豬糞。統名叫做硬爬。

吃講茶。一班白相人。或與人爭風吃醋。或與人尋仇結冤。於是雙方邀請一班流氓。到茶樓上大開談判。叫做吃講茶。這是流氓最歡迎的勾當。因為他們曾得受害人的同意。故探捕不加干涉。例如甲與乙素有嫌隙。甲理直。乙勢強。備受乙的欺侮。甲憤不能平。於是邀請一班流氓。將乙軋至某茶樓講理。評判曲直。乙恐寡不敵衆。亦然延請許多亂人。同至茶樓談判。這却要看那一方的流氓聲勢浩大。亂人衆多。雖然理曲。亦可強詞奪理。遇到流氓頭腦有面子的。力弱一方讓步。遂得解決。打壞的東西。由力弱方面賠償。所以遇到吃講茶。雙方當事人。必先竭力招請著名流氓。和他的同黨幫忙。先盛席請他們大嚼。結果獲得勝利。還須備着禮品。酬謝他們。

尋霸。凡遇端陽中秋年底及新年等。是流氓的好日子。三五成羣。向各賭場。各燕子窠。拿開銷。叫

做尋霸。開銷多寡。要看流氓的面子而定。不過也有遇着尷尬人。分文不出。因此打得頭破血流的。數見不鮮。例如江西阿大家中。祕密售賣燈吸。該處的流氓往索陋規。非但分文不曾取到。反被他們打得鼻破血流。奔到小茶館裏。邀齊同黨八九人。各執利斧鐵尺。重往報復。不料阿大是青幫某老頭子的妻舅。却巧有幾個同采弟兄在那裏。流氓不問情由。闖然直入。打得落花流水。結果阿大拚出姊夫的牌頭來。流氓見勢力夠不上。只得自認晦氣。服禮了事。

拔人。流氓的拔人。猶如綁匪的請財神。不過綁票擄人勒贖。是用汽車手槍。攔路截劫。流氓的拔人。是用誘騙手段。例如想拔某商人。探得他與某名人素稱莫逆。遂遣人往邀。推說某名人現在某菜館。或是某公司。請君速往。有要事面談。商人誤信爲真。隨他同去。到目的地。許多流氓。威逼他繳出若干現款。不允就閉置一室。或者身無巨款。使逼他轉邀別人來替代。一面派同黨跟他去取款。包開銷。凡遇馬路上有新開店鋪。該區域內的流氓。都要去討便宜。上文已詳記過。須叫老頭子打招呼。其名叫做包開銷。店中拿去若干金。由經手人按人分派。流氓不得再到店鋪中去糾纏。

倒棺材

倒棺材。也是上海地方的流氓爛三們。所頑的把戲。這東西純粹是軟腳的賭局。暗裏面帶着欺騙性質。故而做這門營生的。大多數是那些紅眉毛……綠眼睛的一些人物。

怎樣叫做倒棺材呢。倒棺材的做法。是用天地人和。四張牌九牌。拏來放在一具竹筒裏面。經過搖動的手續。重行倒了出來。就以一塊手帕或是色布。將牌遮蓋。如後令打客下注猜打。打中的以一配三。實際上。就是「青龍」「白虎」「寶局」賭博的變相。這些流氓爛三們。永遠是佔著上風地位。牢是做著莊家。而使顧客猜打。打著了他要扣取彩錢。即是他們所說頭花的。逢什抽一。絕對沒有折扣的。

倒棺材的賭法。打客方面。有好幾種不同的例子。如孤丁。川錢。槓子等等。孤丁就是孤注單打一門。猜中了除抽取頭錢外。一配二個八。川錢是二對一的方式。著中大頭。一配一個八。著了脚。作沒有輸贏。打客將本錢收回。槓子就是平分秋色。四門揀打兩門擊中了一配一。另加彩錢。在無限制的

抽頭錢之下勝利是永遠是屬於莊家一方面的。何況這些浪人。背地裏還弄着那些鬼八卦哩。倒棺材是以擺攤方式表演的。它和棋攤。花葉子。拖槍……等等。同樣的是屬於黑心飯。所以此道中人。賺到非法銀錢時。得和局外的同道中人分派。所謂「三家銅錢五家用。黑心銅錢公道用。」是也。

至於倒棺材的弊病。真是頭緒萬端。令人無從揣測的。這些浪人們。對於那四張牌。有的用吸鐵石。有的在竹桶底裏安設着機關。有的就遮蓋的東西上。出花樣。倘如碰到了兇的賭客。不幸而莊家輸掉時。他們就出手硬幹了。依著攤上人多勢衆。就用動武的手續。來解決一切困難。有的還暗裏僱著扒兒手。在攤的四週。竊盜客人袋中的財帛。到晚來大家「劈把」均勻分派。那些經營倒棺材的浪人們。是什九沒有室家。住在客棧裏面的。

上海有多數倒棺材班子。幕後尙另有放本錢的老板。放本老板每天清晨。跟他們出去。晚上跟他們回來。大家分攤。因為不是如此。他們便會圖賴虛報的。

因為倒棺材是不正當組織。所以平時開支極大。故而稍不留意。就有蝕本之虞。過去做這門生意

的人。不容易積貯銀錢。大概是這緣故罷。

三張撲克牌

上海是一個萬惡的社會。翻戲和騙子的活動大本營。這是人人知道的。當吾們跑在路上。常常看見路旁邊有許多集在一起。裏面有一個人。席地而坐。手裏拿着三張撲克牌。一張是英文的K字。還有兩張是梅花點的。他先拿三張牌的正面。給四圍的人看了一眼。便翻轉來兩手忙不迭的掉換。隱約示人K字牌在那裏。便把三張牌平復在鋪在地上的紙上。倘使能夠押中K字牌的。就賠出一倍錢來。

四圍的人。至少有三四個人是他的同黨。却假裝和莊家不相識似的。也跟着下注。每注至少須兩角小洋。他們同黨的人押起來。常常得勝。旁人見了貪心頓生。便也跟着押下。但是旁人押起來。明明是K字牌。自己以為可以贏了。翻開來却立變而為梅花點的牌了。有些人不相信起來。一押輸了。再押再輸。心不甘願。連押連輸。到底是右輸無贏。徒呼晦氣。嘗見有許多娘姨大姐。拿了籃出來

買東西。看了眼紅。也不顧死活的押下來。押輸了便眼淚汪汪。煞是可憐。而同黨賭棍方在背後得意暗笑呢。甚至小販苦力。因為被騙而投河自殺的很多。唉。這是何苦呢。為什麼這三張紙牌。同黨押了便贏。旁人押了便輸呢。這因為他們有一種變幻莫測的手術。局外人是很難知道的。他們這種騙局。全靠手段敏捷。這張K字牌。能夠得心應手。要他左就左。要他在右就右。當他隱約示人K字牌在那裏的舉動。就是他引誘押者的方法。大概這牌的握法。右手拿一張。左手拿兩張。左手的大指。執住二張牌的一端。把食指拿兩張中的上一張。而把中指拿兩張中的下一張。譬如左手的上一張是K字撲克牌。而要他到左邊去。可以在互相掉換的時候。把中指向左用力就得了。倘使把食指向左用力。那麼。K字牌便在右邊或中間了。左右中既可隨莊家的心理而變換。押者自然有輸無贏了。

上海的孺三生活

衣的問題。說起孺三衣的問題。那是各有不同。很是難說。總之衣衫襤褸。骯髒非凡罷了。不過

在嚴冬的時候。他們倒有時穿起新花棉襖起來。可是這棉襖。大都由慈善家所施發的。所以都是青布粗縫。我倒能看得出來源的。不過這一種衣裳。有一種特殊的名詞。就是叫做賒衣。

食的問題。糶三三的食的問題。當然是大餅油條。和飯店裏的雜烤羹罷了。不過他們在上海有一種特別的權利。這權利是什麼呢。就是倒包飯。他們每逢包飯作的人們。挑着担子。打道回府的時候。就攔住去路。像搶的一般。拿出盛飯的家伙。拉拉拖拖的倒一個精光。不過挑包飯担的人們。和立街的巡捕。好像有特別的章程。無干涉的餘地。任其所爲。倒畢。挑飯担者。就搵着担子回去。假使當時這挑飯担者。萬一和他們一倔強。不獨飯担不能安然挑回。而且還大受其撻打呢。這是我曾經看見一次的。並且還將其碗盆及零星物件打得粉碎呢。

住的問題。提起糶三三住的問題。在夏天。他們大都宿於露天水門汀上。冬天呢。大都是在街頭巷尾的過街樓下。和小客棧裏。可是在這西風颯颯。寒冷非常的時候。他們沒有被褥。於是就將這一種破袋皮。破棉胎。破棉襖。……代之。不過在這時候。還有一種舉動。是很滑稽。很可憐的。就是撕下各戲館徧貼於街頭弄尾。重重疊疊很厚厚的戲單。做他的被褥。五顏六色。遠望好如緞被。漂亮

得很。

搶物。上面我把癩三的衣食住。大略已經述過了。現在且把他生意上的工作。一樁一樁的談上一下。搶物是他們唯一的工作。所以不論那一個癩三。都要放這種生意的。譬如小孩帶着首飾。立在弄堂的門口。他們等待沒有人看見。就此下手。搶着就逃。或者我們到了冷僻的地方。他們也要放這生意的。可是他們的搶物。和現在所提着了。罪命也是極輕的啊。

做老江湖。這老江湖。並不是挨戶施技求乞的老江湖。那末這是什麼呢。就是逢着有喜慶喪哀的大事人家。他們就去要求開銷。這時和他們開談判的。就是所謂總管先生。假使談判結束。銀錢給他們了。他們就把一張墨印紅紙。貼在你家的門上。那末第二個老江湖便不能來了。(並且他們地界是劃開的。)而且其他的小乞丐也不能來討了。總之這一種人。就是討飯頭兒啊。

拆梢。做這一種勾當。癩三中比較又高一等了。他們的法子。是想出種種的計策。拆人家的梢。不過他們拆梢。也是看人頭的。所以一般鄉下人。曲辮子。往往被他們所羈絆。好像熱鍋上螞蟻一般。

做扒手。他們做這一種生意。大都在人叢擁擠的地方。像電車中。火車站。跑馬廳。遊戲場……等處他們的法子。就是摸人家的袋袋。不過還有一種扒手。是專門在小東門的。清晨的時候。和那般批貨的小販周旋着。萬一這般小販一不留神。他們就用手術將你的貨物搬運去了。及等到你發覺。早已杳如黃鶴。只有呼冤而已。

賭場裏。這一種癩三。已到了流氓的地步。所以在檯子上也能進賬。可是他們在賭場裏的生意。無非也像流氓們立案角做呼使。或者揩牌拭案。整理各物。聽客呼差的茶役。總而言之。是賭場裏的夥計罷了。

順手牽羊。這一種事情。也是各癩三所不能免的。就是他們無論走到什麼地方。假使有了物件。沒有人看守。他們就順手牽羊牽了去。

癩三的秘密

上海的癩三。與內地乞丐。迥然不同。有幾個手頭積有多金。放印錢。居然豐衣足食。原來他們的收

入很多。都是不費資本。每日可以坐收若干文。茲將癩三各項神祕收入列下。(一)搶冷飯。每日午晚兩次。各有界限。手執傢伙。候在市心裏。見包飯作轉担經過。搶取飯桶中賸餘的冷飯。積少成多。一人吃不盡。可以轉售給黃包車夫和貧民。這倒是經常收入。(二)包打人。例如甲屢受乙的欺侮。奈何他不得。使用金錢買囑癩三。先將乙的面貌。指點明白。由癩三邀着同類。候在要路。見乙經過。有的用荷葉包人糞擲人。有的揪住便打。由買囑人預先聲明。要如何便如何。這個叫做包打人。有時被巡捕捉去吃官司。好得他們坐監不怕日長。只要買囑人另給酬勞。上公堂不會供攀你的。

(三)收舊貨。有幾個癩三。專收小路上的舊貨。大都是偷來的東西。用廉價買得。拿去設攤出售。這也是癩三的一種特別營業。(四)包討債。遇有債權人向債務人屢索不償。起訴追索。猶覺為數無多。不值得。或因沒有中保借據。不能起訴。於是叫癩三去坐索。三五成羣。等在債務人家裏。吵得他日夜不安。債務人被擾不休。只好設法斡理。癩三因得若干份酬勞。預先論定。臨時決不爭多嫌少。這也是維持信用的方法。(五)拉黃牛。有一班小癩三。終日立在有高勢的橋堍邊。遇見有婦女坐車而來。他即替你拉車上橋。婦女心腸最軟。都肯佈旋。他們把黃包車當做牛用。故叫做拉黃牛。

(六)拔茅柴。小癩三守在三叉路口。見有婦女頭插金挖耳。坐街車經過。他就伸手拔取。掉轉身來向弄堂裏飛奔而逃。等到婦女喊停車。要想追趕。却已影踪全無了。原來癩三預備退步。都立在弄堂口等候。故爾容易脫逃。(七)搶黑老。就是搶土。候在土行附近的所在。瞧見老搶從裏面出來。一個癩三伸手又住你的咽喉。使你不得叫喊。一個癩三搜你身邊。若有烟土。拿着就逃。因為烟土是違禁品。不敢報捕。他們益覺胆大妄為。靠此為生活的。着實不少。(八)沿街小偷。翻高頭。掘壁洞。摸袋竊。偷雞賊。各有師承。就是跑早清。挨黃昏。戳天窗。(偷取晒在沿街的衣服)也各有傳授。各幹各的。不得牽混。至於癩三對於上列各種偷法。能力還不設。惟有順手牽羊。見人家門口裏放着動用物。只要無人瞧見。就竊取而逃。甚至馬桶夜壺。也要偷取。故爾叫做小偷。(九)趕紅日。癩三也各有地段。也各有頭領統率。遇到該地有婚喪喜慶。若輩有應得的陋規。都有頭領領取。分給各人。遇到大出喪送嫁粧。需用若輩槓抬。也由各該頭領承雇。這是癩三。是惟一正當營業。(十)搶火。遇到熱鬧市區中失火。一班專司搶火的癩三日為發財機會。最先趕到。闖入店鋪中幫同搬移物件。有幾個癩三。因搶火而獲數百數千金也有的。然而火燒地方。有探捕截住。不許閒人闖入。若輩怎能

去搶火呢。原來他們到得早。救火車未到。故可搬移物件。原來一班搶火黨。三日夜在救火鐘近處打探。一聽鐘聲幾響。便知是某路失火。馬上趕去。儘可從容搶火。

電車中扒手

上海地方。雖是繁華之區。可是滿路荆棘。紅眼綠髮。只要人錢。不管人命。正可痛快地说一聲。是強盜世界罷。我們一般窮小子。雖沒有財神的資格。可是袋袋裏的幾個用心血得來的夜飯錢。倘使一不謹慎。就會蒙這般宵小的垂青於去。如黃鶴。可是這總不過餓一頓罷了。然而有時往往爲人家把帶的巨款。或其他人家緊要的款子。也如這樣的被他們扒去。於是就有自盡發生。甚至還牽及全家數命。那真是悽慘極了。傷心透了。可是這一種失竊。往往是在電車裏的。所以現在我就把電車裏扒手的伎倆。預防方法等。一一的寫在下面。揭穿他們的黑幕。

未。遇。扒。手。的。預。防。法。當我們跳上電車。無論一舉一動。一言一語。切不要帶着洋盤氣概。最好能裝着白相人的腔調。因爲這一般扒手。最歡迎的是壽頭。最怕的是流氓啊。可是你雖然裝着白

相人。而無洋盤的氣概。可是袋裏的皮篋。也須時常注意爲是。以防萬一生事。最好揪以手兒。不過這所揪的。切莫被他們看出來。

竊取的機會。這般扒手竊人的時候。總是在搭客擁擠得水洩不通的時候。他們就亂撞狂軋。與

風作浪。有意搗亂起來。使得秩序混亂。他們就可恣其所欲。

扒手來了的暗號。電車裏的老賣票人。大半的扒手。他們都認識的了。所以一見認得的上來。

他們往往發出暗號道。「客人袋袋當心。」所以我們聽見了這種聲音。處處的地方。當然要一百二十分注意。

扒手的伎倆。扒手的法子。確是很多。現在就把我所知的。大略分晰的寫在下面。(一)他們看準了人家的皮篋。藏在那一只袋裏。他就把看定的一面。用薄薄的保安刀片輕輕一劃。這衣袋就裂開了。那皮篋就輕輕一動。會落到他們的袋角裏了。而還一些不知。(二)倘使你在這擁來擠去的時候。你是老口。用手緊緊的摸住袋袋。可是他們假使一定要來看相你。也有一個法子。就是他們假裝用香煙火誤觸你的手指。或將你的帽子擠去。(夏天草帽尤其容易。)當時你覺得痛了。

放手。或帽子落下去擋。那袋裏的皮篋。趁此機會。就不翼而飛了。(三)就是在擁軌的時候。他們就隔着外袍。將你裏面藏皮篋的短衫袋。直拔的抬挺起來。使皮篋跳出袋口。漏落地上。他們就拾了溜去。(四)還有一種真工夫挖袋袋。他們能用兩手指。從人家袋裏將所有的皮篋鈔票洋鈔等。……一樣一樣的箝了出來。使人一些兒也不知。(五)當你坐着靠窗的一面。(指開着言)倘使戴了較好的帽子。或女子頭裏的修飾。他們就會從街巷裏閃出來搶去。特你開了鐵門出來追逐。早已渺茫未見了。

扒手最多的車子。扒手最多的車子。無軌電車勝於有軌電車。而無軌電車最多者。要算十六十八十九三路。而有軌電車之有扒手。大都總在拖車。而且還是在泥城橋。偷鷄橋。東新橋三段。就是三路電車經過的地方。

既已遭竊的處置。當時你袋裏覺得物已失蹤。但是車子尙未到站過。預料扒手也未出鬆。那

你到站頭時。可以叫賣票員。不要開門。喊巡捕來一一的搜抄。可是這一種失物。往往會發見在地上的。因為他們已知道事情已僵丟下去的啊。倘使當時竊你的時候。被你抓住。你可交賣票員。父

巡捕房去。

扒手的名稱。扒手的名稱很多。如弄手。三隻手。抓兒手。好手。妙手空空兒……等。

對買賊

對買賊好似扒兒手。所不同的扒手竊取過路人的銀錢。對買賊專竊店鋪中的東西。綢緞店是他的目的地。據有幾家大綢店。平均每日每家。總有失物的事情。全埠對買賊。共有數十人。也分幫次。也結團體。三五成羣。身上都穿上等絲織品的衣服。三人昂然直入綢鋪中選購衣料。一人注意店夥的視線。二人看貨。不是嫌顏色不對。定嫌花紋不好。這是買客普通心理。店夥斷不為生疑。等到裏邊去取時。色時花的綢緞來櫃檯上堆得高高的。一人又說還要購甚麼女衣料甚麼長褂料。店夥又去取貨。一人乘間將一疋綢緞藏入身邊。一人遮沒了各店夥的視線。他們袍褂身裁特別放大。長袍裏面挂著一個布袋。竊來綢緞。藏入袋中。店夥奔了十幾次。那裏記得清拿了幾疋綢緞。他們購了十幾塊錢衣料。搖搖擺擺出門去了。店夥還當他好主顧。殷勤相送。不知光顧一次。店中要

損失一二百元。真是出人意料之外。從前西藏路某大旅館中。住有甲乙丙三個對買賊。衣服華貴。舉止闊綽。房間裏的動用什物。都是自備的。茶壺面盆。是銀質的。茶杯香烟匣。是金質的。三人各帶外國大皮箱兩只。拿出一疋上等鐵機緞。命成衣裱製襯絨袍子。三人日間往百貨公司大綢緞鋪中選購衣料。夜間往長三么二妓院中間玩。誰也不料是對買賊。後來在某大公司中被店員察出。方才穿破。但被竊的。已經不知凡幾了。

拐匪

販猪仔。拐匪以拐人爲目的。不論男女老少。多多益善。不過拐法因人而施。各不相同。大約可分爲販猪仔。開條子。販石子等三種。販猪仔就是招集許多華工。販往歐美荒遠的地方。充當苦工。備受壓迫。將人當做猪仔看待。故名販猪仔。這一種也是投機事業。巧遇某國發現一煤礦。遠在邊陲。地極寒荒。該國工人都視爲畏途。無人願往開採。礦師無法可想。只好遣人來滬招募華工。這件事被拐匪所聞。遂往接洽。願充華工頭目。論定高貴的工資。招募的人數。每人先給安家費五六百元。

訂立合同。約定日期。領取幾萬招工費。大半飽入私囊。拐匪用華工頭目的名義。四出招募。設法誘惑窮苦的工人。一般貪財華工。冒昧應募。領得二三百元安家費。快活得什麼似的。拋撇妻兒老少。下輪船。由招工外人押往礦地。備受種種虐待。再也沒有生還的希望。那拐匪扣得了一二萬招工費。在上海逍遙快活的享福。不過這件事情。到現在時候。黑幕早已揭破。再無人去上當。他們只好改變方法。幹那開條子的勾當。

開條子。開條子是拐婦女的別名。青年婦女。不論已嫁未嫁。只要有幾分姿色。便視爲目的。拐法隨時酌定。對於未出嫁的小家閨女。大多用滑頭男子。破功夫去勾引。得手之後。再設定誘惑她達到捲逃底目的。然後藏在匪窟中。危詞恐嚇。使她不敢出外。等到布置妥當以後。就將她們運到大連營口等處。重價賣入妓院中爲娼。對於已嫁婦女。大概用慣作蟻媒的女子去誘拐。先從離開入手。使他們夫妻反目。甚至口角扭歐。於是乘機進言。勸她逃遁。然後挈之赴遠地。待價而沽。等到該婦覺悟上當。已經身墮火坑。無從擺脫了。

販石子。販石子就是拐小孩的別名。最爲絕滅人道。把人家愛如心肝寶貝的親生子女。誘拐而

逃。父母日夜思兒啼哭。或變成神經病。或竟憂鬱得病而死。拐匪只知拐孩得錢。那顧人死活呢。拐法有文拐。武拐。孩拐。合拐。四種區別。從前人說。拐匪拐小孩。祇須口誦咒語。拿手拍小孩頭頂。小孩即見左右是河。後有猛虎。張牙舞爪追來。只好跟着拐匪急急奔逃。此種是迷信閒話。拐匪絕無如此神通。只有上列四種神祕方法。已經令人防不勝防。時有失孩登報招尋的了。什麼叫做文拐。就是拐匪瞧見某里某姓有一活潑可愛的小孩子。使天天前往。與小孩子游玩。買着糖菓。背人給小孩吃。久而久之。好似一家人。遂於四顧無人時。誘騙小孩同去看戲。抱到匪窟中藏匿。却並不急於出售。貌美的女孩子。當作養女。扶養長成。買入娼門。若是男孩子。留養一年半載。連往別處脫售。至于武拐。拐匪日日在私街小巷閒走。瞧見白皙可愛的小孩子。子身在街上游戲。即用強硬手段。抱持而逃。孩拐是用十一二歲的女孩子。設法賣入有小孩的人家爲使女。那使女勢必要看小孩。伴同在門口游玩。拐匪守候門前。得到機會。挈使女和小孩。一溜烟逃歸。那合拐是用幾個七八歲的小拐匪。到私街小弄中。和該地孩子打淘游玩。廝混熟了。勾誘他們到馬路上游玩。愈走愈遠。引到了匪窟中。留住永不遣歸。上列三種拐法。除販豬仔限於上海一埠以外。開條子。販石子。內地也是

很多。

局騙

冒名募捐。騙子中常推托搖撞騙。或遇水旱災荒。冒名爲慈善大家的代表。赴各埠募集巨款。此中黑幕重重。因爲錢出百家。且係假託慈善之名。無人告發追究。騙子益覺胆大妄爲。前年陝西災荒。某夫人發起募捐急賑。救濟災黎。不料被巨騙某甲聞悉此事。認爲千載一時的機會。便冒稱爲某夫人所派代表。僞造了介紹函。特向各大公司募捐。已經騙到不少銀錢。及至某公司。適被經理察出奸僞。一面假意和他殷勤。將某甲盤住。使他不得脫身。一面用電話詢問某夫人。有無此人在外募捐。某夫人聞信之下。甚爲駭異。因爲她從來沒有派過代表。當下就據實告訴經理。一場騙局。就此戳破。馬上將某甲送官究辦。

租地造屋。巨騙姚某挈其徒春生來滬行騙。知道某名醫聲聞全埠。富有多金。就賃屋和他比鄰居住。先往投謁。禮無不答。名醫也登門還訪。由是過從漸密。姚某將春生送到名醫處去習醫。安排

妥貼。姚某天天到居間人茶會上去鬼混。說有款出借。但須有房屋地皮方單作押品。居間人有利可圖。自然唯唯答應。隔了幾天。有人拿了熱鬧市區的屋基方單三張。共計地三畝。欲押五萬金。姚某應允次日回音。他就往名醫處說。今有舍親欲將某地屋基方單一張。暫押五萬金。一月爲期。由弟担保取贖。名醫見他舉止闊綽。慨然允諾。等到來期。居間人持方單來尋姚某。姚某殷勤招待。留他們小坐。自己則拿了方單。藏去二紙。拿一紙送繳名醫。方單上註明基地一畝另二分。某名醫嫌地太少。老姚含笑說道。認人不認單。由弟作中保。決不喪失信用。名醫因既然允諾在前。未便拒絕。就簽五萬支票給他。姚某轉給居間人拿去。他身邊尚有兩紙方單。另行托人向某富翁押得八萬元。隔了兩個多月。遂在兩個債權人面前布弄槍花。向某名醫推說。現在我和某富翁向地主租地造屋。因兄有一部份債權。特來關切。一俟新屋落成。便可清償尊處的借款。某名醫聽得有某富翁在內。並不疑心。慨然答應。姚某又在某富翁前推說。弟與某名醫租地造屋。一俟工竣。當將新屋押款清理尊處借款。某富翁亦然首肯。於是找尋原居間人。往訪地主。推說。某名醫與弟合資。向尊處租地造屋。前借五萬金。即作爲租地費。訂定廿五年爲期。屆期如欲續租。重議租金。倘若無意續租。

繳還五萬金。房屋歸尊處管業。地主嫌年限太長。不肯答應。經居間人從中調解。改爲二十年限期。訂立租地進屋契據。簽字成交。姚某遂請人打樣領照會。一面招人投標造屋。遂由某營造公司以十八萬最低價格投得。姚某先付一萬定洋。餘俟工竣付清。某營造公司資本充足。一諾無辭。訂定合同。限於兩個月內趕造竣工。那知工未及半。姚某已將新屋連基地。僞造方單。托人向某地產資本家押得十萬元。一面招徠租戶。組織某記經租賬房。各商人爭先恐後的來付小費講房金。十幾幢樓房又收得二萬現款。姚某檢點前後吸收現款。共計二十萬元。於是先一日密囑徒弟春生。假造家信。推說母病垂危。向某名醫請假回里。名醫許可。春生收拾行李。先到出口輪船上守候。姚某守到次日黃昏。只帶二十萬現款。悄悄地折到外灘。買票登輪。就此一去杳如黃鶴。等到新屋落成。大包頭找不到姚某。經租賬房也逃之夭夭。只好向地主理論。三個債權人亦然找到地主。紛紛擾擾。無可解決。後經某律師出場排解。把新屋算作三個債權人和地主的公產。纔得告一段落。

擢蛻新法 擢蛻。爲騙子的一種切口。就是以柔軟方法。騙人金錢的意思。郭粉娘。爲善施擢蛻的有名女騙子。向在大連灣哈爾濱南洋羣島一帶行使騙術。犯案累累。不能立足。纔同男女黨徒四

人。乘輪來滬。寓居某旅館。行李共有三四十件。不知者都疑她是大家貴婦。年紀已有三十多歲。天生尤物。出落得妖豔絕倫。妙不過一雙晶瑩瑩的俏眼睛。黑白分明。臨去秋波一轉。能令人魄蕩魂銷。雅愛淡粧素服。遠望好似神仙中人。近視像個花信年華的美人。究竟她有什麼神祕法術。能有施必遂呢。不外媚惑兩字。男人好色。本屬天性。坐懷不亂的魯男子。當世雖或有之。然而在上海經商的男子。久處於淫靡風氣中。習俗移人。不二色的老成人。簡直踏破鉄鞋。沒有覓處。粉娘精通參透社會人心。必向通商大埠。商業巨盛的區域行使騙術。百無一失。神乎其技。這次來滬。並無目的。同來四人。雖俱是黨徒。外表却分男僕。女傭。使女。女兒。四個行當。包定汽車一輛。日夜停在旅館門口。第一日坐車兜圈子。把各車站。各輪埠。一一默記心頭。第二日赴三家百貨公司中的綢緞部珠寶首飾部。遍視一週。直到第三日。向茶房探得本埠最大銀樓的店名。方纔啓箱籠。取出歷屆騙得的金首飾。式樣都不及時。一起納入手提篋中。挈同假女兒。及男女僕出游。留一使女在房間裏看守。粉娘等坐車逕往某銀樓。經理瞧見珠光寶氣的富家婦登門。連忙招待到客室中。敬香茗。請教姓氏里居。粉娘答稱姓郭。原籍廣東。現因小女子歸嘉定王氏。吉期將屆。送親來滬。一切陪嫁東西。

尙未措辦完全。現在有十幾兩舊金器，想托寶號改製時式首飾。有細賬在這裏。一邊就說啓手提夾。取出舊金器和一紙細賬。經理先看細帳。繼取天秤將舊金器秤見重量。照賬核算。不敷甚巨。便含笑說道。賬上所開。是梳粧檯上的全副金檯面。單就茶壺。茶拓。茶碟。三樣最少要三十五兩金子。纔製得成。還有零星雜件。合計需百兩赤金。纔夠製造。粉娘說道。不夠應該添購。寶號裏不會缺乏的。不過我此刻現款帶得不多。金價若要現付。勞先生的駕。晚上到某旅社廿六號來。我還有許多事。請教先生指示咧。經理自然唯唯答應。當下談了一回閒話。粉娘起立叮嚀道。先生停一回兒來不來。經理含笑答道。一定到寓領教。粉娘驅車往綢緞鋪和珠寶店裏。看了一回貨色。不會交易。就坐車回寓。守到鐘鳴十下。方見經理含笑走入。粉娘連忙起立讓坐。經理說道。承蒙見招。不知有何賜教。粉娘答道。只爲人地生疏。購辦粧奩。恐怕被欺。竟欲請先生介紹。不知可一賞臉否。經理答道。這是極便當的。某珠寶店是家母舅所開設。要購什麼東西。請開示細賬給我。叫他們送來揀選。要辦綢緞。小店近隣兩家綢鋪子。都是貨真價實。剪斷成料。包退包換。也可叫他送貨到此。任憑揀選。粉娘笑容可掬的答道。妙極了。我好似得着了。一個當家人。說能裝得羞答答向他送了一個媚

眼。他本是登徒好色，怎禁得粉娘百般媚惑。竟然風魔了。只是和粉娘常談不去。直到鐘鳴一下。方纔起立作別。粉娘送到房門外。叮嚀道。明日黃昏。請到這裏便酌。望勿托故不到。他道謝而去。就此他每晚必來。只爲是顧客。強耐着不會及亂。等到首飾將近工竣。粉娘纔將綢緞賬及珠鑽賬交給。他轉送綢鋪及珠寶店。次日綢賬命老司務送貨。珠寶店命學徒照單送首飾到來。粉娘逐件縮視一過。看過揭單。向學徒及老司務說道。貨品很合意。惟嫌價值太貴。等一回兒同某先生到你們來付賬再說吧。學徒與老司務信以爲真。回店以實報告。那知守到黃昏。杳無回音。兩家經理先後打電話給銀樓經理。催付貨價。他馬上趕往旅館。却不見粉娘。詢問茶房。答稱城裏去購物的。他只好回轉。以後連次去找。杳如黃鶴。方知遇騙。

奇·怪·啓·事· A O女士。在報紙上登一則啓事云。『人生不幸作女子身。世上難言惟閨闈事。儂新從西洋遄返。小作海上勾留。既無姊妹。又乏弟兄。枯坐璇閨。難遣如年之長日。閒憑月榭。辜負似水之良宵。備嘗獨居苦况。頓生求友般懷。凡我同志。盍興乎來。或結翰墨緣。吟風弄月。或訂絲竹友。鼓瑟吹笙。或則盍簪促席。或則射覆猜謎。凡能破除岑寂。一律表示迎歡。有志訂交者。請移玉趾。過我

一談。投函詢問。恕不作覆。末附住址姓名。這一則奇怪的廣告中。藏有參不透的祕密。好奇的人們。瞧見了這一則封面啓事。雖一時猜不透她的用意何在。不免躍躍欲試。勾動了意馬心猿。陸續趕去登門請見。那A O女士。年紀約在二十左右。面貌並不十分美麗。妙在一雙黑白分明的剪水秋瞳。秀媚天生。迴眸一笑。簡直足以迷陽城惑下蔡。一般登門請謁的少年。瞧着她水汪汪的眼波。身子已酥了半截。她却招待殷勤。一見如舊相識。與人促膝對坐。笑臉含春。長談不倦。先把來賓的住址職業。略問一遍。若是她看得上眼的。便自述身世。暢談歐洲各大都會的風景。說得天花亂墜。等到來賓告別。懇切地相訂後約。若是她看不上眼。問了住址職業。她就直截痛快的拒絕。

她把各人的卡片上註明住址職業。暗地裏派人去調查明確。最少手頭要有五六萬財產。素來歡喜嫖賭的。那末纔和你結爲友誼。他破費了三個星期的功夫。徵求到六個普通朋友。一個特別朋友。這特別朋友。是上海著名大賭客。一擲數萬金無吝色。A O待以上賓禮。常同他到臥房中啣啣情話。他是被好奇心所激動。纔去和她訂交。並不是看想她的身體。打算瞧她是什麼神祕黑幕。所

以時常到她粧閣中去談天。挨過了一個禮拜。忽然來了一個西裝男子。A C稱他大哥。在老四面前說是表兄。家有八十多萬財產。生平愛賭若命。文武皆來。新從漢口到來。今晚奴替他備酒洗塵。留你在此做陪客。他推辭不脫。只好和她的表兄寒暄。方知他叫良臣。

A C一邊命女傭去叫盛席酒菜。一邊命男僕女邀請六個徵求來的朋友。都是喜歡吃着嫖賭的少年。是她在三百多個應徵人中。挑選出來的。等到黃昏。陸續到齊。由A C替雙方作介紹。然後入席。A C推特別朋友做主人的代表。坐了末位。良臣居首座。六人挨次坐下。A C親自執壺向各人敬酒一杯。也坐在一旁。A C醉翁之意不在酒。並不殷勤勸飲。隔不多時。已告酒闌席散。殘肴自有人收拾。A C假意攔阻良臣不要去逛馬路。若嫌寂寞。可以牌九消遣的。良臣含笑答稱。牌九是我所嗜。不過這個勞什子容易作弊。我是個土老兒。雖則嗜賭。總是輸多贏少。A C說道。大哥。說話留神。在座幾位都是公子哥兒。沒有亮眼活手在內。只要你財運亨通。拿得出顏色來。十萬廿萬儘管贏哪。接着向特別朋友問道。奴這幾句話。說得中聽不中聽。他笑吟吟不作一聲。

於是A C引着他們一起登樓。走到她房間裏。吩咐擺檯場。A C一邊拿出牙牌和籌碼。一邊向良

臣說道。我做頭家管籌碼。照總會定章。大家拿銀行存摺或是銀票珍品來押取。結局時向我兌換現銀。良臣首先摸出一本儲蓄銀行的支票簿。換了二萬碼子。A O 如數點給他。特別朋友也將支票購買了五萬碼子。以外六人。有的摸出銀票兌換。有的摸出鈔票兌換。A O 便叫特別朋友推莊。他是做慣大輸贏的。並不推辭。入座做莊。大家下注。初時幾條是掃風牌九。莊家贏進一萬多金。良臣輸去八千。第三方推出。他故意挨延數碼子。莊家已將八個牌分定。良臣說。且慢。要下孤注咧。莊家許不許莊家答應了。他就把一萬二千碼子一和押上門。大家翻牌。獨配上門。莊家心中很不滿意。無如 A C 在旁做下手。已經如數配出。不料就此條條通有。一剎那配出四萬多碼子。A C 向他說。你手氣不好。我來做代表吧。他就起立相讓。不料一連數方。已沉了十多萬。她也只得住手。當下沒人再推莊。就此結賬各自告辭。她還堅訂後約。誰知那位特別朋友。隔了幾天再去訪她時。已是鴻飛冥冥。不知去向了。到此才知是一場騙局。

男拆白神祕小史

擄劫搶奪的匪盜。花言巧語的拐騙。寫信恫嚇的游民。講斤頭敲竹槓的流氓。搶冷飯拔簪餌的癩三。皆不得稱謂拆白黨。然而拆白黨却是具備上列五種資格的一種特別匪類。創始於上海。近來蔓延到內地。不過上海是他們的大本營。各地拆白黨。最後都要逃到上海來。猶如各地盜匪。做了案子。都以上海租界爲逋逃藪。內地拆白黨弄到水窮力盡。也都以上海爲安樂窩。由是上海拆白黨。多得滿坑滿谷了。有錢森困者。拆白黨健將。本是個錢莊夥計。日習下流。因是失業而流爲拆白黨。專門引誘良家閨女。被他污辱的。不勝枚舉。凡遇小家碧玉。只有身體被他糟蹋。沒有金錢供他揮霍。有的玩得膩煩了。棄之如敝蕪。有的被誘後與父母斷絕關係。被他挈至上海。賣入勾欄爲娼。論他的罪惡。簡直濯髮難數。有一次他從輪船碼頭經過。瞧見二三個流氓。圍住了一雙私逃男女。盤問來歷。兩人吱唔。說不出來踪去跡。嚇得男女倆屁滾尿流。正在這當兒。森困經過。問明情由。勸住這班流氓。男子乘機脫逃。女郎遂由森困奪爲己有。同到棧房裏細加盤問。女郎說是某鎮米店裏的女兒。因與那男子發生了肉慾戀愛。被父母當場瞧見。將我軟禁了一個月。方得於半夜裏逃遁。纔同那男子乘輪來避匿的。森困恐怕被她的父母找着。馬上將她寄在台基上。受用了一個月。

森因手頭拮据。無錢供養。纔將她賣入當地妓院中。取得身價洋四百元。於是剪料趕製衣服。整備到上海來白相。搭乘航輪到崑山。趕往滬甯車站候車。時候尚早。便到茶室中啜茗守待。只見有一對學生裝束的妙齡女郎。也在那裏等車。森因既爲拆白健將。應酬婦女。自有神祕的手段。當下向她倆含笑地問道。兩位女士是不是到上海去讀書。一個反穿灰背大衣的女郎答道。是的。我倆想去投考學堂。森因喟的說道。上海女學堂多得觸目皆是。雖不能一語抹煞。概說它不可爲訓。像這隻著名女校。確是功課完密。管理綦嚴。不過招考非常認真。若無熟人介紹。概不錄取。女士整備投考那一校。女士答道。我倆想去投考滬西某女校。不知沒有介紹信。能否考取呢。森因答道。無人介紹不會錄取的。我有個親戚在省教育會中當文牘。且等到了上海。我去叫他寫封介紹信。由女士持送該校投考。決無不取之理。說着。只見茶客絡繹去買票了。森因立起身來說道。費心帶照一隻手提箱。我去買票。連兩位的票子一起買來。說罷。一溜烟去了。這兩個女士由太倉而來。穿灰背大衣是富家女。叫做李玉貞。那一個穿黑湖絲葛棉旗袍的是商人女。叫做周秀娟。原來是同學。故爾同往上海投考。玉貞年十八。秀娟年纔及笄。那秀娟有母舅設烟紙店於虹口。來過幾次。故敢自詡

識途老馬。挈同玉貞來滬。當下森因興匆匆走來。把兩張二等車票。授給玉貞。玉貞忙從銀錢袋裏摸出一紙五元鈔票。叫森因找還買票錢。森因答道。沒有銀角找不出。到上海再算吧。於是付過茶資。由森因引導上車。玉貞很爲感激。一剎那汽笛嗚嗚。火車開行。玉貞先向森因問過姓名里居。森因亦然向她倆還問姓氏。并家世也詢問清楚。并知她倆要到虹口找尋朱昌盛煙紙店。心想。這一條肥魚入我網中。豈可放她漏網脫逃。不過陌陌生生。怎好留住玉貞呢。時細思量。籌得一計。便向玉貞說道。上海是寸金地。朱昌盛的房屋。不見得寬大吧。我們寄母家中房屋雖不寬大。儘可下榻。玉貞答道。素昧生平。怎好攪擾令親呢。森因答道。不妨事的。隔不多時。車抵北火車站。乘客一律下車。森因挈同二女走出鐵柵門。先替秀娟僱車。逕往虹口小菜場朱昌盛去。臨別玉貞約定明天去妨她。秀娟唯唯登車而去。玉貞向森因問道。令寄母府上在什麼地方。做什麼生意的。森因假作驚愕狀答道。我竟忘懷了。寄母家裏開設燕子窩。烟客衆多。晚上要到三四點鐘打樣。你是不慣常的。還是客棧裏清淨。逕往大新街某旅館。玉貞板意要開兩個房間。森因便和她在房間裏休息一回。叫菜果腹。當晚到大世界游玩。直到半夜回寓。各歸房中睡覺。次日起身後。玉貞催促森因到省教

育會去找人寫信。實在森田並無親友在該會辦事。無非誑言唐突。故爾和玉貞同往。叫她守在門口。森田走到會中。藉詞問答了幾句。轉身出來向玉貞說道。來得不巧。敝友派往北京。要隔一星期回申。再替你另行設法吧。現在不必急急去尋秀娟。我倆且往半淞園去游玩。玉貞正屆妙齡。喜歡游玩。就同森田僱街車逕往半淞園。滿園兜了一遍。玉貞說道。沒甚好玩。遠不及遊戲場熱鬧。森田答道。這裏是清幽所在。當然不及遊戲場熱鬧。還是到新世界去吧。各僱街車逕往新世界。就此日日遊戲場。京劇館。影戲館。玩得玉貞入了魔。連帶秀娟都不去尋訪。直到第五天早上。方纔和森田同到朱昌盛尋妨秀娟。秀娟招待到鴿棚式房間裏。說明已經考入教會女校。已遣這裏學徒回家去取行李。明天要去上課了。玉姊你緣何到今日纔來。學堂考取沒有。玉貞答道。尙未考取。現在由錢先生托人介紹。將往某女校投考。那森田恐被玉貞母舅看出破綻。催促玉貞同往某女校報名。玉貞就和秀娟作別而行。森田和她同往某女校報名。校中答稱考期已過。學額已滿。下學期提早來報名吧。這是森田的搶花。故意擇大名鼎鼎的女校報名。考期已過。玉貞很懊喪。同到客棧裏。向森田說道。現在學堂都已上課。有了介紹信也難發生效力。明天我要回去了。你有暇送我回家麼。

森田說道。你專爲考學堂而來。無論如何。必定要弄到了學堂。那末你回府去好交代。某私立女校。不必考試。不論何時。都可插班的。不過沒有寄宿舍。現在我想在上海開設錢莊。馬上就要租房子。你不妨常住在我家裏。玉貞沈吟了一回。答道。就是借住你府上做走讀生。明天也須回去拿學費。再遲只恐家長見疑。森田說道。所慮甚是。來朝我送你到崑山。但是你回府後。究竟來不來呢。玉貞答道。一定來。森田當即領到她某私立女校報名。并在近邊賃定了一間統廂樓。然後回到菜館中聚餐。森田在前幾天都裝着假正經。不曾調戲過玉貞。現在只有今天一夕。不得不下手了。打定主意。頻頻勸酒。玉貞喝了七八杯花雕。竟然醉了。森田會過酒鈔。扶着醉人回寓。玉貞醉得人事不知。四肢無力。儘着森田肆意輕薄。等到酒醒。知已經被污。只好嚶嚶哭泣。森田遂用一派花言巧語。來慰藉。那玉貞正在思春期內。且見森田生得面貌俊秀。性格溫存。玉貞的一顆心。又被森田迷得模模糊糊。不知利害。竟答應他要求。兩人同往車站。乘車逕抵崑山下車。森田送到太倉輪船碼頭。叮囑道。明後兩天。我到這裏來候你。不可爽約的啊。玉貞點頭下船。森田就在碼頭近邊。找尋客棧等候。直到第三天。玉貞搭輪船到崑山。森田接着。快活得什麼似的。馬上搭車趕到車站上。劈口就向

玉貞問道。撈得多少。玉貞說道。盡在手提箱裏。你要啓視麼。森因接過鑰匙。開着手提箱。揭蓋諦視。只見有十條蒜條金。兩大束鈔票。一小匣珠鑽首飾。連忙蓋好。買票登車。逕抵上海。馬上到毛全泰租賃全房間傢伙。賃定房子。玉貞次日到校讀書。森因想她偷盜了家中三萬光景金銀珠寶。父母安有不到上海來查問的呢。若然帶着她回轉家鄉。她見我家中一貧如洗。必生後悔。況且我和她並不是愛情結合。由我強制逼上的。只怕她見我窮苦。逃回家中說我拐騙。還是趁早逃吧。打定主意。拿着那隻手提箱。馬上搭火車逃往蘇州。那玉貞放學還家。不見森因和手提箱。急得嚎啕痛哭。竟欲懸樑自盡。虧得二房東嫂嫂來勸阻住了。一面到朱昌盛請秀娟來作伴。却巧父母一起來滬找尋。問明情由。父母究有愛女之心。見她已欲自殺。只好聊加責備。挈之還家。還算不幸中之幸事咧。

女拆白神祕小史

女拆白黨。都以色相爲媒介物。引誘急色兒入彀。她們騙錢的訣門。不外放白鴿。仙人跳。保壽險。做

翻戲。挾詐。騙竊等六種。這都是以色爲餌。誘引男性墮入圈套的老法子。箇中黑幕。早已被人揭破。目下少有人上當了。於是有女拆白四阿姨。異想天開。拋却男子。專在小姐奶奶面上做功夫。滿足她的騙錢慾壑。她本是磨鏡黨中的後起之秀。該黨口跳舞場盛行以來。久已無人過問。黨中份子。有的改作舞女。有的改做莊花淌白。那四阿姨年過花信。自知紅顏老去。難以色相誘引男子。不如師法老洪寓。組織女子俱樂部。專門引誘一班富家婦女。到部中消遣。藉以騙取金錢。比較向男子騙錢。來得容易。打定主意。計算組織一個容雍華貴。諸色全備的俱樂部。最少要有二三千金。自己財力不足。兼之獨木不成林。必先從招尋同志入手。於是留心物色。化費了一月光陰。找到四個同志。同爲發起人。兩個官家姨太。兩個是富家婦女。各人拿出五百元。由四阿姨着手組織。賃屋於法界某路十六號。是一所新造洋房。每月租金三百兩。內分會客室。中西菜間。絲竹室。博奕室。烟室。酒室。尤其是兩間休憩室。格外華麗。銅床錦被。着衣鏡梳粧檯。西式傢生。收拾得纖塵不染。各室中的傢伙。都是向木器店裏租來。并用中西廚司。梳頭娘姨。粗做娘姨。包車汽車。專供接送客人的。并雇一位紅頭阿三看門。每月開支浩大。何從出產呢。全仗發起人招致一班喜歡賭博的太太奶奶。到

部中通宵聚賭抽頭。也有一班不賭的名媛姨太。到俱樂部中吃大菜，弄絲竹消遣。不過要隨意捐助入手費若干。四阿姨招待來賓。面面俱到。遇見愛清潔的婦女。使用花言巧語。勸她們拒絕男子。以爲做女子的被男性當做玩物般戲弄。腹中留下了一塊肉。生產起來。別說痛苦難熬。不幸遇着難產。老命都要送掉。這種活受罪。只有做女子承當。男子只受快樂。不受痛苦。老天生人。太不公平了。故爾我誓守獨身主義。不曾受過生男育女的痛苦。何等快活啊。一班來賓。心想不錯。就此和丈夫日漸疏遠。甚至永久不願同房。未有子女的叫丈夫納妾。有幾個伉儷情深的。丈夫執意要同房。當晚只好答應。次日便到俱樂部去借宿。丈夫若然趕去叫喚。男子攬不招待。即使詳加調查。確爲雄蒼蠅飛不進一個的女子俱樂部。丈夫惟有奈何徒呼。整備納妾。四阿姨對待厭惡男子的女賓。格殷勤招接。和她們訂爲姊妹。加入發起人之列。偶然遇到入不敷出時候。便向各發起人攤派虧耗。財權由她一手經理。收入大半飽入私囊。最盛時代。每月份有二三千金油水哩。後來誘引某巨商的長媳許氏入黨。許氏本和丈夫甚形親熱。自經四阿姨百般誘惑。竟與乃夫反目。變成陌路人相仿。旋經某巨商查得她的祕密。是用同性交歡的方法。勾引婦女。便呈明當局。從嚴取締。這同

性拆白的風氣。方才稍稍的好些。但受害的已不知多少了。

女學生神祕小史

滬西某女校裏女生朱麗貞。忽然被竊一隻金手錶和一隻戒指。於是報告舍監。舍監職責所在。況且這次失竊在百元以上。不得不認真搜查。先與校長商定辦法。取得了許多鑰匙。守到學生上課後。他們倆悄悄地同到學生宿舍裏。翻箱倒籠的搜查每個學生的箱子。鎖的用鑰匙開啓。不鎖的隨手開啓。細細地檢查。有無手錶戒指藏在裏面。搜查了半天。手錶戒指雖沒有找着。却發現了許多女學生的神祕物件。有一個三年級裏女生。才貌兼優。校中推爲校鼎。她的箱子裏有一隻很玲瓏的錦匣。并用小洋鎖鎖着。舍監以爲手錶戒指必在匣子中。就用小鑰匙去鎖開蓋。並不見有手錶戒指。內中都是很美麗東洋信箋和信封。舍監取到手中看了幾頁。都是甜甜蜜蜜的情書。有的是駢四儷六的駢體文。有的是新式標點的白話文。五光十色。琳瑯滿紙。書法絹秀。綴詞富麗。用意懇摯。檢點共有五十二封。校長爲保全她的名譽起見。不加干涉。依舊照式放在玲瓏錦匣中。放在

原處。把箱子鎖好。再搜別隻箱子。忽然又在一個姓卜的女生箱子裏。瞧見了三張半不同樣的青年男子照片。三張是完整的。一張剪去了一半。諒必是兩人合拍後。剪下來互相交換的。照片上都顯着某某愛妹惠存。或某某我妹惠存。還有三封不堪入目的肉麻情書。寫的都是齷齪話。校長到寒假後。知照卜生下。學期不必再來。先把照片情書寄給她的家長。當下找了許久。失物不曾瞧見。却又發現了兩種神祕的東西。是在姓竺的女生箱子裏找出來的。一種是性史性藝等許多新出版的淫書。一種是避孕散快美機等各種女子用的性具。校長勃然大怒。向舍監說。女生箱子裏藏着這種東西。無恥已極。非但攸關本校名譽。並且要引壞全體女生。決定把竺生馬上開除。把這幾件東西。當場燒燬。

姨太太神祕小史

金楚楚本係北地名花。避兵禍南來。初張豔幟於新清和坊。淫業不振。負債達七八千金。後遇某軍閥南來。特加激賞。由是豔名大噪。旋被陳某以三萬金納爲側室。偕往北京。那知楚楚命薄。居住京

師一年有半。陳某的靠山崩頹。青天白日旗插遍中華全境。陳某係軍閥走狗。無路鑽謀官職。只好帶着楚楚來滬作寓公。陳某本非富有。上海居大不易。開支浩大。牀頭金愈耗愈小。陳某大起恐慌。便和楚楚商量善後之計。楚楚扯着螭蟒似納的頸說道。我雖不會點金術。然而初來滬上。負債纍纍。被我略施小計。一節功夫。淨多一萬六千餘金。清償債務後。還多七八千金。陳某笑答道。全仗你賢內助設法彌補。楚楚說道。要我設法。須聽我指揮。不能夠來干涉我的。陳某笑答道。你有如此神通。情願拜倒粧檯。不過你有什么斂錢妙法。不妨先行露佈。楚楚含笑說道。一不做綁匪。二不做盜賊。三不做拐騙。四不做娼妓。至於斂錢妙法。天機不可洩漏。現在未便宣佈。你等着看吧。不過你的器量。要特別放大。陳某唯唯響應。這時陳某手頭尚有數千金。依舊住着高大洋房。不過招了兩家租戶。出入依舊是汽車。不過掉換了一輛廉價福特卡。汽車夫阿三。本是個白相人出身。和一班亂人。大半認識。楚楚就利用他。背着人吩咐他道。主人經濟困難。不得已叫我出馬。遇有機會。做一齣翻戲。但是我一個兒獨木不成林。只好把你當個助手。另外從豐酬勞。現在派你到各大旅社。各家堂子裏去打聽。有無手段闊綽的客人。有則認清面貌。查明姓名。速來報我。阿三惟命是聽。馬上先

往各大旅館。向熟識的茶房探問得近西八十號裏住着一個闊少。叫做周子青。原籍河南。專誠來滬作狹邪游。性嗜賭博。文武皆來。且喜買馬票。阿三探聽明白。回去報告姨太太。楚楚說道。既有這一個目的物。豈容輕輕放過。這幾天江灣正在跑馬。你去托車行裏的車夫。打合他明天到江灣去看跑馬。阿三連忙再到近西。探得子青常坐某行裏的汽車。由錢阿二駕駛的。阿三正想去找阿二。只聽汽笛嗚嗚。連忙走出旅館。恰巧子青從車中走出。開車的正是阿二。阿三就叫應阿二哥。這位客人。是不是周子青呢。阿二答道。是的。你怎麼叫得出他姓名。而不認得他面貌的呢。阿三不便直告。就誑答道。他是我們大姨太的點大蠟燭恩客。特地叫我來轉托你。明天打合他到江灣去。我們姨太太在跑馬廳候他。不過你不要吐露口風。阿二答道。本則他明天要到江灣去。叫我十二點開車到此候他。阿三就道別而歸。直告楚楚。當晚無話。次日楚楚修飾得花朵兒似的。懷藏賭本。坐汽車逕往江灣。行至中途。却巧遇見子青坐汽車從斜刺裏衝出。阿三連忙迴頭向楚楚說道。前面車中的少年。就是周子青。說着緊緊跟隨。直到跑馬廳停車。楚楚走下車來。正和子青打個照面。就把媚眼送情。盈盈一笑。子青原是登徒好色子。見這少婦子身從車中走出。就緊隨在後。同到獨贏票間買

票。便借端和他接談。問他買熱門好呢還是冷門好。又問那一號是名駒。子青笑答道。我也是門外漢。至於冷門熱門。門開二分半。碰運氣冷門跑出。可獲三四十倍的利益。楚楚媚眼微錫的說道。你的額角上亮晶晶。正值鴻運當頭。我惟靠你的福氣。打公司購買好麼。子青和她並肩立着。正被她的粉香衣香。薰得心旌搖搖。聽得打公司三字。來得正好。連忙接過楚楚的鈔票。自己也拿出一捲分做兩次購買。那知買馬票這件事。有心要獲勝。偏偏連遭失敗。隨意購買。整備輸錢。却巧會冷門跑出。大獲勝利。這時子青巴巴的希望獲勝。無如兩次均歸失敗。楚楚說道。這個玩意兒。不是你我討得便宜的。和你回到大西洋聚餐去吧。子青一邊答應。一邊跟着楚楚。到跑馬廳門口。阿三已開着車門。在那裏招呼道。姨太太車子在這裏。楚楚便向子青說道。和你同車回去吧。免得一個兒坐在車中很寂寞的。子青受寵若驚。含笑點頭答應。一邊移步登車。一邊向車夫阿二說道。我回去咧。你另行搭客吧。說着。汽車已風馳電掣似的回到大西洋門前停住。兩人下車登樓。聚菜點餐。楚楚有搭沒搭的詢問子青。耽擱在那裏。這幾天作何消遣。子青答道。暫寓近西。這幾天非嫖即賭。昨晚在十八號輪盤賭窟中。輸去一萬多哩。楚楚說道。那東西門數太多。搖灘只有四門。尙且押不着。

你想到三十六門中去撈一門，簡直比登天爲難。還是和你到祕密牌九總會中去返本吧。你對於牌九的死活門看得懂麼。子青答道。我很喜歡賭牌九。不過據人說。上海賭牌九弊端百出。極易上當的。楚楚答道。這也不能一語抹煞。像我賭的地方。都是公子哥兒。太太小姐。賭着很公氣的。子青聽得心頭熱顫顫。便道。馬上和你打公司去推莊好麼。楚楚答道。那裏並不是總會。不是天天在那裏聚賭的。明天我去約他們邀齊了賭客。你於晚上九十點鐘等在近西。我來找你同去。子青唯唯諾諾。霍地笑吟吟說道。今晚請到我寓所談談好麼。楚楚答道。和你萍水相逢。就到此聚餐。已越常軌。若然同你到近西去。有車夫瞧着。豈不要背後談論麼。且到明晚。我把阿三打發回家。那末才可以自由行動。子青已躍躍欲試。豈肯輕輕放過。便披着嘴兒說道。你枉爲是個姨太。怎麼不會掉槍花的。我來教導你。只消對車夫說。要到近西去開房間洗澡。叫他隔三個鐘頭來接你。楚楚心想。要騙他的巨金。不得不將肉身佈施。當下就笑答道。和我破題兒第一遭見面。竟好似舊相識。強逼我到旅館去。不怕我做就仙人跳。敲你的竹槓麼。子青笑道。你是大家姨太。怎會幹這種巴戲呢。這當兒却巧阿三走來。子青就向他說道。你們姨太太要到近西去洗澡。叫你十二點來接地。邊說邊

摸出一紙五元票遞過。阿三含笑謝而去。楚楚指着子青說道。急色兒極態畢露。阿要難爲情。便一同步行至近西。走到房間裏。子青就把司匹靈推閉。兩人等在房間裏隔了兩個鐘頭光景。方纔撥電鈴。吩咐茶房整備浴水浴衣。楚楚逕往浴室中去洗澡。當晚直到十二點鐘。方才坐車回去。告知陳某。今朝覓到一個瘟生。整備明晚做翻戲。如是這般。不怕他不上鉤。不過要預備十幾個賭客。男女各半。許他們從豐酬勞。你有弄處麼。陳某答道容易。只消到間壁麻雀小總會裏去邀請。商量既定。略事休息。次日清早起身。忙着收拾客室。叫阿三去買了籌碼。以備分給各賭客作賭本。陳某先往麻雀總會接洽。自然盡表同情。安排停當。楚楚坐車往近西。和子青在房間裏打諢了一回。方才同坐而歸。在子青面前詐稱是祕密總會。闖然入室。已有十幾個賭客在那裏推牌九。推莊的就是陳某。楚楚假意和他點頭招呼。一面叫兩個小注押客讓座位。楚楚一邊和子青並肩坐下。一邊叫阿三到賬房裏開兩盤碼子。總會中慣例如此。每盤碼子最少五百元。多至五萬元。當下阿三捧出兩小盤碼子。分作紅黃藍白四色。楚楚自取一盤。把一盤遞給子青道。你拿去下注。停回子到賬房中結算好了。子青唯唯答應。拿起紅片諦視。寫着五百元。黃色的一百元。藍色的五十元。白色的

十元。共計五千元。並不爲奇。只管拿着片子下注。不過一回。贏得三千元。原來陳某和楚楚都不是牌九司務。就不過在竹牌橫頭染了些污點。須憑骰子分門。莊家不能作弊。連推三方爛污牌九。輸出籌碼一萬元。一般賭客雖然不作數。子青贏的却不能不作數的。楚楚連忙把脚尖踢動陳某。叫他不要做莊了。陳某就說道。手氣不好。不推莊了。說着。離座起立。楚楚把竹牌擄到面前。向子青說道。和你打公司做莊好麼。子青就把三千碼子授她道。算數。拿三千資本去。楚楚道。你是大賭客我是小主顧。這裏推莊有幾萬金輸贏哪。我只要得三分。你得七分好麼。子青答道。放胆推出去。多少我來便了。於是楚楚慢條廝理的搜牌推莊。陳某與她對面而坐。順着燈光。牌上的污點一目了然。故意緩緩下注。守到骰子擲定後。大牌在那一門。他已瞧清。然後下孤注。十次要贏七八次。楚楚假意催他押得早些。陳某說道。我若是牌九司務。推莊也不會輸了。押快押慢不成問題的。子青攪言道。儘他們押好了。何用嚕嚇。楚楚就此擲色後。不就拍牌。陳某連下巨注。俱獲勝利。莊家也連拿三次。整整四盤碼子。輸得精光。心想。過分輸多了。只怕子青疑心。故爾把牌一擲。立起身來說道。專拍整十。不推了。陳某檢點籌碼。淨贏一萬。也就立起身來。覓到賬房中。假作兌換了現款。興匆匆出前

門進後門。躲在房間裏守候。各賭客也絡續散去。楚楚和子青結算。輸出二萬。子青該拿出一萬四千元。贏過三千。輸出一萬一千元。就取出中國銀行支票簿。寫一紙支票授給阿三。繳到賬房中。楚楚卽和子青移步出門。阿二早已把汽車開來。於是兩人驅車同作大千世界游。子青遇着了翻戲。茫然不知。逛了一回遊戲場。又邀楚楚到近西去。楚楚說道。你是闊少。輸出一萬八千狀如九牛之拔一毛。在我輸去六千。已覺努力。沒有興致奉陪你了。子青笑道。任你到了近西。快活得興高彩烈。老實告訴你。我家中催歸符迭至。明天不走。後天一準動身。我們倆既然有緣相遇。該不該再歡敘一次呢。楚楚被逼不過。只好同往近西。直到鐘鳴一下。方才回轉陳公館。手指上已帶着一枚巨鑽戒指。是子青贈給她的。

花會大王神祕小史

上海赫赫有名的花會大王。渾名叫做闊嘴吧。已於前年重九日被閻羅天子邀去了。他一生的神祕小史。很有記錄的價值。大王籍隸川沙。世居北龔家路樂家宅。大王嘴吧奇闊。寬度約摸有二三

寸。所以少時在鄉間。就有闊嘴吧的渾名。年纔二十。卽來滬習業。旋與二十年前開設馬車行的陶某合資經營。兩人都很精明強幹。陶則始終其事。經營車行成小富翁。那大王因憎厭車行中無大出息。隔不多時。卽改業花會。陶初時尚勸他莫幹這滑頭賭業。上海何事不可爲。像你交友衆多。手段靈活。改營正當事業。發財是很容易的。大王答稱。就爲想發財。纔幹這滑頭事業。常言道。行行出狀元。事在人爲。不論什麼事。只要認真去幹。能夠得到一部分人的信用。發財易如反手。陶見勸他不住。只好疏而遠之。這時候的花會。都是秘密地設立。輸贏甚小。無錢安排。常常被官廳嚴禁停止。自大王在華界某某廟設立總筒以來。一邊派人四出招徠賭客。一邊向差役書辦用金錢運動。論定每月報效若干金。遂得堂皇開筒。無如相距租界過遠。賭客不甚發達。大王便在租界中附設聽筒。一方面購備快馬車。接送賭客到總筒。上看開筒。并親手訂定總筒應守規則二十四條。賭客贏了巨款。非但分文不少。並用快馬車護送。由此信用大著。門庭若市。大王本屬清安道中的前輩。徒弟約有二三千。都在總筒上照料。一班賭客皆安樂無驚。大王竟因此積資數十萬。方期享福逍遙。不料老天不允。忽患膨脹病。日請中西名醫診治。皆無效驗。竟與世長別了。據云大王在病劇時。請

私巫看香頭。卽告大王妻。謂病人身上有數千怨鬼附着索命。無藥可救。無法可驅。替他整備後事吧。此等雖屬迷信話。不足取信。那大王竟於是日畢命。遺下銀子雖多。可惜沒有兒子。螟蛉一子。年僅兩歲。就算能夠撫養成人。也不是自己的親骨肉。所以大王臨死前一日。特立一遺囑。書明所有遺產。盡歸其妻存案保存。常言說。死後空手見閻王。這句話可以當作大王的挽詩用了。

大賭窟神祕小史

從前上海搖攤大賭窟。首屈一指的。當推三百念號。位置所在。未曾調查確實。恕不宣佈。據個中賭客說。是一所大洋房。有頭門二門三門的區分。若沒有熟客引領。不得擅入。窟內裝設電話。備有汽車。專司接送。一般的賭客先以電話通知。叫他們開汽車到某處接客。汽車一霎時卽到。載客至三百念號前。例不叩門。只消按喇叭兩聲。馬上有人啓門而出。向客仔細打量。認得是熟客。始導引入二門。倘然是面不相識的生客。便推說你們弄錯了。這裏是某大人的公館。說罷。一溜煙向內逃去。倘使熟客坐着自備的汽車抵門前。也照樣按喇叭兩聲。卽有強烈燈光直射到汽車中。大門上有

碗大一個啓閉洞。有俄人專司在洞內窺伺。認出是探捕。他卽手捺報警機鈕。賭場中能夠一霎時將賭具收拾乾淨。若是賭客。強烈燈先便收熄。客抵門。用二指彈門三四下。門卽呀然開啓。客得從容入室。經過二門三門。雖有守門人。不加干涉。但將你面貌諦視。若是形迹可疑的生客。便攔阻不許入內。惟熟客方得安抵內部。彷彿置身天堂。女招待。男茶房。服伺的周到。有非言語可以形容得盡的。雅片。點心。中菜。西菜。香煙。水菓。無物不備。惟價值昂貴異常。據云該賭窟由西人粵人合辦。耗去一百廿萬元資本。方得部署一切。洵足驚人。個中賭客。首推朱氏弟兄。與袁家昆仲。一日朱到場。恰巧顯攤後第一寶做輸贏。例無折扣。以一配三。他卽以莊票一紙押作孤注。押在二門上。一揭而中。做手取起莊票諦視。嚇得他目瞪口呆。原來是七萬元的卽期票。應配出廿一萬元。朱不再下注。頭家卽來告語道。更深夜靜。攜此巨款回府。恐有妨礙。來朝派人送到公館裏好麼。老四含笑答道。大老闆担任。就是二千一百萬。我也信得你的。再會了。說罷。匆匆而去。次日賭窟中派四俄人以汽車送款至朱公館。不缺分文。由是三百念號的信用益著。富豪賭客趨之若鶩。不過場主已定有限制。每一孤注。以五千元爲度。不得再多。每晚自九時開灘。賭至五時爲止。賭客總是滿坑滿谷。比較

某某路五號。某某馬路某某發公司。堂皇得多咧。

小客棧神祕小史

來到上海的旅客不論探親訪友。謀事遊玩。免不了要暫投客棧歇宿。但是上海客棧多得滿坑滿谷。大別之分上中下三等。凡屬達官顯宦。政客巨商。富翁等。當然投最上等的大客棧安歇。不過費用很大。以外絕無問題發生。至於中等客棧。那就說不定沒有問題了。若是信用卓著。營業發達的老店。固屬穩當可靠。遇到營業清淡的新店。那就靠不住了。像五馬路有一家開得不多幾年的中等客棧。有倪姓客攜眷自宜興來滬。由接客夥計引到該客棧下榻。倪客行李甚簡。隨身只有一隻手提篋。中藏衣服數件外。尚有現鈔四百五十元。及滬地銀行存摺一扣。計存銀一千六百元。倪客爲謀完全起見。看定房間後。即將鈔票存摺一併交賬房代爲保管。這也是滬上旅館的通例。那知賬房竟藉口賬房裏人口雜。時常失去物件。殊難負責保管。還是放在房間裏謹慎。倪客不得已帶回房間。仍藏諸手提篋中。每逢挈眷出外游玩。房門緊鎖。鑰匙藏在倪客身邊。以爲高枕無憂。那

知隔了幾天打算到老介福去剪衣料。啓篋取款。四百五十元鈔票。盡行不翼而飛。只贖一扣存摺和幾件衣服。倪客惶急萬狀。亟往賬房中責問。司賬非但不認錯。反用嚴辭呵斥。謂鈔洋既不會交到賬房裏。當然不負責任。倪客無可如何。只好自認晦氣罷了。

小客棧宿費低廉。一般內地商人到上海來進貨。爲節省川資起見。都投小客棧寄宿。若然人數多。身邊銀錢不多。不妨投宿小客棧。若是身藏數百金的孤客。絕對不宜投居小客棧。爲什麼呢。就爲這類客棧。是一班三光碼子。吃白食流氓等的大本營。倘然誤入了他們的圈套。爲患非淺。有個泗涇商客奚姓。到滬時初寓萬安棧。很爲平安。後來因開支太鉅。遷入寶善街某小客棧居住。每夜宿費只需兩三角小洋。不過房間內共設三榻。每天到下半夜。總有三光碼子來合房間同住。隔了三夜。奚客忽然失去一隻小提箱。內有銀洋六十元。當然要向棧主責問追究。初尙假作驚慌。安慰客人。允爲查究。後來竟不理。奚客惟有自認悔氣懊喪而歸。還有一個王姓商客。住居法租界某小客棧裏。年紀約摸二十三四歲。孤身包着一間單客房間。每夜只要兩角小洋。有一天半夜裏。王姓客正擬脫衣睡覺。忽然一個妖妖嬈嬈的女郎。推門而入。自稱是棧主的女兒。因爲日間在這裏做針

線。有一方手帕放在榻上的。先生你瞧見沒有。邊說邊在王姓客腳邊找尋到頭邊。媚眼微錫。向王姓客盈盈一笑。王爲所動。一時色胆如天。竟不顧利害。強抱求歡。臨別訂約明晚準時復來。就此明去暗來約摸兩個星期。忽然女郎絕足不至。王知有異。亟啓行李箱檢視。銀洋鈔票。盡歸烏有。便向一個男相幫詢問。你們棧主有無女兒小妾的。男子答稱沒有的。王姓客又問。前幾天常常半夜裏到我房間來的女郎是誰呢。男子假意失驚道。是你的相好。我們不便攔阻。怎麼你倒來問我是誰呢。王姓客固知是他們佈就的圈套。但是既無證據。又無證人。怎好和棧主辦交涉。只好自認悔氣。挈行李算清房金回家去。此所謂惜小費失大財。那個女子究從何來。他終不得而知。實則棧主見他行箱裏有二百多金。特地和一個常到他棧裏賣淫的私娼。商定用着迷魂陣。乘機竊取銀洋。兩人各半均分。私娼回家藏躲一兩天。等到客人走了。仍舊幹她的賣淫生活。小客棧裏黑幕重重。這兩樁不過舉例罷了。

薦頭店神祕小

上海租界上的薦頭店。多得觸目皆是。而且家家店裏。老老少少的鄉下婦女。都坐得像羅漢堂相似。等在那裏食宿十天半月。也屬常事。當此米珠薪桂。叫一班薦頭店裏的老闆。單靠介紹雇傭。在工錢上扣得二分回用。那裏夠開銷呢。於是想出種種神秘不可思議的方法來。教唆受雇後的娘姨大姐。暗地裏施行偷盜拐騙拉馬等種種怪劇。他則坐地分贓拿小路上來的糧食。供給這班坐食待雇的鄉下人。十家荐頭店。却有九家靠此維持生活的。還有兩種荐頭店。一是拐匪的大本營。密地與各碼頭的拐匪通聲氣。把各地拐來的男女孩子。寄頓在他店裏。供養非常周到。年輕的孩子們。大都得着好處便安身。供養幾個月。把家裏父母置之度外。店主婦就把他們認乾兒義女。然後待價而沽。貌美的女孩子賣給堂子裏。男孩子賣給唱戲的。或是賣人做兒子。也有在內地拐了人口。暫時寄頓在他們樓上。等候輪船出口。運往哈爾濱等處售賣。有的荐頭店兼做賣婆。遇到稍有姿色的鄉姑娘到她店裏。有意不引你上生意。挨延幾十天。設法誘惑了你的心。然後替你撮合。做人家的偏房側室。身價飽入他的腰包裏。若然父母來追問。有的推說幫人家。有的嫁得好的。引着去見面。鄉下人之見女兒穿得花團錦簇。快活得什麼似的。非但不和他起交涉。反爾懇切向他

道謝咧。最陰險的。當推暗地裏與盜匪相通的荐頭店。連帶所介紹的男女傭人都瞞在鼓裏。受雇後偶然到他店裏去探望。店主就像關亡般探口氣似的。詢問東家手頭有多少花頭。現銀珍寶放在銀行裏還是房間裏的。探聽明確了。然後秘密地告知盜匪。挨延幾天即去搶劫。直入藏銀所在。搜劫一空。失主只疑是熟人。萬不料是傭人們間接放風的。從前愛文義路有一家姓趙的老薦頭店。店主是個寡婦。膝下只有一子。名叫大金。不務正業。終年合着流氓在外打野鷄。又麻雀。老娘的薄薄積蓄。被他逼去揮霍乾淨。還借着許多印子錢。無法清償。於是飢寒起盜心。竟與盜匪爲伍。有一次大金等在家裏探線頭。向一個小大姐。探悉她所幫的朱公館裏。有價值萬金的珠鑽首飾。主人是開設錢莊的。所以常有現金藏在房間裏。大金探問明確。就於晚間糾黨行劫。匪黨叫大金在外把風。免得被小大姐認出本來面目。大金恐防他們搶了珠鑽不分給他。不願意把風。首先執着手鎗。闖然直入。初時把呢帽罩沒了半個面孔。小大姐不會看出破綻。不料一時找尋不到藏銀所在。大金纔指着小大姐。由同黨用恐嚇手段逼她直說。小大姐嚇得屁滾尿流。就把藏銀所說出。被盜匪搶劫一空。事後失主報告捕房。聲明是小大姐劃的線頭。包探來踏勘一周。把小大姐帶回捕

房審訊，她就早已認出大金的面貌。就照實供明。於是把大金捉將官裏去。初尙抵賴。後來受刑不起。方纔和盤托出的供認，盜黨一起被捕。訊明定罪。還有北浙江路朱公館裏的九姨太。原是紅信人出身。朱公子化三萬金納爲第九姨太。藏在小公館裏。無如公子姨太多。每月只到九姨太跟宿五六夜。已經算是寵愛極了。那九姨太年屆妙齡。那裏過得慣這種孤眠長夜。於是旁晚閒立門前招蜂引蝶。深夜則往舞台月樓中觀劇消遣。旋與姓何的武老生結不解緣。常以旅館作陽台。春光未曾漏洩。九姨太不改常態。每當夕陽西下。仍舊佇立門前。旋被一白相人叫做錢三的看上了眼。以金錢運動她的車夫。托她拉馬。車夫嚴辭拒絕。推說朱公子曉得了。不是耍的。實在不是怕公子。却是怕何某。錢三仍不死心。只是等在公館左右打磨旋。被周記薦頭店裏娘娘看出破綻。先和錢三打招呼。錢三心想來得正好。便常常到薦頭店裏去打譚。廝混熟了。纔托店主婦拉馬。錢三生就是個小白臉。衣服華貴。手段闊綽。不惜用重金運動。竟作入幕之賓。好得朱公子難得到來。儘管鎮日價等在那裏。就此九姨太得新忘舊。纏足不到舞台月樓中。何某只道被公子管束住了。不能出來。便遣案目金生借着招徠生意爲名。登門密探。去了三次。次次遇着錢三。而且金生是認得他的。

回去就向何某照實報告。何某聞言。就帶着十幾個會武藝的打手。趕到朱公館門前。守候錢三。一邊打電話給朱公子。推說九姨太忽患急痧。請速來寓。朱公子信以為真。馬上坐汽車趕來。虧得錢三出後門逃得快。未得被公子瞧見。不料被何某從斜刺裏躡出。揪住了拳足交加。攢毆一頓。虧得有巡捕趕來。何某等方才四散奔逃。錢三由巡捕車送醫院調治。一個月才得病愈出院。這都是薦頭店裏弄出來的怪劇。

恐嚇黨神祕小史

上海為匪類逋逃藪。除綁票匪。青紅幫。盜賊。拐子。扒兒手以外。還有一種恐嚇黨。專以投遞匿名恫嚇信。為敲詐金錢的不二訣門。一般富翁巨賈。接到此類柬信。只道是綁匪哀的美敦書。都嚇得坐臥不安。有的報捕房請求保護。有的僱用鏢客。以資護衛。久而久之。毫無動靜。弄得一班富翁巨賈。都莫名其妙。後來小康之家。和借債度日的人。也接到恫嚇信。益發令人如墮五里霧中。實則綁匪的恫嚇信。都在被綁以內。由肉票親筆書寫。催促家屬備款若干取贖。否則恐被他們撕票云云。與

此類無的放矢的截然兩途。直到現在。這個悶葫蘆方纔揭破。原來另有一種恫嚇黨。專事投寄恫嚇信的。這類都是無業游民做綁匪強盜。力不能勝。於是窮極計生。三五成羣。專書恫嚇信寄遞。他們是查了電話號碼。書寫門牌姓名郵寄。有一位余君。正窘困的時候。不意由郵局寄到一嚇詐信。函末署名朱振索借五十元。詞多恫嚇。約於夜間用紙包裹鈔洋。送往大通路鴻祥里。塞在竹籬縫內。並於竹籬對面牆壁上。粘一條紅紙。墨書勒令兩字爲標記。余君一笑置之。隔了兩日。又接到兩信。措詞與前信相同。余君遂報告新聞捕房。捕房中人云。近來此類案件多得很。接信人有貧有富。似係翻閱電話簿寄發的。屆期當派探掩捕。那知如期前往無所獲。而余君又接一信。則已減少所索至三十元。余君又往報捕。仍未捕獲。直到十一月十七日。老閘捕房爲許君屏接得恐嚇信報案。捕到揚州人趙宏年。在他身上搜出信函多封。語氣字跡都與余君報案信相同。列入告訴人名單的。還有鄭某李某等許多人呢。

恐嚇黨不僅趙宏年一個。份子複雜。莫可究詰。還有一種人面獸心之徒。串黨訛詐他的店主。浙人張某性狡猾。工拍馬。得識巨商某公。日往獻媚。滿口法律名詞。自詡爲法學家。某公信以爲真。聘爲

某公司交際員。月薪四十元。旋又派往北平辦交涉。僥幸獲勝而歸。某公益加相用。那知生性刁詐。不可改易。他見某公凡遇交涉事。必與之商量對付。以爲大好機會。正可藉此詐他一筆巨款。打定主意。背人寫就一封恫嚇信。約他備款五萬。某日午後三時。送至靜安寺前。與手持雨傘者。送款人。也須以雨傘爲標記。函未書明。若然報捕掩捕。或則置之不理。當用大炸彈奉敬。將你的公館炸爲平地。莫謂言之不預云云。命一個姓鄭的同黨去幹。不料事主竟置之不理。姓鄭的在靜安寺前白等了幾天。回去和他祕密商量。姓張的道。一不做。二不休。隔三天給個炸彈給他吃。現在你再寫一封恐嚇信去。限他速照前函繳款。亦然杳無回音。等到第三天。他果然拿出一枚炸彈。授給姓鄭的道。此彈炸力甚大。你迅速向門內擲去。手法要快速。守到黃昏。兩人一同驅車前往。張昂然直入公館。與某公有搭沒搭的談天。梅度在公館門前打了幾個來回。守到看門巡捕入內進晚餐。四顧無人。他就取出炸彈。砰然一響。姓張的聽得一聲巨響。假意失驚道。門口什麼聲音。某公就命茶房去查看。一剎那走來說道。流氓用炸彈。自己炸死了自己。橫倒在門口。某公卽叫看門巡捕去施救。把姓鄭的扶起。悠悠甦醒。叫一聲痛死我了。左手五指已炸去半截。血肉模糊。在那裏流血。巡捕使將

他送至捕房。治了應得的罪名。

滑頭瞎子神祕小史

有偉人黃君及他夫人鄭氏。均屬飽受新學問的新人物。舊式的宗教和迷信。一律打倒無餘。不料
尷尬人却巧生了尷尬病。黃夫人忽患流火症。亟延名醫診治。誤認爲喉痧。即以治喉痧藥水替她
注射。藥性向上昇提。以致流火上攻。隔不多時。黃夫人的上半身忽然腫脹。頸粗若柱。頭大若斗。黃
君所交多德醫。卽送夫人至某德醫院請德友爲夫人診治。都束手無策。斷定爲必死症。那黃夫人
奄臥頭等病房中時作嚙語。看護婦等莫不掩口匿笑。忽黃夫人要吃西瓜。西醫阻止不能食。黃君
謂不食瓜並無告痊之望。何必重違病人意。使她動火呢。黃君遂買一瓜。給他夫人一頓食盡。又作
嚙語。自稱魂靈遺落在晝錦里對面永巷中。速去覓來。遲則吾身要潰爛了。黃君雖則破除迷信。判
此也弄得無法可施。只好命妻弟坐汽車趕往目的地。低聲三呼阿姊歸來吧。然後回車返醫院。病
者依然如前胡說亂道。旋有胡某向黃君告語。謂此係邪病。非醫藥所能治。宜請某馬路的某瞎子

禳解。或能告痊。黃君初固不信。經親友竭力慫恿。方遣人往某寓請卜。瞎子問明姓名住址及病狀。即至鬼谷師神像前焚香稽首。手持課筒占卜三次。然後向來人說道。病人犯的是邪病。有前世冤鬼附身。請醫服藥。無能爲力。可將我這兩道神符帶去。一道置放在病人枕下。一道化灰。用溫開水送服。管叫冤鬼退避。病人告痊。下個禮拜到這裏來做三天消災功德。代價臨時面議。使者持符回醫院。把瞎子的瞎說瞎話。向黃君轉述一遍。如法泡製。一符置病人睡枕下。一符焚化于開水中。給病人吞服。以爲斷然不會有效的。那知理想竟與事實相反。病人吞符後安睡一夜。等到次晨一覺醒來。神志漸清。不復再作囁語。就此腫脹漸漸地退盡。精神漸漸地復原。隔不多日。竟然出院。坐車回府。聞者莫不咄咄稱奇。黃君到此地步。也不能不佩服某瞎子的神符靈驗。不能不到他家裏去破例做功德了。這個不可思議的神祕。說他是假符籙騙人。明明病人諸醫束手。經他兩道神符的能力。纔得迅速告痊。事實具在。怎能說他是滑頭騙人呢。究竟個中真相如何。却是一個西瓜的效力。

小菜場神祕小史

上海地方。刁詐騙錢的事情。無奇不有。東有恆路小菜場附近。有個本地口音的婦人。年紀約摸三四十歲。手裏提着一隻竹籃子。籃子裏放着少許新鮮海白蝦。坐在水門汀上。哭得和淚人兒相似。時在上午九點鐘光景。一班小商店裏老闆娘娘。小公館裏的娘姨大姐。剛正上市購飯菜。瞧着她坐在那裏啼啼哭哭。不約而同的都止步觀看。還有一班吃飽自己飯。喜管他人事的過路人。也都圍繞着她。嘴快的向她問道。你爲什麼坐在這裏啼哭呢。她就淚痕滿面的答道。我是靠着賣魚腥蝦蟹爲生活的。這幾天生意不旺。本錢愈弄愈少。今天碰着一個飯司務向我買二斤蝦。他摸出一塊錢來叫我找錢。并說洋細兩面有圖章。是頂括括的如意板好銀圓。我信以爲真。我找給他一百六十枚銅元。不料我拿這塊錢到米舖子裏去糴飯米。米店夥友對我說。這塊是銅洋鈔用不來的。向我調換一塊。叫我那裏調得出呢。只好退到這裏。想起一家老少六七口。巴巴的等我糴米回去煮飯果腹。那末只好大家挨餓。幾位先生和娘娘們可肯做個好事。拚湊一塊錢給我去糴米嗎。說

罷。重又嚎啕大哭個不住。常言道。「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過路人看她哭得可憐。或給以銅元。或給以銀毫。她見目的已達。方纔止哭。取銀毫數銅元。約摸有五六千文。就到米舖子裏去糴米。有好事者釘梢遠望。見她初以銀毫銅元給店夥。因爲貼水太大。她不願受此損失。從身邊摸出兩隻大洋來糴米。好事者方知她是個哀憐黨。騙取幾塊錢。靠此養家餬口。不過地方常常更換的。所以見者都信以爲真。

滬語淺釋

上海土語。不獨與他省大異。卽與鄰近之處。亦微有不同。自開爲商埠後。寧波工商界中人。來滬者多。有左右滬市之力。而蘇州距滬甚近。接觸尤易。且上等妓女多蘇產。皆操蘇白。清脆可聽。龔定庵所謂悔不十年吳語者。可表蘇州話之價值矣。以此之故。寧波及蘇州之士語。別具偉大之勢力。滬人習聞已久。遂不覺於詞氣之間。攙入該兩處之士語。故今日已難聞純粹之滬語。茲姑就此種混合語言。爲中下社會所習用者。略爲標舉。加以淺釋。或亦游滬者所欲知也。

着底。：猶言是人品格極低下也。

接生。：生讀如三。蘇俗於人死後。有煞氣。必延僧道唸經以消煞氣。亦略含罵人之意。一說爲接告。

罵山門。：卽罵人也。

阿母洗屁。：原寧波人罵人之詞。

殺千刀。：言其人應殺以千刀。罵人最毒之語。

殺坏。：意與上同。

豬頭三。：成語爲豬頭三牲。牲與生同。特藏一生字。言其人非老於上海者。略帶譏諷之意。

阿土生。：言其土氣太重。見識不廣之意。

壽頭碼子。：讀如摩。罵人不能察言觀色。乃蠢物之意。一說壽頭者。豬頭也。以豬頭形肖一壽字故云。

壽頭。：解與上同。

壽頭壽腦。：解同上。

曲辮子。：其人髮辮尙灣曲。太不漂亮之意。

瘟生。：言不知已受人欺。猶遭瘟疫而死之人也。

拆梢。：脅迫取財也。

茶會。：有交涉卽到茶樓。會集流氓。爲之判斷。

癩三。：癩讀必。卽小竊也。衣癩。囊癩。腹癩。謂之癩三。

八開。：小洋一角也。

板面孔。：言以怒容相向。表示決裂之意。

小開。：店主之兒子也。

白相。：言玩耍也。有弄白相好白相之語。

本家。：妓院之搗母也。

拆白黨。：一說拆係擦之訛。言本係劣銅。擦之使白以欺人也。現此黨已滿坑滿谷。專以勾引有財之婦女爲事。

釘梢。追逐人後有所偵察也。

胡調。終日游戲專事揮霍。不顧生業也。胡猶胡說胡鬧之胡。

烏司。跟妓女奏胡琴之人也。

至於阿木林係訾罵生客之語。剛擺度爲洋行執事之稱。則皆譯自外國名詞也。

游民切口索隱

上海爲五方雜處萬惡薈萃之區。故良莠不一。黑幕軍重。身處其間。不啻在五里霧中。荆棘叢裏。中有多數游民。平日毫無職業。專事遊蕩。其所經營者。惟千方百計。設陷阱人。且橫行無忌。無惡不作。以上海隅計之。不下萬餘人之衆。茲將編者所知若輩之隱語。一一揭出。以供閱者。

牽牽看 探聽敵人之消息。皆曰牽牽看。又曰摸摸看。

聲音邱 互相傾軋而說壞話。謂之聲音邱。

櫻桃尖 說話尖利。專以口齒勝人者。謂之櫻桃尖。

櫻桃割短 此事可不必再說。謂之櫻桃割短。又曰免攤。

攤櫻桃 事須講理。謂之攤櫻桃。或簡言曰攤。

跌罪牢 犯罪入獄。因而吃官司者。謂之跌罪牢。

到香港 如吃外國官司。而坐西牢者。謂之到香港。

裏入落 既入牢內吃官司。謂之裏入落。

調巡 凡捕房中之巡警。皆謂之調巡。又曰本圈麻子。如看守牢獄之巡警。即目之裏入落調巡。及

裏入落本圈麻子。

高檯 茶會曰高檯。又曰蟠桃。

底老 若輩所收之門生。即俗稱徒弟。皆曰底老。

底勃 如賭博及爲其他諸事。須備本錢者。謂之底勃。又曰底把。

家門 如外人欲加入其團體者。謂之家門。

拈老 即軋人之謂。

照相 如出外看朋友及弟兄們。皆謂之照相。

開碼頭 卽出門往他處之謂。

擺路頭 如捕房中之包打聽。及暗差巡查等。皆謂之擺路頭。

任浪失風 如若輩在拆梢硬爬。橫行強索時。忽爲本圈麻子捉將官裏去。卽謂之任浪失風。

曉揚 所事情。因受種種妨礙而不成者。謂之曉揚。

溜奔 如身犯大禍。而實行三十六着之上策者。謂之溜奔。又曰扯。如走開則曰出鬆。經人放走者。謂之脫梢。

臭盤 如一犯而再犯者。謂之臭盤。

辦租界 如屢次過犯。而逐出租界者。謂之辦租界。

拔苗頭 觀看風雲起色。謂之拔苗頭。

紮紮 彼此照應。互相幫助。謂之紮紮。

接頭 事之須打招呼（卽說明）者。謂之接頭。

郎德山 諸事不管。謂之郎德山。

放生意 做成圈套。設計害人者。謂之放生意。

拉排頭 招尋主顧。謂之拉排頭。

失風 如做事敗露。及被人破獲者。均爲之失風。

撕皮子 互相歐打。撕破衣服。謂之撕皮子。

浪聲 不入耳之言。謂之浪聲。又曰開花。

洋哥 阿木林阿土生。及壽頭麻子等。若輩皆謂之洋哥。

老毛 外國巡警。謂之老毛。

外國卵子 租界巡警棍。謂之外國卵子。

阿朗 銀洋。謂之阿朗。

小立司馬 小銀元。謂之小立司馬。

吃官司 當質衣服。謂之吃官司。

蹺脚 押當。謂之蹺脚。

紅紅面孔 卽吃酒。

窰 寓處謂之窰。雉妓謂之跳窰。

桃園 衣衫襤褸，謂之桃園。

貼血 短衫謂之貼血。又曰霍血。

叉兒 褲子謂之叉兒。如半截短褲，則謂之小叉兒。

叉進去 入內謂之叉進去。

擺清 天雨謂之擺清。

識相 知趣謂之識相。

牽糊猴 吊賊謂之牽糊猴。

帶金釧臂 帶手拷，謂之帶金釧臂。

高風子 典當謂之高風子。

放砲 互相打架。謂之放砲。

同餐兄弟 如欲與某亂人握手交好。連合數人。各壽以阿朗一元。謂之同餐兄弟。

拷子 婦女所帶之金釧。謂之拷子。

上海方言。唐行以南。與華亭相似。趙屯以西。類崑山。吳三以北。類嘉定。凡屬八庚者。或開口呼如七陽。(如義讀如剛)(爭讀如張之類)聲相似而義異。茲列舉如左。

電曰霍閃。(讀如憲)虹曰鬢。簷冰曰停澤。溝之大者曰浜。初旬曰月頭。明歲曰開年。卽時曰登時。久曰長遠。親曰公公。父曰爹爹。母曰姆媽。祖母曰阿嬤。舅姑曰公婆。夫兄曰阿伯。夫曰官人。妻曰大娘子。妯娌曰伯姆。陶裏。妾曰小。他人曰渠。(讀如其)老婦曰太太。婦人曰娘娘。處女曰小姐。小兒曰官官。小女兒曰寶寶。兵曰老將。僧道施主曰門徒。延僧道祈誦曰做功德。酬神曰酌獻。粧飾曰打扮。富曰財主。家產曰家當。夥伴曰淘伴。褻慢曰得罪。籌度曰打算。不利曰蹙眉頭。又曰不適頭。又曰倒竈。與聞曰兜搭。不慧曰怙。虛詐曰黃六。曉雜曰實糠。

上海方言解

吾國方言之不統一。困難殊甚。縣與縣異。鄉與鄉異。就滬論滬。浦東與浦西之音異。諸翟新涇之音又異。初至滬地。每難索解。茲爲分解之。以供參考。

浣衣曰汰。應聲曰嘎。視物曰消。(音所)明白曰(懂)藏物曰囤物。敗曰(潦)洗米曰淘。強進曰埃。水溢曰濫。滌器曰盪。調和曰拌。緩步曰(踱)強忍曰熬。遊戲曰白相。僕婦曰娘姨。小僮曰差因。豬糞曰謝。手案曰揜。手覆曰楷。不靈動曰板。以匙取物曰抄。稱我們曰是妮。稱你們曰什儂。兩手合抱曰搗。食物過飽曰臆。厚積貨物曰搭貨。稱人之美曰讚。大曰杜。足不能行曰蹇蚤。(音丹炭)爭奪生意賤盤拋售曰拆掃帚。詐人錢財曰敲竹槓。替人頂侮曰搨木梢。不入行之事曰野鷄。店鋪日晡閉門曰打場。

方言之種種

其一滬人方言。若車。(昌遮切)若差。(音權)若茶。若紗。讀音皆麻韻。而浦東人語音入蕭韻。故浦西人見浦東人。往往模仿其辭曰。(叫部東洋車)。(吃碗茶)。(到沙袋角)『地名屬英租界』裏做洋紗。(算差帳)藉資笑談。

其二滬人呼詐驅曰黃六。因黃巢行六而多驅故也。見沈自南藝林彙考。稱二十曰念。避吳王女名二十之諱也。見兼明錄。

其三滬人呼留髮童子曰樓偷頭。樓偷爲留之反切。鼾睡聲曰打嗜塗。嗜塗爲呼之反切。又如精爲卽零圓爲突變之類。均以反切代方言者。

其四滬人方言。多有採取僻字之俗語通用者。如剗。(音機。以綫斷物也)擗。(虎梗切。捻鼻出涕也)寤。(音忽。睡一覺爲一忽)銛。(俗呼如異。物漸磨去也)皆是。但檢閱字書。言文一致之字。不可勝數。上述云云。吾國各地方言之類是者正多。無足異也。

上海方言索隱

滬上一隅地。華洋錯處。不啻爲五方元音之大都會。加以吾國語言龐雜。樸被來斯土。莫不稟其固有之鄉白。因之楚傅齊咻。日久薰染。別成一種類似隱語之方言。流行於下級社會。頗佔勢力。亦猶英語之有洋涇浜話也。驟聆之殊難索解。茲就其略可詮釋者。摘錄若干條。附以文義。藉使記憶中多牽強穿鑿之處。爲博閱者一粲計。尙乞諒之。

凡人之僅飾衣履而乏實在財力者。曰（串客）猶言優孟串戲。非其真相也。

指定一種未來之入款已列預算者。曰（照牌頭）牌頭意即可靠之物。而日照者。蓋已影射遙及之謂。

言人之處於窘鄉者。曰（黷皮）義未詳。疑卽蘇季子金盡裘敝之意。蓋攔敝之轉音耳。

乞丐曰（癩三）言衣食住三者俱不滿也。

言人之言大而夸者。曰（吹牛皮）疑鼠牛比之訛。喻其大小不倫也。

犯事而收禁西牢者。曰（到香港去）西牢押犯。有專用一種馬車。四圍密閉。俗稱香港馬車。故云。羨人之驟然發達者。曰（出鋒頭）蓋及鋒而試之意。

詆人之好作誑語。成物質之徒具外觀者。曰（滑頭）滑即猾。言奸猾不足信也。

稱女子曰（寡老）寡少也。物稀見珍之意。老語助辭。

稱男子曰（碼子）如朝陽碼子。店東也。掃青碼子。薙髮匠也。

稱人物之佳者曰（大英貨）反是則曰（東洋貨）兩國出品之優劣。於此可見。

評一人一物位列第一等者。曰（那摩溫）此乃英語之譯音。

受人委託而變更其事者。曰（掉槍花）古有舞槍之術。槍尖揮洒。寒光四射。厥名槍花。授受有定法。

絲毫不亂。今日掉者。蓋反其所傳也。

移轉或讓渡全部物權。不必列舉細目者。曰（亨勃冷）疑係譯音。一說寧波土話。

指巡捕房曰（行裏）行者衆多而集合之地。意借此。

背稱西人曰（老毛）國人向稱西人爲紅毛人。故云。

稱巡警曰（本圈）或即勢力圈之義。有解作本犬者。近謔矣。

自道苦况難耐者。曰（對百筋）寧紹人呼抽取曰對。此云對百筋者。蓋形容如百筋抽搐。痛苦難堪。

也。

預料事之必無效果者。曰（禮拜十三）在數年前有稱禮拜九十三點鐘者。蓋亦猶烏有先生無是公之類。近做英文縮寫體。改稱此語矣。

嘗人之詛遭損失者。曰（屈死）譏死非其罪也。

羨人之衣服麗都當行出色者。曰（漂亮）曰（蕪 上述二義。皆含有耳目一新之意。

婦女之人盡可夫者。曰（鹹肉莊）曰（潑牌）豕肉之鹽漬者。決非新鮮。竹筏木牌之淌乎中流者。隨遇而安。二語本此。

游蕩無業之流氓。通稱（白相人）白相即別賞之訛言。其行無所事。別有所賞也。賞作賞花賞月等解。

索取不正當之規費。曰（撈錫箔灰）錫箔。冥鏹也。今日撈白灰。蓋極言其竊取鬼之餘歷。將為羣鬼所嗤矣。

恃賭為生者。曰（亂巴）巴。錢之隱語。亂者。攪之使紛也。

譽人之精練者曰（老門檻）亦曰（門檻精）凡事既升堂。自易入室。門檻云者即初階進階之謂。本無是事。而有意栽評。藉爲詐敲之口實者。曰（裝筍頭）建屋製器連接處。須牝牡相銜。俗稱筍頭。今日裝者。即架虛成實之意。

流氓羣聚。向彼一方互開談判者。曰（講經頭）經有上下乘之別。非大智慧不能悟解。今講之以頭。或即生公說法頑石點頭之意乎。

包括多數人物一應在內者。曰（攔落三姆）攔軋惡切。即歸納一切之意。亦譯音也。

捕房有時特派探捕。就沿途拘拿流氓若干名。不問姓名罪案。但涉疑似。統送公堂訊辦者。曰（捉落帽風）孟嘉落帽。爲避災也。殆彼中避匿之隱語乎。

凡已經一度懲辦有案之過犯。曰（臭盤）反是曰（正盤）一正一臭。即一薰一蕕之義。一失足成千古恨。人可不勉乎哉。

人之屢受經濟損失者。曰（走油）膏脂已竭。膚鞞僅存矣。

破壞其外貌。或褫其衣服服裝者。曰（走相）謂變更其表面也。前條屬內部。此則形於外矣。相者像

也。

偽飾貧困狀態。或詐疾佯狂。冀取憐於人者。曰（裝佯）。豫讓吞炭。接輿佯狂。古有斯風。今人尤甚。裝佯之語。大抵濫觴乎此。

受人銀錢重任。突然攜而遠颺者。曰（跑馬）。喻其絕塵而馳也。

言人不識利害。或不達世故者。曰（壽頭）。猪首額紋凸凹。類老人星。俗稱壽字猪頭。此語譏其蠢如鹿豕也。鹿非常品。故以豕爲喻。

告發他人祕密。因而釀成禍害。致不可收拾者。曰（放紅老蟲）。頑童惡劇。塗油鼠身。燃火縱之。觀其叫躍以取樂。烈燄奔騰。沾染引火之物。立釀燎原巨患。以是取譬。頗覺的當。老蟲卽鼠之俗稱。

泄人陰私。或攻訐內部祕事。致引外界交涉者。曰（放龍）。龍性善鬥。故易有龍戰於野之語。放而出之。殆具隔岸觀火之義。亦幸災樂禍意也。

離間他人交誼。使雙方構成惡感者。曰（小刁）。受委託而不終其事。有意單難者。曰（半刁子）。刁梟。惡禽也。小者喻其具體而微。半之云者。言其爲德不卒也。觀此語。有人不如鳥之歎。

人罹患難。成將蹈危險。故意旁觀。不爲援手者。曰（看冷鋪）。鋪而曰冷。必無臨門之客矣。看者人棄我取之反詞也。

對於他人無關係之事。或與已無關係之人。而臨時加入。隨意兜搭談話。欲使無關係而變爲有關係者。曰（搭趟頭）。外人遇黃包車夫。不合其意者。恆以足踢之。受者曰（吃外國火腿）。又遇捕印批類者。曰（五根雪茄煙）。又曰（五分頭）。

凡遇妬而吃醋者。曰（三禮拜六點鐘）。蓋七日爲一禮拜。三禮拜爲二十一日。六點鐘爲酉時。乃醋字之折字格也。

對於他人爲無意識之談話。或無意識之遊戲動作。謂之（打棚）。

凡應盡之責任。不肯實力做去。僅出以敷衍。謂之（搭漿）。

婦人老而猾者。稱之曰（老蟹）。有年未老而手段老猾者。亦適用之。如江北所謂老口。北京所謂老手是也。特滬語之所謂老蟹。專用於陰性。以蟹狀女也。

自以爲能。故意裝腔做勢。覷不爲怪者。曰（像煞有介事）。

凡人有意令其事得不良之結果。或竟至不可收拾。而遺累他人者。謂之（撒爛污）
其他種種之語言尙多。恕不一一詮譯之矣。

盧錫榮博士著 王世杰先生題

歐美十國遊記

欲知各國奇風異俗

請讀這部最新遊記

都市繁華的真相·政治社會的概況

民情風俗的異同·食宿交通的情形

包羅萬有·奇趣橫生·如看電影·幕幕不同

描寫妙到毫巔·確乎百看不厭

是未曾到過歐美的 一本新奇的嚮導集

本書為盧博士漫遊歐美歸來的新著，用輕鬆活潑的小品文筆調，記載各國的特殊情況，如美、英、法、瑞士、比、德、捷、意、奧、土、俄等，從國民日常生活寫起，以至社會內層的探奇，涉筆成趣，味妙於回，讀過一遍，不但可得到聞所未聞的新閱歷，且能對整個世界，加深一層認識。可作遊記看，可作創作小說看。

一冊

上海四馬路山東路一四三號

國光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廿九年五月再版

閒話上海（全二冊）實價二元四角

編輯者 馬健行

出版者 上海出版社

發行者 上海出版社

總經理處 上海山東路麥家圈
國光書店

版權不
所翻印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上海國光書店新書目錄

給有為的青年們	現代青年成功之路	青年奮鬥與成功	青年修養與服務	青年結婚與健康	青年說話與演講	青年人生觀	現代青年讀書指導	現代青年交際指導	寫字速成法	文章作法	給苦悶青年的幾封信	女青年模範日記	一個前進青年的日記	一個苦兒的努力	一個奮鬥的美國人	一個鄉村的教師	中外名編知之集	格言彙編	世界名著代表作	世界名著童話選	歐美十五國遊記	甘地奮鬥史	蔣中正言行錄	家庭須知	小本工藝生利法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實價五角	一元九角	八角五分	八角五分	六角五分	六角五分	六角五分	六角五分	六角五分	五角五分	五角五分	五角五分	五角五分	一元四角	一元二角	八角五分	一元七角	一元五角	一元五角	一元五角	五角五分	四角五分	一元二角	一元八角	六角五分	六角五分

世界魔術大全	世界催眠術大全	上海指南	閒話上海	人間地獄	女學生真的情書	賽金花遺事	外科大全	虛癆病療養法	乳病研究	育兒常識	孕婦須知	戒烟指南	最新胎產全書	軍事醫藥常識	男女性病自療全書	求孕與避孕	男女種子法	男女避孕法	商人廣告術	電影新歌五百首	現代新歌三百首	最新中外名歌集	世界名歌一千曲	電影名歌一千曲	現代名歌五百曲	
一冊	一冊	一冊	二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實價六角	實價四角	實價八角	實價一元三角	實價五角	實價五角	實價五角	實價五角	實價五角	實價五角	實價五角	實價五角	實價五角	實價五角	實價五角	實價五角	實價五角	實價五角	實價五角	實價五角	實價五角	實價五角	實價五角	實價五角	實價五角	實價五角	實價五角

新上海名歌三百曲	電影新歌集	民間情歌譜	現代新山歌	今日新歌	口琴吹奏法	口琴學大全	口琴入門	蕭笛吹奏法	粵樂曲選	愛國歌曲集	現代軍歌三百首	最新軍歌集	中國音樂譜	京劇歌譜一千首	京調工尺譜	現代名伶平劇歌譜	小調工尺譜	滑稽京調大觀	滑稽小調大觀	新寂寞的心	時代小調一千種	新上海名歌集	電影名歌集	風雅紅樓夢	風雅國升官圖	遊戲圖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實價四角	實價五角	實價三角	實價二角	實價一角	實價六角	實價九角	實價七角	實價五角	實價四角	實價七角	實價七角	實價二角	實價四角	實價四角	實價五角	實價五角	實價五角	實價五角	實價五角	實價五角	實價六角	實價六角	實價五角	實價五角	實價五角	實價五角	實價五角	實價五角

